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4nB300

朝宗禪師語錄

明 通忍說　行導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緣起
  - 目次
  - 住金陵祇陀林語錄
  - 住新安石耳山語錄
  - 住海鹽靈祐禪寺語錄
  - 住福州靈石禪院語錄
  - 住莆田曹山上生禪寺語錄
  - 上堂一
  - 住韶州曹溪南華禪寺語錄
  - 住虔州龔公山寶華禪寺語錄
  - 上堂二
  - 小參一
  - 小參二
  - 晚參
  - 陞座
  - 普說
  - 機緣
  - 荅僧十七問
  - 荅高峰大師六問
  - 代西禪荅僧十七問
  - 四著語
  - 移改維那四著語
  - 荅三眼汪居士六問
  - 請益
  - 法語
    - 示暘谷禪人
    - 示子介項居士
    - 示泐菴陳居士
    - 示無際禪人
    - 示恒潔禪人
    - 示潛子龔居士
    - 示而嘉李居士

- 示亙慧禪人
- 示忘證丁居士
- 示玅高居士
- 示無上禪人
- 示龍珠寺純一禪人
- 示陽和鍾居士
- 示純我鄧居士
- 示環水劉居士
- 示智傳道人

- 頌古
- 雜偈
  - 荅東郊畢銀臺…
  - 示語可禪人歸蜀
  - 示聽教者
  - 示智定行者
  - 示寅初劉居士
  - 示善超禪人
  - 法朗禪人乞攝心偈
  - 示心恒王居士
  - 示傅居士參竹篦子
  - 示養吾章居士
  - 示小心吳居士號…
  - 山居
  - 登新安黃山文殊院
  - 黃山煉丹臺觀鋪海
  - 示亦幻關主
  - 傅蔭乞偈自化月米
  - 天台通玄寺化納國稅
  - 示憨憨陳居士
  - 示咄咄王居士
  - 示貿布者
  - 示貞甫姜居士
  - 示仲曜別居士
  - 示山中門頭
  - 示吳居士四書頌
  - 師示一僧參話頭…
  - 示公路黃孝廉
  - 示大心吳居士

- 偶詠
- 題錫山鄒孝廉離煙集
- 因僧問話劈面掌之偶成四偈
- 示于蕃張居士
- 示三玄禪人
- 示諾諾導侍者賣瓢杖
- 琉球國蔡堅大夫參索布袋…
- 為琉球中山王
- 為琉球金武王子
- 示琉球蔡大夫法名行圓
- 示琉球毛大夫法名行覺
- 示琉球阮大夫法名行香
- 遊石竺山主僧求開示師便打復求偈師示云
- 示甫宇洪居士
- 示爾奮黃居士
- 示中立禪人
- 眾禪者以人人有座空王殿偈呈次韻
- 師赴曹溪請松陵安期周居士贈偈次韻和之…
- 偶閱張子韶頌無隱話云…
- 示實功鄭居士
- 示葆光居士
- 示一生禪人
- 示太虛禪人
- 示梵愚禪人
- 示蘇門黃孝廉選佛號
- 復秋濤陳宗伯韻
- 示秀寰章居士
- 一僧屢求法語師書云
- 改眾禪侶踏碓偈示漁甫劉居士
- 示完一上人
- 示愚生禪人
- 示雲石禪人
- 示惺聞耆舊
- 別俛無耆舊
- 退曹溪卻百房留
- 示信我王居士病中懺悔
- 有居士參拜次師合掌偶相又士問了此老僧云…
- 示憨拙禪人歸韶陽

    - 玉石塔
    - 白蓮池
  - 讚
    - 世尊出山相
    - 初祖達磨
    - 達磨折蘆渡江
    - 布袋和尚
    - 南泉祖師斬貓像
    - 趙州祖師
    - 臨濟祖師
    - 天童老和尚
    - 自讚諾諾導侍者請
  - 佛事
    - 上六祖真身供
    - 掃憨山大師塔…
    - 上天童老和尚恩供
  - 書問
    - 與公路黃孝廉
    - 通法嗣上天童密雲悟老和尚
    - 與吹萬禪師
    - 復用晦路居士…
    - 復慕菴方司李
    - 復憨憨陳居士
    - 復大心吳居士
    - 代老和尚復余居士
    - 與[車*度]轢嚴居士
    - 復爾升羅居士
    - 復伯貞潘居士
    - 復朋玉林居士
    - 復朱居士
    - 復心空曾居士
    - 復如緯張居士
    - 復淨珞陳居士
    - 復無諍彭光祿
    - 與芝岳何相國
    - 與玅高居士
    - 復穎生李孝廉
    - 與集生余中丞

        - 與雲升沈司馬
        - 復王中丞
        - 與報恩玉林和尚
        - 復希有林中丞
        - 復沈司馬
        - 復晉卿劉殿元
        - 寄諾諾導侍者
        - 復沈司馬
        - 復林中丞
        - 復二濂曾諫給
        - 復季公蕭居士
        - 復古月普菴主
        - 甲申春與諾諾導侍者
        - 復定方龍居士
        - 復大也史監軍
        - 復三眼汪居士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重刻朝宗禪師語錄緣起

松陵有汪仲廉者，別號三眼居士，篤信向上宗乘，遍見知識。始參報恩玉林禪師，忽遇諾諾從江右來，持寶華朝宗禪師錄一冊見之，水乳相投，有問道書，寶華亦隨有答，及賜法名行敕，皆從諾公錫鐶往復，惜未獲覿面提持。士因誓作祖師門下客，終身不娶，不治生產，清淨齋戒，茆茨翛然，一似深山枯衲。性至孝，奉母左右不離，俟終老始入山。歲戊子冬十月，寶華順世，士不得親炙為恨。時諾公復持全錄付汪，如饑逢王膳，矢志欲梓行南國。吾邑有葉慶繩先生者，於明季按東粵，禮曹溪知信宗門，後在白下遇師，遂北面事之，乞名行承，字玅高居士。汪得相與謀刻是錄，斂金未就。己亥秋，惜乎仲廉齎志長往，慶繩相繼不祿，有遺錙屬同志張行曄、葉韓奕，韓即慶繩之族也。未幾，韓奕亦下世，包仲將偕諸善友持錄乞大覺老人刪定，因循歲月凡幾。前己未春，迂過武林戴岵瞻先生齋頭，譚及寶華，岵云：「我於大覺老人處得假一編在。」出示之，猶是汪居士三十年前案頭故物也。迂時走晤諸友，舉往事，如夢得醒，亦隨告韓奕嗣君名蘇皋者，忻然出汪遺錙，付諸同事若行曄、一乘輩，邀迂介紹，叩岵翁主裁刪刻，已頷之。不意今辛酉春仲，岵翁忽捐館，尋入夏，過仁長園亭，留宿，力促迂攝任其事。迂合爪云：「敬從是役。」仁長，岵翁之長君也，與葉蘇皋皆肯繼述先人之事，兩君亦箇中人也。五月望，攜錫過戴氏齋居，校定此錄付梓，取諾諾所編而約之。有客云：「聞汪居士必梓完錄以行，今以諾編而復約之，何也？」迂云：「非故約之也，特限于資斧耳。庸詎知甘露一指，甦遍塵痾，師子乳一滴，併散驢乳十斛，脫使朝和尚昔年面目未現時，此錄全無一畫，脫或此老舌腕猶存，師音在響，又誰竟其首尾偏圓，何多寡之足論哉！」客復云：「此翁有榷論玄要別集，恐不應逸。」迂云：「玄要自玄要，透向上關者人自領會。古云：『文殊不知普賢。』昔楊子雲草《太玄》時，皆不好，獨桓譚以為絕倫，嘆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也。』豈非抱獨知之契，以俟後世云爾。又唐韓昌黎文公沒，而其集湮敝，無有識者，二百年而始遇異代知己。歐陽修頗好之，每對人必曰：『當讀韓子書。』三十年而後學者爭趨韓，由是稱大家必推韓始，而推韓自歐陽子始。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今而貴於後者。今寶華拈提玄要之別集，將謂是歟？非唯世間好惡之使然，亦俟時而後出，我何敢逸之？豈不聞三世諸佛宣說一大藏經教是覆瓿紙耶？歷代祖師判斷千七百則爛葛藤公案是閑家具耶？」客曰：「止！止！以予己意而去取，恐有不合。」迂笑曰：

「某本不會佛法的人，是胡可妄臆去取乎？舉一喻以明之。昔白傅每創一稿，對家媼吟詠之，媼豎點頭始入集，橫點頭姑置之。夫白公之才情冠古今，何以所著詩文不質之于當代名公鉅卿，顧獨點頭去取，聽之目不識丁之灶下媼耶？真堪絕倒人世。噫！吾人一種真性靈，往往貫金石、格無情，而況有知有覺之媼乎？故向他耳門吟詠一過，去取定之矣，豈非以真合真、如鏡照鏡？迂今不獨作寶華家裏嫫姥，且為三眼居士了三十年未了之公案，孰曰無補？」客唯唯而退。試看過去諸公於寂定中咸踴躍稱慶，迂子炷香頂祝，願諸公乘般若正因再來法苑金湯，俾捐貲助刻者暨現在留心同事攝者福齡咸厚，共證菩提。

時皇清康熙二十年龍集辛酉暢月日，松陵迂公寤莊識于錢塘戴氏娑羅園中。

重刻朝宗禪師語錄目次

一卷
　緣起
　上堂
二卷
　上堂
三卷
　上堂
四卷
　小參
五卷
　小參
　晚參
　陞座
六卷
　普說
七卷
　機緣
八卷
　請益
九卷
　法語
　頌古
　雜偈

佛事
十卷
書問
塔銘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一

侍者　行導　編

住金陵祇陀林

崇禎六年十一月初三日，緇素眾等請開堂。至法座前，以拄杖指云：「建法幢，立宗旨，須是寶華王座始得。若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上祝皇帝聖壽萬年，伏願明逾日月，德配乾坤。」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官僚、現前護法宰官、本郡縉紳、孝廉文學，伏願勳名上達，祿位高崇，并今辰設齋檀越等，共證最上乘，各獲無生忍。」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千生埋沒，七載辛勤，劈頭遇著辣鉗錘，三翻四覆，末後重遭惡爐鞴，七穴八穿，爇向爐中，供養現住浙江明州天童堂上密雲悟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參頭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現前僧俗圍遶、人物交羅，早已一時顯露了也。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且作麼生觀？眾中有善觀者出眾相見。」僧問：「和尚開堂有何祥瑞？」師云：「光天化日。」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僧俗交參。」僧擬議，師便喝。問：「四面逼來，向甚麼處去？」師云：「者裏去。」進云：「畢竟向甚麼處去？」師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僧禮拜，師云：「卻被四面逼殺。」問：「雪風凜凜，慧日洋洋，大開爐鞴，陶鑄聖凡，不假煆煉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死蝦蟆。」進云：「古人不下禪床接人、三門外接人，未審和尚作麼生接人？」師云：「總不接者死漢。」進云：「恁麼則臨濟宗旨燈燈續燄也。」師打一棒，云：「燈燈續燄事如何？」僧禮拜，師便喝，乃云：「一見便見，直下絕狐疑；一得永得，當陽生赫昱。同明同暗，瓦礫增光；同死同生，虛凝絕謂。直得大悲千手眼，提掇不起，鑑炤難施。從無一法與人，何用棒頭取證？縱有千鈞力量，也難喝下承當。還會麼？若向者裏會得，猶是從上舊規。祇陀今日開堂，且道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云：「開口便見膽，開門便見山，肚裏忒儱侗，棒下太顢頇，撞著生鐵漢，打破鬼門關。」卓一下，遂舉：「今日護法東郊畢銀

臺贈偈云：『盡日無聲誦法華，轉迷迷轉白牛車，曹谿一滴無文字，火宅原來是故家。』吾為說法者下一轉語。」師云：「山僧亦轉一語以酬之。『一棒當頭轉法華，何須更要演三車？從來不飲曹谿水，到處谿山是我家。』居士又偈云：『五千四百無文字，端坐闍黎卻轉全，藏主教他從外覓，鞠躬叉手竟茫然。』吾為聽法者指一密因。」師云：「山僧亦指一密因以和之。『頭頭法法無文字，情與無情體用全，珍重座前聽法者，誰人到此不安然？』大眾！護法如是偈，山僧如是和，且道護法底是？山僧底是？還委悉麼？」卓拄杖，云：「城市山林皆得意，廟堂艸莽盡王臣。」下座。

冬至，上堂。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還有識佛性義者麼？出來對眾證據。」僧問：「最上一著如何道？」師打，云：「枯樹重榮。」進云：「打碎銀山鐵壁。」師云：「你向何處安身？」僧禮拜，師又打。問：「如何是冬至境？」師云：「臘梅今日放。」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灑灑落落。」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云：「癡癡憨憨。」居士問：「如何是向上一著？」師云：「頂門突出金剛眼。」士禮拜，師云：「大地山河一印中。」乃云：「群陰剝盡，斷送衲子命根；一陽復來，顯發當人機要。坐斷兩頭，滴水滴凍，千聖齊立下風；略通一線，融雪融霜，萬象咸提向上。正當恁麼時，物外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下座。

上堂。云：「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衲僧門下事，猶在半途程。還有不涉程途者麼？」僧問：「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未問已前薦取。」進云：「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適來道過了也。」進云：「恁麼則梵語唐言從他辨別。」師云：「猶涉廉纖在。」進云：「第三句薦得……」聲未絕，師打，云：「我者裏用者句不著。」進云：「恁麼則斬斷葛藤窠，平息野狐疑去也。」師云：「不聞獅子吼，惟聽野干鳴。」僧便喝，師云：「果然。」僧喝兩喝，便出去。問：「如何是鬼神不測？」師云：「多多益善。」問：「如何是西來第一義？」師云：「落二落三。」進云：「為甚麼落二落三？」師云：「落七落八。」進云：「多了些。」師打，云：「我若不打你，連我也是瞎漢。」乃云：「見徹非眼，眼見則瞎；聞洞非耳，耳聞則聾。瞎卻眼，聾卻耳，南泉刀下斬貓兒，趙老庭前生柏子，端的得一回汗出，胸襟流出還與巖頭，豈學玄沙封張白紙？繁興大用，覿體全真，千聖共傳無底缽，鎮州蘿蔔重三斤，東舍織機底連宵不歇，西鄰種菜底整日不停，天上雲行似白駒過隙，樹頭風過如烏鴉噪庭，歷歷根塵脫落，堂堂聞見分明，只是諸人到者裏十箇有五雙換卻耳朵眼睛。因甚如此？只為頭頭忒現

成。」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還知落處麼？」復卓一下，便下座。
臘八，上堂。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永無退失。釋迦老子睹明星悟道，且道是從門入邪？是從緣得邪？明眼者試出來斷看。」有僧出禮拜，師豎起拂子云：「者箇與明星相去多少？」僧擬議，師便喝，僧又佇思，師打，云：「原來伎倆只如此。」問：「不是從門入，不是從緣得。」師拈棒打，云：「速道，速道。」進云：「從者裏入。」師云：「前言何在？」僧無語，師又打。問：「無形無相覓不著時如何？」師打，云：「卻打得著。」乃云：「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眼睛瞎，白日青天被鬼迷，夜對明星將眼刮，自家盲昧已堪憐，引得群盲泥土撒，一年一度鬧鬨鬨，盡未來際難合煞，祇為當年遺禍根，後來漆桶枝邊摟，山僧忍俊不自禁，謹對人天大眾前。」以拂子擲下，云：「今為汝等連根拔，且道拔斷後有何消息？」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云：「去年何處去？今年何處來？來去兩重關，當陽一擊開。還有共相證明者麼？試道看。」問答不錄。乃云：「去年實不去，今年實不來，年年各自年，其間絕往回。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豎起拂子，云：「者箇是世間相。」放下，云：「喚甚麼作常住法？」復豎起，云：「者箇是常住法。」放下，云：「喚甚麼作世間相？若也會去，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其或未然。」良久，云：「大年初一，絮絮叨叨，不如舉，則舊公案卻還扯得箇平交。」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荅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舉：「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因甚卻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二大老為一方化主，新年新歲被兩箇擔板漢捏定死蛇頭，彼此俱失利，可謂玷辱門風。祇陀則不然，忽有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亦不與他說有說無，便與劈脊三十，不惟扶豎門風，亦為古人出氣。雖然，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棒教誰喫？』亦向他道：『祇陀今日失利。』且道與古二老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優劣，又道為古人出氣；若道有優劣，今古皆失利，優劣在甚麼處？」便下座。
元宵，上堂。居士問：「十四日已去，十六日未來，正當十五日，乞師舉唱。」師云：「虧你者一問。」進云：「此猶未是學人問處。」師云：「錯過了也。」士便喝，師便打，乃云：「上元正月

半，那事如何判？家家戶戶燈，箇箇人人翫，覿體弗乖違，何須重打算？若打算，眼睛烏豆換；不打算……」喝一喝，云：「當陽著眼看。且道看箇甚麼？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有居士出眾禮拜，師打，云：「到者裏一棒少你不得。」下座。

師誕日，解制，上堂。僧問：「古人道：『麻繩下水，一步緊一步。』和尚如何解制？」師云：「因甚刺腦入膠盆？」進云：「解制後如何煆煉衲子？」師云：「一任東去西去。」僧禮拜，師乃云：「牢籠不住底，直須透出牢籠；包裹不得底，始解打開包裹。今辰祇陀解制之日，即山僧母難之辰。諸人若知祇陀今日解制底消息，便會得山僧三十一年前出母胎底消息；若會得山僧三十一年前出母胎底消息，便會得祇陀今日解制底消息。自他不隔，前後不移，同事同時、同得同證，頭頭無礙，獨蹈大方，無絆無羈，自繇自在，豈不是出陰界底漢、超方外底人？雖然，若到諸方，不得錯舉。還知麼？丈夫自有衝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下座。

大悲誕日，余夫人請師入濟生菴上堂。至法座前，以拄杖指云：「維摩室內三萬二千，濟生堂前不消一箇。」卓拄杖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遂陞座。拈香畢，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昔日博山親到此，烏龍潭上浪滔天；今日祇陀恁麼來，楊柳枝頭飛掣電。以何為驗？」舉拂子云：「前後一齊收。還有互相展演者麼？」僧問：「如何是觀音壽誕處？」師豎起拂子云：「若將耳聽應難會。」進云：「如何不是壽誕處？」師放下拂子。進云：「如何是觀音藏身不藏身處？」師打云：「截斷兩頭。」僧舉坐具云：「者箇與大悲千手眼是同是別？」師又打云：「更要討添那？」

問：「如何是觀音未生時底面目？」師云：「楊柳枝頭看。」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云：「退後去。」問：「有落常見，無落斷見，和尚如何開示？」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遇著銀山鐵壁，如何向前？」師便打。擬競出，師云：「住！住！今辰蓋為正得余道人因集生余居士以王事受難，客冬入祇陀林，許願祈保居士無恙。今因遠戍，正得不忘前願，特請山僧入其本菴，陞於此座，舉揚般若，以報皇恩、佛恩。若論者箇恩德，正得未興此念以前一時報足了也，何用山僧陞座鼓舌搖脣，然後為報哉？鐘不打不鳴，鼓不打不響，生米煮成熟飯，不可便恁麼休去。」乃豎起拂子云：「觀世音菩薩降生也，在山僧拂子頭上現種種身，說種種法，以至十四無畏、四不思議悉皆具足。諸人還見麼？還聞麼？有眼皆見，有耳皆聞，所以道：家家觀世音。其或未然……」擊拂子云：「觀音玅智力，能救世間苦。」遂舉：「昔有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為業，往參瑯邪，舉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

地。夫云：『你顛邪？』婆掌云：『非你境界。』」師云：「昔日金陵俞道婆有如是作略，今日金陵余正得豈肯讓伊？惜渠夫作顛會。今聞集生余居士在囹圄之中猶然大作佛事，與諸同志拈提公案，酬唱古今，似勝伊萬倍。雖然，放過則不可，集生居士回來也好與一掌，豈不是夫唱婦隨，千古盛事？仔細簡點將來，山僧不合教壞人家男女，亦合喫一掌。還有下得手者麼？」良久，云：「如無，山僧自作自受去也。」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師過舒城，聞濤菴請陞座。拈香畢，就座云：「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此外更無一物，就中也沒半星。爭奈一隊噇酒糟漢，空拳指上生實解，承虛接響到而今。諸大德！欲得為古人出氣，須索當陽揮寶劍，管教大地作黃金。還有恁麼人麼？出眾相見。」有僧出拜，起便歸眾，師云：「早已多事了也。」僧云：「不必重加楔。」師云：「一釣便上。」乃云：「法本無法，求法者乖；無法亦無，說法者謬。法既不有亦不無，又非說法非無說，即今山僧陞座作麼生？」良久，云：「便恁麼去，猶隔一重；若更躊躇，何啻千里？還委悉麼？若委悉得，日日日東出；如未委悉，日日日西沒。只如東出西沒，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云：「達磨不坐少林，慧可何曾斷臂？人人鼻直眉橫，討甚西來祖意？」喝一喝，下座。

住新安石耳山語錄

師於崇禎乙亥冬受吳大心居士請，上堂。師拈香祝聖罷，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義則不無，何止第一？乃至第二、第三、第七、第八，無量法門，百千妙義。」豎拂子，云：「盡從者裏起。」放下，云：「莫作如是觀，還有善觀者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乃云：「禪非意想，道絕功勳，棒喝機鋒，全提正令。切莫見存人我，毀謗法門；切莫情墮斷常，乖違法體。去去實不去，黃山萬疊峰巒秀；來來實不來，石耳千重山嶽朝。且開天闢地，建立法幢，報國祐民，舉揚宗旨一句作麼生道？大家齊出手，復建最初功。」卓拄杖，下座。

佛誕日，上堂。師云：「釋迦老子有甚麼奇特？」顧視大眾，云：「諸人有甚麼不奇特？何不便恁麼承當？若也承當得去，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舉上座不妨道得著實。其或未然，且向第二門頭於無言處演言、無法處說法、無指示處現指示、無受生處示受生，直得九龍吐香水、分手指天地，道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分明八字打開、當陽揭示。諸人還覺頂門重麼？苟爾頂門知重，便見恩大難酬，一年一度生、一年一度浴，大地含靈共一盆，金蓮箇箇捧雙足。雖然，此猶是出世邊事、建化門

頭。須知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方知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所謂獅子咬人，不隨藥忌，方可與釋迦老子把手共行，方始稱得獨尊之旨。且道雲門大師為甚便要一棒打殺？還知落處麼？那箇男兒不丈夫、小孩兒伎倆只如此。」下座。

上堂。僧問：「當軒正坐，迥絕遮攔，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四方八面。」進云：「如何奪境不奪人？」師云：「抽釘拔楔。」進云：「如何人境兩俱奪？」師良久，云：「會麼？」進云：「如何人境俱不奪？」師云：「為你道了也。」進云：「料簡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至理一言。」僧旋身歸眾，云：「通身無影像去也。」師云：「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居士問：「迥然獨露事如何？」師云：「腦後著眼。」進云：「蒙師言下連根拔，始貴男兒達本宗。」師云：「未是安身處在。」遂舉：「傅大士偈云：『有物先天地』」，師云：「只如天地又是箇甚麼？有甚麼先後？『無形本寂寥』」，師云：「滿眼滿耳，騎聲蓋色。『能為萬象主』」，師云：「喚甚麼作萬象？『不逐四時凋』」，師云：「寒但言寒，熱但言熱。傅大士打作兩橛，剝也剝不開；山僧紐作一團，摶也摶不攏。且道：傅大士底是？山僧底是？若道傅大士底是，許你會得一半；若道山僧底是，也許你會得一半；若道總是，也許你會得一半；若道總不是，也許你會得一半。為甚祇得一半？」彈指一下，云：「者一半須是徹證徹悟始得。苟得證悟，便知本來慧命亙古亙今，脫體圓成，無窮無盡。若是分劑，所悟終有限量。今因檀越誕辰，請山僧說法，須知山僧曾不說一字，所說無盡；諸人曾不聽一字，所聽無盡。如是，則慧命無盡，壽命無盡。且正當恁麼時，如何是無盡底句？」卓拄杖，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下座。

師回毘陵省母，寓龍興禪院，上堂。「一十四年飛杖錫，百千萬劫返家鄉，堪歎人生如昨夢，獨存吾道鎮恒常。大眾！還見恒常之道麼？即是現前諸公腳跟下有一段輝騰今古、迥絕見知，脫體虛凝、圓融無際，蓋覆一切四大五蘊、明暗色空，而不為一切之所覆蓋者是。祇貴有力量漢子不受法縛、不求法脫，直下向鍼芥不入處覿體承當，亦無承當之跡，然後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向上全提、別通一路，方堪荷負正宗、續佛慧命，斷不向澂澂湛湛、昭昭靈靈底窠窟裏作活計，辜負千聖、埋沒己靈。雖然，若是腳踏實地底，只者澂澂湛湛、昭昭靈靈亦不虛棄，且道著落在甚麼處？」豎拂子，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復云：「山僧便是本鄉本土底人，今因母老歸省，被指薪上人索唱箇還鄉曲。山

僧自忖：既無過人之旨，亦無出格之調，縱使唱得，也只是杜田話，何堪仰辱大方？」乃云：「追憶當年離故鄉，天無遮蓋地難藏，而今欲識朝宗面，依舊毘陵陳四郎。」下座。

住海鹽靈祐禪寺語錄

崇禎戊寅秋，師於毘陵龍興禪院受請，九月廿三日進院。至三門。云：「解脫門！八字打開菩提路，一條驀直到者裏，因甚把手拽不入？只為全身在裏許。」至佛殿云：「因我得禮你，因你得禮我，端的要分明，我卻不禮你。」入方丈，云：「不臥維摩床，不掩釋迦室，死盡學者偷心，秖貴鉗鎚玅密。」卓拄杖一下。
當日，眾請上堂。拈香祝聖罷，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說機說用，意下丹青；行棒行喝，眼中金屑。直得聖凡情盡，法法無差。若到靈祐門下，正是客作賤人。大丈夫漢承當箇事，須是出群氣概，獅子咬人，不隨藥忌，操縱自繇，卷舒無礙。得到恁麼地，我道此人猶未有師在。何故聱？」良久，云：「賞罰分明。」遂舉：「溈山靈祐禪師上堂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師云：「水牯牛則且止，只如昔日溈山，今日靈祐，且道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爭奈不喚作溈山？若道是二，爭奈已喚作靈祐？還知昔日溈山麼？過去心不可得。還知今日靈祐麼？現在心不可得。還知百年後麼？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畢竟合作麼生？」敲拂子云：「擊碎蟠桃核，方見舊時仁。」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初一，田家刈穫將畢。衲僧己事如何？靈祐初住荒村破院，普請大家竭力。」揮拂子，下座。
十一月朔日，結制，上堂。僧問：「如何是開爐一句？」師云：「凍殺闍黎。」進云：「恁麼則豁開頂門眼。」師云：「如何是頂門眼？」僧禮拜，師打，云：「擭瞎了也。」問：「大開爐鞴，點鐵成金，如何是聖凡同聚？」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云：「末後一句如何？」進云：「天明依舊日頭紅。」師便打。問：「請和尚除卻棒喝，別通祖意。」師舉棒，云：「你道者箇是甚麼？」僧便喝，師云：「又道除卻棒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僧禮拜，又喝，師云：「者漆桶。」乃云：「十月十五結冬，乃是諸方舊例，靈祐直到今朝，要且更無別意，只有箇恰好處，不免為諸人道破。不見道：行船須是把梢人。還委悉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剎重開，人天際會，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云：「日輪正當午。」進云：「恁麼則函蓋乾坤，掀翻大地去也。」師云：「猶涉功勳在。」問：「歲計將終，野老謳歌，如何是同鄉曲調？」師云：「舍哺鼓腹。」進云：「戶戶盡沾化日，人人共祝堯天。」師云：「何有於汝哉？」問：「古人天神送供不足為喜，今日檀那設齋有何福生？」師云：「切莫貪嘴。」進云：「米不沾脣」。師云：「抽腸拔肺。」乃云：「清寥寥、白滴滴，鬼家活計；露堂堂、淨裸裸，鶻臭布衫。衲僧家行履處，天地不能知、鬼神不能測，等閒撥著，露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殺活雙行、炤用齊遣，自然蓋天蓋地，坐斷天下人舌頭，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終不以實法繫綴人，守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法法盡是自己底見解，坐在惡水坑裏自賺賺人。須是從前悟處確、師承真，煆盡凡情聖解，透過末後牢關，方知古人道：『開口不在舌頭上。』黃檗打臨濟、興化打克賓，蓋為當家種艸，自知飲氣吞聲，一朝忽爾眼開，便見為人徹困，顯大機、發大用，覿面提持、活拈活弄，建立綱宗、辨魔簡異，直下如當門按劍相似，無你近傍處、無你擬議處，自非徹法源底、深入閫奧者莫能冀其萬一，斷不將古人言句逐旋搏量、逐旋註解，大大小小、曲曲折折，口耳相傳，造無間業。即今莫有徹法源底者麼？」喝一喝，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遂舉：「昔有僧持缽至長者家，被狗咬，者指袈裟，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卻被狗咬？』僧無語。」師云：「者僧無語，其聲若雷，爭奈知音者少？若是靈祐則不然，但向他道：『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不惟圖自出身，要且塞斷人口。雖然，而今不用持缽去，誰家惡狗上門來？」驀召大眾，云：「炤顧袈裟著。」下座。

臘八日，沙彌祝髮，上堂。居士問：「今辰臘月八，諸方鬧浩浩，謾言說戒付衣，單求向上一著。」師打，云：「直截根源。」進云：「恁麼則抽釘拔楔去也。」師又打，云：「灸瘡疤上重著艾。」乃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見佛性者，名大丈夫，方名出家。今日諸沙彌於昔日世尊見性成道日出家，且道還當得大丈夫事也無？」卓拄杖，云：「古今生佛一刀斷，外道天魔喪膽魂。」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舊亦不去，新亦不來，正當恁麼時，水牯牛一句作麼生道？」師喝云：「拖犁披杷去。」進云：「薄雲遮杲日，和風撲面來。」師云：「未識水牯牛在。」僧便喝，進云：「落在甚麼處？」僧頓足，師云：「須知更在青山外。」打飯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今年還是你打飯。」進云：「請和尚別通消息。」師云：「你不肯，更換別人。」問：「和尚

鉗錘惡辣，學人進退無門，即今四眾同時，乞垂方便。」師云：「立地就死。」僧便喝，師云：「活得來時如何？」僧禮拜，云：「者箇是死？是活？」師便打。問：「如何是祝讚一句？」師云：「皇帝萬歲。」進云：「四海皆王化，野老盡謳歌。」師云：「無你讚歎分。」進云：「箇箇獨尊去也。」師云：「你因甚卻在山僧腳底？」僧無語，師云：「學語之流。」師乃云：「年年有箇新年，其來舊矣；今日只如昨日，宛爾不同。所以道：始覺合本，溫故知新。雖然，只如古人云：『可以為師矣。』又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為復是雲月是同？為復是谿山各異？」卓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下座。

上堂。僧問：「威音王已前、彌勒佛已後，意旨如何？」師云：「問取瞎漢。」進云：「既是即心即佛，云何又非心非佛？」師云：「任你兩頭走。」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云：「轉見不堪。」進云：「心佛教義總是假名，釋迦老子開兩片皮作甚麼？」師云：「好箇消息。」進云：「百日期中若有所得，雪上加霜；若無所得，辜負施主之恩。畢竟如何？」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乃云：「即心即佛，雪上加霜；非心非佛，辜負檀德。所以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乃刻舟。」驀豎拂子，云：「且道：是心邪？佛邪？智邪？道邪？不是心邪？不是佛邪？不是智邪？不是道邪？」擲拂，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九旬結緊繩頭，今朝放開一線。如何是放開一線？」師云：「氣急作麼？」問：「不打樓頭鼓，不撞景陽鐘，普門大士還用耳根聞麼？」師云：「不聞。」進云：「為甚麼不聞？」師云：「你話頭也忘卻。」進云：「恁麼則人人鼻孔撩天去也。」師云：「好人不肯做，定要屎裏臥。」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未審和尚解箇甚麼？」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受恩深處便為家。」師云：「切忌錯承當。」乃云：「結則普天匝地一時結，你即是我、我即是你處，各各不相及；解則普天匝地一時解，你只是你、我只是我處，各各不相離。直饒兩頭坐斷、中道不安，無解、無結，無去、無來，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也秖提得一半在。若是向上全提，則盡大地一艸、一木，若聖、若凡，乃佛、乃祖，盡向靈祐乞命始得。到者裏，放行也在我、把住也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非是強為，乃當人分上各各具足底事。諸人若也提得，或解、或結，或去、或住，無可、不可；其或未然，東去、西去時，前途忽有人問，汝切莫道：『我從靈祐解制來。』」下座。

師入閩，到黃檗山，隱元禪師請上堂。師云：「斷際出身處，黃檗古道場，誰云來作客？到處是家鄉。山僧以昔日同參之誼來訪黃檗法姪，承遣僧百里遠迎，兼領眾敦請說法，雖是一片好心，未免彼此鈍置。何故噇？作家相見嘴盧都，何事今朝者也乎？大抵欲談辭已喪，高陞法座共歡呼。辭既已喪，又歡呼箇甚麼？」良久，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下座。

師初自黃檗入山，眾請陞座。師云：「靈石千年古道場，從來箇事罕宣揚，今朝破夏來陞座，時節因緣未可量。白日炎炎，夾背汗流無避處；熏風[颱-台+弗][颱-台+弗]，通身慶快實難藏。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且逢場作戲一句作麼生道？曾為浪子偏憐客，觸處咸須自主張。」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未出母胎時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出胎後如何？」師云：「轉沒交涉。」進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師云：「伸腳在縮腳裏。」進云：「從上祖師傳語，傳與何人？」師云：「決不傳與汝。」進云：「學人要知末後命，求和尚指示。」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便打。問：「踏斷雲山，界限不立。」師擲退，云：「好箇消息。」僧歸位，師云：「親遭點額回。」僧便喝，師云：「拋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蟆。」進云：「切莫壓良為賤。」師云：「果然，果然。」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請和尚道一句。」師打，云：「我若向你道，即辜負你也。」乃云：「世、出世間惟此一事，須是全身擔荷，方得自繇；若不擔荷，便涉思惟。一涉思惟，盡是死門，俱非活路。還知此事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麼？不思量時，一一天真、一一明玅，正是當人本命元辰、覿體無違底時節，只不得守住，動成窠臼，要須截斷眾流、衝開巨浪，透頂透底縱奪自繇，便見古人道：『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既不作探花郎，作箇甚麼？向者裏徹去，選佛、選官一時完備。有麼？有麼？今因漳州心空曾居士應試省城，入山修供，借黃檗座請山僧舉揚般若以結眾緣，所以扯葛藤至此。扯到臨末梢頭，商量已極、途路已窮、題目已見、試場已入，且道是選官邪？選佛邪？一時完備邪？」良久，云：「時炎久立，伏惟珍重。」下座。

住福州靈石禪院語錄

崇禎己卯秋，師寓福建福州府福清縣黃檗山受請，八月廿二日入寺。上堂，拈香祝聖罷，師豎拂云：「還會麼？若也會得，名為正觀；其或未然，有疑請決。」僧問：「靈石家風新氣象，天童法道

又重興，吾師今日唱他曲，的的報恩作麼生？」師拈拄杖云：「不藉他人力。」進云：「恁麼則皇恩佛恩一齊酬畢。」師云：「不勞讚歎。」僧便喝，師便打。進云：「一機迴出千峰外，萬派朝宗見太平。」師云：「汩殺閻黎。」問：「昔日曹山則不問，今朝靈石事如何？」師云：「古之今之。」進云：「恁麼則一番提起一番新也。」師云：「你自己腳跟下道一句看。」僧拂坐具歸眾，師云：「也當不得。」乃云：「情窮理盡，棒喝交馳，石火電光，言思莫及，直下休去，已涉程途，強作主宰，非吾種艸。所以，通方上士深辨來風，殺活縱擒，主賓互換，事理兼備，轉變臨時。且今山僧入院之初，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斬新條令親提起，誰敢當風弄爪牙？」下座。

黃檗隱元禪師入山，請上堂。僧問：「賓主相見，合談何事？」師云：「你妝聾，我作啞。」進云：「恁麼則家裏人說家裏話也。」師便打。遂舉：「黃檗運禪師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師云：「有放有收，互換賓主，黃檗固是作家；不但騎虎頭，亦解收虎尾，南泉更為好手。溈山謂仰山云：『黃檗大似欺敵者亡。』也是火上澆油。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大似冷處著把火。四大老分疆裂土，各自稱尊，全提則俱全提，敗闕則俱敗闕，千古之下不免遭人簡點。今因黃檗法姪入山，請為眾說法，靈石將溈仰父子、南泉叔姪縛作一團，拋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有為四大老出氣者麼？如無，更聽一偈：入山請法涉離微，今古嘗施陷虎機，胡餅呷來無汁出，依舊行從鳥道歸。」下座。

重陽，上堂。僧問：「盲聾喑啞底人，和尚如何接？」師云：「盡大明國人覓者樣一箇不可得。」進云：「他不會佛法，覓箇甚麼？」師云：「汝太殺伶俐。」僧一喝，師便打。問：「從上來源，且道分付阿誰？」師云：「與你沒分。」僧豎拳，云：「恁麼則超群越格去也。」師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進云：「渾身拶出全擔荷，那許旁人著眼窺？」師云：「放下著。」乃云：「曹溪一脈，臨濟正宗，代代相傳，各有悟繇，師師相授，若合符節。顯大機、發大用，貴擔荷於未動之先；入門棒、入門喝，驗出身於機境之下。須是上無攀攬、下絕己躬，於順逆場中把得定、作得主，動絃別調，葉落知秋，所以源遠流長。傳至靈石，單提一條白棒，只要打箇獨脫底人，方堪入大爐鞴，鍛煉將來，續佛慧命。今因白山布公同碧雲全公忘齒為法，不遠二千里來叩問本宗來源。若論宗源，別無奇特。」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棒喝

交加知出脫，腳跟點地解翻騰，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下座。

懺悔，請上堂。云：「罪本無性，懺亦何從？直下便了，如月處空，貪癡婬怒大解脫，天堂地獄絕行蹤。」喝一喝，遂舉：「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佛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由地獄分？』湛堂和尚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洛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玅樂，吹布毛須還鳥窠。』」師云：「世尊鉤頭有餌，慣釣金鱗；調達把定封疆，全身賣俏。堪笑阿難不唧溜，煩他二大老主賓互換，覿面提持，竟成無濟。當時若有衲僧氣概，待他道：『我豈有出地獄分？』但向他道：『將謂你謗世尊。』調達縱有通天伎倆，直令瓦解水消。可惜放過，一任高揮大抹，旁若無人，致令後代路見不平，傍人鏟削。所以，湛堂和尚裁長補短，捨重從輕，抑下調達，扶起世尊，道箇：『雖然得三禪玅樂，吹布毛須還鳥窠。』固是一片婆心，爭奈阿難已死去二千餘年，救得活來有甚麼用處？靈石者裏要且不然。」驀豎拄杖，云：「大眾！還會麼？若也會得，箇箇是鳥窠侍者；若也不會，箇箇是提婆達多。既會與不會，總不虛棄，因甚卻道：雖然得三禪玅樂，吹布毛須還鳥窠？」擲下拄杖，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下座。

住莆田曹山上生禪寺語錄

崇禎己卯冬，師於福清靈石寺受請，十一月二十四日入寺。至方丈，云：「此是從上老古錐斷送衲子命根底所在，山僧今日到此，直教一箇箇如龍得水去，仔細簡點將來，猶是和泥合水，曲為中下。忽遇一棒打不回頭底漢來又作麼生？好與攔腮摑出，自然賞罰分明。」陞座，拈香祝聖罷，就座。維那白椎竟，師喝云：「還會麼？會與不會，拈向一邊，試道看。」僧問：「鬱鬱萬松古道場，曹山發蹟韻猶長，當年設立君臣位，今請吾師為舉揚。如何是君位？」師云：「曹山。」進云：「如何是臣位？」師云：「不是曹山。」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曹山不是曹山。」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不是曹山是曹山。」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便喝。進云：「恁麼則禮謝去也。」師云：「更須出一頭地始得。」乃云：「直踏毘盧頂上，坐斷報化舌頭，更無被蓋囊藏，一一當陽顯露。諸人何不脫體承當，免見思惟卜度？若也未得如是，不免道：法身塞太虛，無去無來；色身一浮

漚，有生有死，墮在斷嘗坑裏。即或會得物我一如、色心不二，亦不免儱儱侗侗、顢顢頇頇，被人拶著擎拳豎指、拂袖下喝，只承當箇動轉底人盡是九十六種之數。殊不知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法身長一丈、色身長一丈，法身闊一尺、色身闊一尺，法身塞太虛、色身塞太虛，猶是建化門庭，若是向上宗乘，那邊更那邊在。向上且止，只如法身塞太虛，教有明文，人亦易信；色身塞太虛，不惟言無出典，抑且質礙難融。且道節角淆訛在甚麼處？」良久，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嘗自在。」下座。

上堂。師豎拂子，云：「還見麼？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者漢。」擊拂，云：「還聞麼？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所以，黃山谷聞木樨花香即知無隱，張無垢聆斬畫像語便明物格，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萬象森羅形端影直。然雖如是，若向者裏坐住，謂之見地不脫，十二時中未免如燈影裏行相似、如欠人債負相似，那得自繇？須知覿體現前時不得顧采，廓忘知見處直須現前。所以，高峰枕子落地，悟得無夢無想主人公，竹密不妨流水過；洞山過水睹影，會得雲巖良久秖者是，山高豈礙白雲飛？黃山谷因死心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那裏相見處？後知死心不肯是真相為。張無垢因舉人境兩俱奪，云：『打破蔡州城，殺卻吳元濟，方得千門萬戶一踏而關。』豈云悟有親疏？秖貴頭正尾正。信知古人有如是奇特、有如是殊勝，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斷不負卻一知半解，誤賺平生。仔細簡點將來，猶是作死馬醫，盡成實法。若要顯大機、發大用，提持向上巴鼻，闡揚佛祖宗猷，更須曹山門下喫棒始得。還委悉麼？朝打三千暮八百，臨機秖要箇獨脫，明頭合了暗頭合，他年定做白拈賊。」下座。

元宵，上堂。師舉拂一拂，云：「天上月正圓，也不離者箇消息。」又拂一拂，云：「人間道月半，也不離者箇消息。」又拂一拂，云：「月圓月半則且置，向上宗乘事若何也不離者箇消息？」又拂一拂，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也不離者箇消息。若也透得，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了無生死去來、半滿偏圓之隔；若也不透，只得別開一路，瞞汝諸人去也。」乃豎拂，云：「還見麼？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雖然透得一切法空，未免頭上安頭，法身死水。」放下，云：「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雖然透過法身，未免墮在無事甲裏。所以道：凡有所重，即成窠臼。直得兩頭坐斷、中間撒開，拈頭作尾、拈尾作頭，縱奪臨時著著有出身之路，猶是者邊事。且道：如何是那邊事？」喝一喝，云：「幸是無瘡，勿傷之也。」下座。

上堂。僧問：「繇來佛法無多子，秖貴當陽一句親，為甚不落因果墮野狐？」師云：「左眼半斤。」進云：「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

他人行處行，為甚不昧因果脫野狐？」師云：「右眼八兩。」進云：「落昧且置，墮脫野狐相去多少？」師打云：「盡在裏許。」進云：「黃檗道：『轉轉不錯。』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進云：「溈山撼門扇三下，意旨如何？」師云：「大冶紅爐，烹佛烹祖。」進云：「恁麼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打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禮拜云：「大眾證明，某甲禮拜。」師又打云：「末後之機，少你不得。」遂舉：「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惟老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丈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食後，丈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丈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丈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丈一掌，丈笑曰：『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麤生！』座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師乃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若不具三玄門，何止五百生野狐精？百丈尋嘗道：『初善、中善、後善。若祇說一句，令眾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還知祇說一句者麼？前百丈是。還知三句一時說者麼？後百丈是。所謂在人不在法。若以法論之，不昧因果，豈不是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落因果，豈不是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初善也祇是一句，中善也祇是一句。不落因果墮野狐，不昧因果亦合墮野狐。因甚不昧因果便脫野狐？須知祇說一句，執藥成病；三句一時說，即病是藥。百丈深辨來機，遂令積劫沉迷一言超脫，瘥病不假驢駝藥。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見。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豈可撥去不落，守箇不昧，無繩自縛？不見黃檗於不落不昧之後，問箇轉轉不錯，打丈一掌，深契百丈之意。豈不以明不昧因果，正三句一時說之旨麼？既不昧因果，因甚卻喚作三句一時說？明州有憨布袋者，將石頭土塊等收作一袋，遇人則隨拈一物示之，無不是法王大寶。如未入袋時，只石頭土塊耳。所以大慧杲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還知明州憨布袋底道理麼？即溈山撼門扇三下是。所以真如哲頌云：『大冶洪爐，烹佛烹祖。規模鎔

盡，識者罔措。』且喚甚麼作佛？不昧因果是。喚甚麼作祖？不落因果是。只如佛之與祖，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為甚又道不昧是佛，不落是祖？若道是二，大冶紅爐鉼盤釵釧鎔作一金，佛之與祖向甚麼處辨？還知大冶紅爐麼？」喝一喝，云：「若向黃檗掌下悟去，堪與祖佛為師；若向不落因果下悟去，堪與人天為師；若向不昧因果下悟去，自救不了。只如溈山撼門扇三下又作麼生？」又喝一喝，云：「你者一隊野狐精覓甚麼碗？」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雙髻山。」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你但恁麼會。」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吞盡十方。」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一時顯露。」遂舉：「守廓到鹿門，一日見楚闍黎與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闍黎！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廓云：『諸上座！你看者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卻令侍者請廓上來，云：『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甚麼處敗缺？』廓云：『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廓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為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者箇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為甚無語？』廓云：『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為煎茶，晚參，告眾云：『夫參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逴得箇語，便以為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箇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為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卻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只為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眾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款款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真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復舉：「興化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嘗云：『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云：『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云：『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化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

「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化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化云：『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云：『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化後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乃云：「鹿門不會賓主句，點破於守廓喝中；興化會得賓主句，折倒於大覺棒下。紫羅帳裏撒真珠，一喝不作一喝用，孤賒兩路齊拈出，三玄三要一時全。山僧痛念生當末劫，大法難明，苦心殫力一十五年，點額曝腮百千萬遍，幸得當陽披露，爭敢被蓋囊藏？今朝對眾舉揚，他年切莫辜負。」喝一喝，云：「一句了然超百億，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上堂。僧問：「雲山清淨絕無塵，瑞藹祥光遍地春，五位君臣今再振，三玄三要又重新。玄要且置，如何是正位？」師云：「珠綱交羅。」進云：「如何是偏位？」師云：「光光相炤。」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坐斷威音前。」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今時嘗不露。」進云：「如何是偏正渾融？」師云：「墮。」進云：「五位已蒙師指示，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師云：「截斷閻黎舌根。」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未在。」問：「劉鐵磨見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是何意旨？」師云：「靴裏動指。」進云：「鐵磨道：『明日臺山大會齊，和尚還去麼？』又作麼生？」師云：「知音須向知音舉。」進云：「溈山放身倒臥，是賞他？是罰他？」師云：「不是知音舉向誰？」進云：「只如鐵磨便出去，是肯他？是不肯他？」師便打，進云：「恁麼則覿面提持無隱諱，搖頭擺尾出前程也。」便行，師不理。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艸時如何？」師云：「去。」僧便喝，師便打，乃云：「本山乃曹山本寂禪師底祖基，以其蕩除聖凡之情，自比六祖無愧，後住撫州曹山，以曹溪得名，今本山亦以撫州曹山得名。曹山得法洞山，觀其父子相投，建立宗旨，發透千聖心髓，簡盡末法乾慧。所以洞山云：『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智嘗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體玅失宗，機昧終始。』曹山深得其旨，乃云：『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披毛帶角是類墮，不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洞山以藥為病，藏盡楚天月；曹山以病為藥，惟存漢地星。若非透脫綱宗，不免自投羅網。還知見滲漏麼？便是今時有一等親見本來面目，守住不放，不

識方便，凡機緣頌語，必要露出箇鼻孔、眼睛、眉毛、耳朵，謂之本分覿體句，又謂之獨露堂堂句。實法繫人，只認箇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以為極則，雖與曹山類墮相似，爭奈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遍身滲漏。古人深知此病，所以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有一等識得此病，便將從前見處一時放下，淨裸裸、赤灑灑，引古人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及出得一身白汗，廣展下載清風為證，遂乃喜怒哀樂隨情縱意，一切現成只一箇乾乾淨淨底見解，盡生平伎倆，只認箇樹倒藤枯以為極則，雖與曹山隨墮相似，爭奈智嘗向背，見處偏枯，通身滲漏？古人謂之透過法身之病。又有一等識得此病，便道不得者裏住著，遂解轉身通氣，迸得一句子出，軟嫩嫩地見花說花、見柳說柳也不諳學家問頭、也不諳自己宗旨，但有問著，泥牛木馬、石女木人一齊搬出，自謂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將五祖演相隨來也一句則作箇活句會了，他亦自謂透盡功勳，亦與曹山尊貴墮相似，爭奈落在始終？所謂體玅失宗，機昧終始，通身滲漏。所以，古人道：大法不明，決定為人不得。若據以上三種，皆有實證實悟而無師杜撰之病，將來一齊鎔盡，把得便用，一切臨時不妨親見曹山。無奈末劫乾慧，將佛祖之道瓜分瓦裂，玷辱先宗，今朝不惜眉毛為諸人點破，他時後日換手搥胸去在。何故噇？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下座。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一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　行導　編

上堂

大悲誕日解制，章弢方居士為祝嚴壽請上堂。云：「百日禪期圓滿日，大悲示現受生時，就中一著無窮量，用祝檀那壽算齊。諸大德！莫遲疑，二月山禽處處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腰包頂笠出門去，爭如撒手便歸期？阿呵呵！也大奇，自繇自在，無絆無羈，四恩總報，三有齊資，分明佛法無多子，不是飽參人不知。」下座。

上堂。僧問：「西河火裏坐即不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云：「烈焰堆中月嘗炤。」進云：「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又作麼生？」師云：「腳跟下七花八裂。」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豎拂，云：「也秖到得者裏。」進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放下拂子，僧云：「一狀領過。」師云：「只如溈山呵呵大笑，意旨如何？」僧無語，師云：「自從發焰寒爐後，信手拈來尾作頭。」問：「如何是心識不到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轉機不圓時如何？」師云：「橫抽寶劍。」進云：「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便打。問：「急浪灘頭如何得過？」師云：「一直便走。」進云：「高峰頂上如何轉身？」師云：「切莫住腳。」進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速退，速退。」進云：「恁麼則撒手懸崖去也。」師打，云：「全副交足。」問：「千聖難明不了因，代代相傳古到今，如何是不了因？」師云：「相傳底事作麼生？」進云：「不知傳箇甚麼？」進云：「者便是不了因。」進云：「今日曹山重舉似，鐵樹花開別是春。如何是鐵樹花開？」師云：「壺中日月長。」遂舉：「世尊因文殊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白雲端和尚云：『大眾！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有向承天者裏起法見、佛見，承天終不敢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五祖演和尚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師云：「世尊、白雲、五祖三大老將謂扶豎綱宗，要且未透末後句在。曹山則不然，忽有向者裏起法見、佛見，每人分半院與他。何謂如此？一掌不獨拍，兩掌鳴摑摑，同死亦同生，還如虎戴角。」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苦海無舟，如何得度？」師云：「不用回頭轉腦。」問：「如天普蓋，嘗見日月光輝；似地普擎，萬古山河永固。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師云：「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進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口吞盡。」進云：「臨濟三玄驗作家，如何是體中玄？」師云：「萬象森羅宇宙寬。」進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雲陣輝輝急如電。」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佛祖髑髏一串穿。」乃云：「千差合轍，萬派歸源，抹卻三玄門，瞎卻正法眼，一一從胸襟流出，自然七縱八橫，東湧西沒。南湧北沒則且置，絕承當一句作麼生？春風春雨急，春鳥鳴相催。」下座。

檀越請上堂。云：「一者祈福，二者薦亡，一椎兩當，舉世無雙。既兩當，因甚卻無雙？下不厭地獄，上不欣天堂，當陽突出露堂堂，鷓鴣啼處百花香。」喝一喝，遂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師云：「大小世尊抱橋柱洗澡。曹山則不然，若見諸相非相，即見諸相。須知要見如來則易，要見諸相則難。若人道得不難不易句，一生參學事畢。」卓拄杖，下座。

開藏經，上堂。捧起經，云：「始自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其間大小頓漸、半滿偏圓，盡在者一毫頭上。所以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遂打開，云：「我今對眾打開時，一會靈山難辨別。休辨別，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直須言外度迷情，破塵出經能事畢。其或未然，一任長期短期、尋行數墨，尋到臨末梢頭，依舊一卷是一卷、一帙是一帙。何故聱？五千餘卷非文字，四十九年未曾說。」下座。

曹山開堂回靈石，尼僧請上堂。云：「分佛分祖，破二作三；合水合泥，兼兩成一。如將蜜棗子換汝苦葫蘆，淘汰諸人業根，待汝桶底子脫。豈謂實有此事？所以南泉道：『黃梅五百僧俱是會佛法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只會道。』且道：佛法與道是同？是別？若道是別，為甚臨濟道：『真佛無形，真法無相，真道無體，三法渾融，和合一處。』若道是同，為甚南泉道：『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且淆訛在甚麼處？」良久，云：「師姑原是女人做。」下座。

浴佛日，海口彌陀寺陞座，問答不錄。師云：「彌陀寺裏釋迦誕生，僧俗堅請法座高陞，諸佛菩薩一齊稽首，穢邦淨土一道均平，所以周行七步而四顧，指天指地以稱尊。如來出世不為別事，虛空大地更無別人，大眾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自古真金不博金，那堪屈己以從人？即今便好猛提取，莫待須臾水潑身。」下座。

靈祐請，師回退靈石，復過福州南禪寺，主僧請陞座。師云：「此地去年離此日，今年此地此時來，此時此地曾無異，何物其中得往回？所以肇法師道：『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轉，人之嘗情。余則謂之不然。』何故麼？松直棘曲，鵠白烏玄，四月黃梅雨滿田，叵耐時人渾不薦，舉心動念隔天淵。」驀拈拄杖云：「隔天淵，拄杖都來一串穿，吳地閩山千里遠，不移一步已周旋。且轉身一句又作麼生？待天色晴，溪水退時，向諸人道破。」卓拄杖，下座。

師過建寧府，百癡元菴主領眾請至蓮峰陞座。遂舉：「應菴禪師住蔣山時，大慧禪師至菴。上堂，舉：『佛眼初作無為軍化主，因道中著擷，有箇省處，歸舉似五祖演。演令充知客，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未能深入閫奧，從容請益五祖。祖云：「我為你說箇喻子，正如一人牽一頭牛從窗櫺中過，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菴云：『者箇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所以密之三寸。苟非法叔老師到來，小姪此生無因拈出。敢問諸人：既是大底過了，如何尾巴卻過不得？且道淆訛在甚麼處？』」師云：「靈祐當年發悟之後亦患此病，窮究有年，方能徹法源底。今日若非元公法姪堅請，亦未敢輕舉似人，蓋為者箇說話邪解者多，不堪共語。今日略舉數種，為諸人點破。有一種道：『既是大底過了，豈有小底過不得？者不過是紅綿索子套人法兒。我今也不管是頭、也不管是尾，只是千問千打、萬問萬打，只管打將去，自然過得。』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故麼？只恁麼強作主宰，一味打去，難定真偽，莫教開著口、動著筆，便露出馬腳來。秖為尾巴不曾過得。未免古今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只一箇本來人穿去便了。莫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便吞吐不下，只是再不敢提起。即或強為註解，亦未免七零八碎，取笑識者。又有一種道：『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是自相不忘，家珍難捨。但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自然淨裸裸、赤灑灑，便是尾巴過處。』又有一種道：『頭角四蹄都過了，此是單明本分事。靈雲見桃花、德山低頭歸方丈，亦是此意，未有為人之句。所以玄沙道：「未徹巖頭道，未會末後句。」但識得尾巴過不得，便是為人時把住放行底本據。』端的父傳子、子傳孫，只恁麼實法傳將去，玷辱先宗。又有一種道：『者箇說話與高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話不同。高峰話是體上事，命根是要斷底，者箇尾巴是不要過底，謂之尾大鐵櫺堅，以古人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為證，謂之大法中末後句。』如斯等解，稱鄭、稱楊，豈不鈍置殺人？胡不思大慧、應菴出世時，諸方說法者如麻似粟，豈可全無見解？因甚應菴道：『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須知

不是者箇道理。然雖如是，既是大底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便下座。
至寶光寺，請陞座。乃云：「地、水、火、風是金剛正體，生、老、病、死乃大解脫門，所以諸佛、眾生同有一病。諸佛不病，為伊惺惺；眾生若病，即非眾生。今日陳居士為祖母謝氏有病，請靈祐舉揚般若，祈保身心清淨，永脫病根。諸人須知，要脫病根，直須病此一病。若也病得，則直下無有第二人、不起第二念，身病、心病立地冰消，生死、涅槃俱為夢幻，便好山間林下長養聖胎，隨緣消舊業，任運過時光。雖然，自了即得。若要踞寶華王座闡揚佛祖向上宗猷，更須到靈祐爐韛中煆過，方堪保任全提。還知麼？全提一句絕思惟，合不成團開不離，獨許眼親手辨者，電光影裏不停機。」下座。
到地藏院，請陞座。師云：「凡情聖見是生死路，聖凡情盡是出生死路，如楔出楔，藥病相治，或時以病為藥、或時以藥為病，雖是濟世良方，未離對待。所以，一大歲教是弄猢猻圈子，五家宗旨是祭鬼神茶飯。且獨脫一句作麼生？」卓拄杖，云：「不依倚一物，顯示本來人。」下座。

住韶州曹溪南華禪寺語錄

崇禎辛巳年，師在金陵天隆寺，受南都護法集生余中丞慶緜、葉廷尉二無、張勳卿、本省南韶蒼雲魏僉憲、本府至鵠許司李，并本山耆舊智融、監院弘識等請，於七月初二日入寺。到曹溪門。「萬派源流從此出，萬派朝宗從此入。還有從不出入者麼？」良久，云：「不得錯下註腳。」便入。
佛殿。拈香，云：「有佛然後有祖。金襴未付以前，若不是者漢，爭得西天東土、四七二三傳到者裏？」遂拜。
六祖殿。拈香云：「有祖然後有佛，衣缽東來之後，若不是者漢，爭得二枝五葉？道滿天下，報佛深恩。」遂拜。
方丈。「不肖見處與佛祖不別，所以一入門來，逢佛禮佛、逢祖禮祖，然猶是向下提持兒孫邊事。即今據此室、行此令，且道如何是向上提持祖佛為師一句？」卓拄杖，云：「只憑者箇沒意智，煆盡下中上上人。」當日，大眾請上堂。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本山堂上六祖大師并直下三十四世孫現住天童堂上密雲和尚，以酬法乳之恩。」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云：「第一義諦時時現前，驀然磕著不隔毫端，還有共相證據者麼？」僧問：「曹溪西水似西天，衝破雲霄海嶽穿，今日天隆來普潤，幾人能踏上頭關？」師云：「箇箇成佛作祖。」進云：「恁麼則人人腳跟點

地去也。」師云：「不得抄襲山僧話。」進云：「謝師答話。」師云：「何得又謗山僧？」乃云：「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真、一一明玅，秖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秖得一睹，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為佛祖嫡骨兒孫。所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便乃親傳世尊之印，謂之正法眼藏。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傳至第三十三世，本山六祖大師謂之吾有一物。後得南嶽讓禪師道箇『喚作一物即不中』，便乃親傳六祖之印。自讓為始，直下傳至三十五世，不肖 孫通忍於天童和尚『自肉 食不盡』言下打破漆桶，親蒙印授，潛心操履有年，方乃深契佛祖之道，方不媿為六祖嫡孫，所以本山乃六祖說法之地。今日承南都諸護法會合本省現任諸護法，命本山耆舊不遠三千餘里迎不肖歸祖師之舊室、登祖師之舊堂、陞祖師之舊座，舉揚祖師底現成舊公案，直令千年舊事頓現目前，曹溪一會儼然未散。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復舉：「六祖傳衣缽之後，隱於四會獵中十五年。一日，忽念說法時至，遂至廣州法性寺。暮夜，風颺剎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竦然。」師云：「二僧平地起干戈，一得一失；六祖按牛頭喫艸，雙放雙收。簡點將來，總欠一著在。」豎拂子，召大眾，云：「還見麼？只者本來真面目，風旛心動絕安排。」維那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六祖涅槃日，上堂。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云：「試道看。」僧一喝，師云：「曲了也。」進云：「不是倩來底。」師云：「話頭也不識。」僧提起坐具，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也。」師云：「且緩緩。」問：「人人道六祖八月初三日涅槃，某甲道八月初三日住世，請和尚道一句。」師云：「離卻兩頭。」進云：「中間作麼生？」師打，云：「是阿誰？」問：「靈山親囑老頭陀，續燄聯芳也不多，四七二三傳到此，五家一脈意如何？」師云：「只在者裏。」進云：「恁麼則撐天拄地無人識，逼塞虛空古至今。」師云：「著急作麼？」僧作咳嗽聲，師云：「情知你弄精魂。」僧拂坐具，歸眾。問：「身前身後即不問，當下一句事如何？」師云：「一刀兩段。」進云：「如何是轉身一路？」師云：「切莫亂走。」問：「盧祖涅槃日，吾師陞座時，水雲千匝繞，渴仰一言施。」師云：「水雲千匝繞。」進云：「一句親拈出，阿誰不沾恩？」師云：「試道看。」僧便喝，師便打。進云：「棒喝交馳即不無，端的一句請師道。」師又打，

云：「難道不端的？」進云：「恁麼則禮拜和尚去也。」師云：「切莫承虛接響。」僧一喝，歸眾。師乃云：「三更傳法來，衣缽留時已破；三更涅槃去，全身散處還留。破無所破，片片露祖師面孔；留無所留，年年逢入滅時辰。大眾！且道祖師還曾入滅也無？若道入滅，因甚千人萬人來朝拜箇甚麼？若道不入滅，因甚箇箇都道是祖師底忌日？本無出沒本來身，超生脫死憑斯旨，雖然示現有去來，究竟何曾離者裏？大眾！莫是象山鼻下、缽孟峰前是者裏麼？者是一塊頑土，有甚麼交涉？莫是全身布漆、錦繡莊嚴是者裏麼？者是箇臭皮囊，有甚麼交涉？既俱不是，且作麼生是不曾離底意？」良久，云：「梧桐葉落子方老，丹桂香飄蕊正鮮。」卓拄杖，下座。

曾行腕等語上堂。僧問：「不問有無良久，然道正下知歸。今日和尚說法，還有知恩者無？」師云：「汝未知歸在。」進云：「只如何難道此人見何道理便踴躍而去？意作麼生？」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世尊道：『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還是直指語？是因病語？」師云：「也是壓良為賤。」僧舉坐具云：「還出得者箇麼？」師云：「試斷看。」僧一喝，師云：「同坑無異土。」乃云：「魔佛之分毫忽間，反邪歸正有何難？剎那滅卻阿鼻業，不動纖塵透祖關。今日蓋為曾行勝等各為生死事大，發心修行，未聞正法，誤受邪師指授，妄說未來禍福，師資相傳，謂之末後一著，心中疑信相半，特入曹溪請質。山僧向渠道：此是惑人之術，不可聽信。直饒真具五通，總非修行正路。須知古人道：『自從踏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還知曹溪路麼？便是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一著子。秖為人人生死事大，世人秖知呱地一聲時謂之生，不知未生前底面目便是生大；秖知一口氣不來謂之死，不知死後底安身立命處便是死大。須直下見明自性，即造無生無死之域。蓋為自性本無生死，只此便謂之末後一著。若捨此別有，盡是魔說。行勝等聞之，悲喜交集，踴躍懺悔，至心皈依，特請山僧開示成佛作祖之正路，證明反邪歸正之原因。大眾！汝當至心懺悔，達罪性空。罪性既空，自性三寶一時發現。我今為汝等開示自性三皈法門，令汝直下便了。」詞繁不錄。復如式授三自皈法，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僧問：「選佛場開，大眾雲集，朕兆未分前，還許學人下筆也無？」師云：「許。」僧進語，師云：「鷂子過新羅。」問：「祖道重開則不問，正法眼藏請師示現。」師云：「眉毛下。」進云：「恁麼則靈山一會，今日儼然。」師云：「何必靈山？」僧擬議，師便喝，乃云：「把住繩頭，結百千萬億為一綱；大開爐鞴，鎔餅盤釵釧為一金。密密綿綿，古往今來無可擬；堂堂赫赫，上天下地莫能儔。直得千聖躋攀無路，萬靈景仰無門，魔外

潛蹤，狐狼絕蹟。且道具甚麼神通得恁麼自在？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下座。

上堂。僧問：「西水堂前拈祖令，曹溪佛法再來新。如何是曹溪佛法？」師云：「東廊也喫者口水，西廊也喫者口水。」進云：「恁麼則嘗然如是也。」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進云：「從淨意中得來。」師笑云：「露出馬腳。」問：「聖凡同聚，大智爐開。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拈起拄杖。進云：「恁麼則坐斷千差去也。」師云：「如何是坐斷千差底意？」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師便打，乃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佛祖出世，從無一法與人，只教人除去從前惡知惡見，便是灑灑落落底漢。所以經中道：『二十年來，嘗令除諸法戲論之糞。』還知糞麼？便自不能直下自信，生下劣見，生生掘箇凡夫坑，一坐坐住，便視佛祖之道如登天之難，此乃下劣之糞。又有鹵莽擔當，探頭太過，生驚異之見，十二時中不得平帖，覓佛、覓祖、覓禪、覓道、覓機鋒轉語，坐在所知境界，此乃驚異之糞。從上先聖見下劣者，現寶几珍御，使你自知尊貴，亦非實法；見驚異者，現狸奴白牯，使你太平無事，亦非實法。若透得箇無實法，則馳求之心自歇，戲論之糞亦除，更有甚麼事？」遂舉：「六祖在黃梅時，五祖將傳衣缽令眾作偈，神秀書偈於壁，六祖云：『未見本性在。』亦倩人書偈，一眾無不驚怪。五祖見之，恐人損害，遂以鞋擦偈云：『亦未見性在。』」師云：「六祖雖則據令而行，大似法身理障，幸得五祖一擦，鎔盡規模，果見後代兒孫光明烜赫，今日不免更為從頭註破，免見淆訛。還知六祖麼？因見神秀有下劣之偈，乃云：『未見本性在。』便偈述寶几珍御之尊貴，其實於六祖分上沒交涉。還知五祖麼？因見眾人有驚怪之心，乃云：『亦未見性在。』便擦出狸奴白牯之癡憨，其實於六祖分上亦沒交涉。然只如六祖道：五祖恐人損害。遂以鞋擦偈，往往相傳以來，只作五祖瞞眾人會。若恁麼，只成世諦，不見五祖用處。還知端的麼？全提正令處，隨類現身時。既全提正令，隨類現身，便道五祖瞞眾人，有甚麼不是處？」下座。

上堂。僧問：「四大不分萬象主，色遷寒暑有凋零。如何是不避寒暑底意？」師云：「樹蠻不落葉。」進云：「今日是冬至。」師云：「若作冬至會，入地獄如箭射。」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天蠻不下雪。」進云：「恁麼則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師云：「未是腳跟下事在。」進云：「和尚又生頭角。」師乃笑。問：「大開紅爐，烹佛烹祖；建立法幢，摧邪顯正。爐鞴法幢則不問，如何是邪？是正？」師展兩手。進云：「坐斷邪正去在。」師云：「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僧便喝，師便打。問：

「寒來暑往即不問，如何是今日秋收冬藏底意？」師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進云：「身非我有，為甚麼認著者裏藏身？」師打，云：「誰教你者裏藏身？」進云：「如來法眼通天徹地，為甚麼者裏不藏身？」師又打，云：「誰教你者裏不藏身？」進云：「人人與佛齊肩，和尚今日上堂有何法說？」師又打，云：「且道是藏身？是不藏身？」問：「身前身後、變驢變馬則不問，未開口時請和尚道一句。」師云：「問者畜生作麼？」進云：「風吹不響鈴兒艸，雨打無聲鼓子花。」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僧一喝，師云：「你試道看。」僧擬開口，師擲退，乃云：「藏身處沒蹤蹟，風吹不響鈴兒艸；沒蹤蹟處莫藏身，雨打無聲鼓子花。若向者裏會得，朕兆未分早已全彰文彩，全彰文彩依然朕兆未分。所以，枯幹重榮，未是衲僧境界；冰河發燄，灼然歷祖家風。一等是箇時節，為甚有得？有不得？雪粉易分光燦燦，墨煤難辨黑漫漫。」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欲求無上菩提，當受三皈大戒。無上菩提則不問，如何是三皈大戒？」師豎拄杖，云：「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進云：「即此一舉，是戒體邪？是戒相邪？」師便打，僧禮拜。師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三十年後不得道辜負閻黎。」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誰是最親者？」進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師云：「盡情道了也。」進云：「恁麼則燈燈續燄，祖祖相傳去。」師云：「仗不得別人。」問：「曹溪意旨甚麼人得？」師云：「就是你得。」進云：「和尚還有麼？」師打云：「原諒你承當不得。」問：「如何是寶林門外客？」師云：「從來不出門。」進云：「如何是寶林門內人？」師云：「且向外邊走。」進云：「如何奪人不奪境？」師云：拄杖子。進云：「如何奪境不奪人？」師云：「閻黎薦取。」進云：「如何人境兩俱奪？」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卓拄杖云：「會麼？」問：「七處徵心，八還辨見，如何就見？」師云：「直饒就見，也落第二。」進云：「如何要見？」師打云：「就見尚不堪，何況要見？」問：「臨濟宗旨則不問，曹洞五位事如何？」師云：「他家自有兒孫在。」僧舉：五位逐一問畢，師俱不答。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不是不荅，恐辜負自己。」乃云：「始覺合本，頭上安頭，一念回機，落七落八。雪山六載，無計可施，夜半睹星，將錯就錯。縱使道一切眾生皆證圓覺，未免猶有生佛之名，何況更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豈不無事生事，誣陷平人？曹溪當時若見他恁麼道，但以手掩面，劈開云：『貓！』管教者老子

夾背汗流，慚惶無地，爭奈罕遇其人，直得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去也。」驀拈拄杖云：「還見明星麼？錯！錯！」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明教新年頭有佛法，鏡清新年頭無佛法，和尚今日如何？」師豎拂子，云：「兩箇漢一時縛在者裏了也。」進云：「某甲不然。」師放下拂子，云：「總換山僧機不得。」進云：「三箇無孔鐵錘。」師云：「忽有人問你新年頭佛法，你作麼生？」僧豎拳便行，師云：「情知你只得者些伎倆。」師云：「從過去看，今日增卻一歲；從未來看，今日減卻一歲。若道增也，增到盡未來際亦增無了日；若論減也，減到盡未來際亦減無了日。正當今日今時，前不屬過去，作麼生增？後不屬未來，作麼生減？無減無增，前後際斷，則當人全體現前，廓周沙界，觸處無間，舉目了然，博帶峨冠，主賓拜賀，村歌社舞，盃酒歡呼，盡是自家境界。到者裏還有轉身處麼？當陽證取如如佛，始信今年勝舊年。」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去住請師道一句。」師展兩手。進云：「住則全體獨露，去也法令當行。」師云：「中間突出真難辨。」進云：「恁麼則去住依然。」師云：「末後一句如何？」進云：「不向師道。」師云：「亂道。」乃云：「未有長行而不住，結制安禪無處所；未有長住而不行，芒鞋拄杖沒途程。便恁麼去，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有佛處不得住；不恁麼去，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無佛處急走過。直饒兩頭不著，中間撒開，獨步獨行，灑灑落落，也未是衲僧行腳事在。且如何是行腳事？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下座。
上堂。云：「棒頭取證，認影迷頭；喝下轉身，偷光鑿壁。直得豁開戶牖，大坐當軒，遍界絕毫釐，通身無影像，灑灑落落，獨步獨行，猶是百尺竿頭底事，未免坐殺閻黎。縱饒更進一步，橫按莫邪，斬斷一切，不立窠臼，殺活臨時，若不知有向上事，亦未免走殺閻黎。所以古人道：『昨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若向者裏透得，方知打倒、撐起俱為夢事。雖然，若一向作夢事會，猶未免墮在平嘗，只得太平無事之見，爭透得向上人行履處？還有透得者麼？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遂舉：「乾峰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云：「大小乾峰，龍頭蛇尾，若真箇不放過，何處有雲門也？然雖如是，只如乾峰道：『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且道：是放過？是不放過？但看兩箇惺惺處，覿面還他懵懂時。」下座。

浴佛日，上堂。舉：「徑山大慧禪師上堂云：『毘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師云：「徑山老人雖然把斷要津，大似只見錐頭利。曹溪則不然，毘藍園裏不生生，雙林樹下不滅滅，生生滅滅見瞿曇，分明惡水當頭潑。眼既無屑，又用水潑作麼？若是接物利生，打頭也少者一杓不得。」乃顧左右，喝一喝，云：「你諸人因甚一箇箇水漉漉地？」下座。

六祖涅槃曾上堂。師云：「本來清淨，湛若虛空。情與無情，不一不異。大悲願力，方便利機。機感而生，示現有餘。機緣既盡，示現無餘。不過應物假名，出處異號。所以，六祖大師化緣事畢，不住生死；全身現在，不住涅槃。且安身立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獨露堂堂絕有無，自利利他何窮極？」下座。

正涅槃日，上堂。師舉：「六祖將入滅，眾問云：『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後法雲秀禪師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師云：「不是無口，只是不來；不是無鼻，只是不去。試看入滅底祖師、現前底大眾，各各有口有鼻，有甚麼去來在那裏？諸人要參涅槃堂裏禪，直得恁麼始得。」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此是選佛場，當軒開爐鞴，點鐵成金一句，請師舉揚。」師云：「直下薦取。」進云：「還有不受功勳造化者麼？」師云：「你猶未薦在。」進云：「學人自肯去也。」師云：「迷頭認影。」乃云：「盡大地是箇火爐面門，無位真人是一團火燄，一切根身器界、去來生死、聖凡名號、佛祖魔外，攖之無不燎盡，惟此一著靈然獨透，觸處圓成，扣著便應亦無應跡，撥著便轉亦無轉處。所以道：『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汝等諸人立地許久，且道：還聞火燄說法也無？」良久，云：「切忌燒著眉毛。」下座。

天童老和尚誕日，聞訃音，舉哀，上堂。僧問：「建法幢，立宗旨，為祖佛師，海內無二。秖如天童老人末後一段，是有？是無？」師云：「卻得闍黎共證明。」進云：「正法眼藏未審甚麼人得？」師云：「山僧不得。」進云：「為甚麼不得？」師云：「設得，向甚麼處著？」進云：「爭奈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一喝，師便打。問：「天童和尚遷化，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云：「做驢做馬去。」進云：「甚麼人境界？」師云：「切忌道著。」問：「世尊雪山睹星悟道，悟箇甚麼？」師云：「待涅槃時向你道。」進云：「悟後還有用心處也無？」師云：「袈裟付與迦葉尊者了也。」乃云：「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哭既不可得，若笑也徒

然，要知哭笑意，普請到真前。」下座。至真前，指云：「今日適值誕辰，作齋即為祭奠。」乃哀哀大哭，云：「且道哭箇甚麼？哭者老和尚前日不死卻死。」復呵呵大笑，云：「且道笑箇甚麼？笑者老和尚今日不生卻生。死不死，生不生，箇中消息許誰聞？唯有曹溪忤逆子，慣向毒蛇頭上行。」乃復指真，云：「先師一生壁立千仞，不帶纖毫，處處截斷眾流、提持本分，每每斷章取義、換人眼睛，所謂面門、鼻孔、耳朵、眼睛、腳跟、頭腦，若口、若手、若身、若人，已於七月初七日一時掃蹤絕蹟，收歸大寂滅海自受用去也。唯有一味打到底底一條白棒卻落在不肖徒手裏，而今不免信手拈來，向起死回生、順逆齊舉處更為忤逆一上。」插香，云：「伏望老和尚於常寂光中慈悲攝受。」復舉哀。

上堂。師云：「參禪學道，圖出生死；要出生死，須知生死之因。毘舍浮佛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清淨謂之佛境，濁鬧謂之魔境，二境現前則生死心起。要得出離，須是二境一齊入得，無有分毫羈絆始得。若入得清淨，入不得濁鬧；入得濁鬧，入不得清淨。行解未圓，總為纏擾。殊不知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魔佛二境不自外來，皆自心分別而有。但透得金剛眼睛，自然魔佛俱盡。方知古人道：『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一句具三句。』甚是奇特。」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玉澗林禪師頌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漫度量。』五祖戒禪師見之，問林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云：『若果如是，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失兩目。』果如其讖。五祖戒自頌云：『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漫沉吟。』而戒暮年亦失一目。且道只此二頌，甚麼處是林公失兩目處？甚麼處是戒公失一日處？若簡點得明白灼然，兩箇人秖得一隻眼。惟五祖演禪師頌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與人間伴月明。』真可謂雙眼圓明，得大自在。曹溪亦有一頌：截斷眾流魔作佛，隨波逐浪佛成魔。當陽有準超魔佛，不動纖毫奏凱歌。」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出塵埃即不問，如何是斷舌才？」師云：「我與洞山有甚麼讎？」問：「如何是泥牛露出黃金角？」師豎起拂子。進云：「如何是木馬拋開白玉蹄？」師便打。進云：「為甚麼截斷眾途無住處？」師直視云：「會麼？」進云：「便恁麼搖頭擺尾去也。」師云：「猶欠三十棒。」乃云：「正中無路，死水難藏，覿面當機，貴須出脫。所以適來山僧向渠道：我與洞山有甚麼讎？正所謂出語直教燒不著。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各

各俱有不犯忌諱底出身路，自非卸卻項下枷鎖底人，焉知有恁麼事？」遂舉：「徑山大慧禪師法語云：『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上、中、下之士故有差別耳。如今欲徑入此道，和印子擊碎，然後來與妙喜相見。』」師云：「曹溪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如印印空；第二句薦得，如印印水；第三句薦得，如印印泥。此薦得底人無差別，因空、水、泥之句故有差別耳。如今欲徑入此道，和薦得底人掃蹤絕蹟，然後來與曹溪相見。徑山恁麼，曹溪不恁麼；徑山不恁麼，曹溪卻恁麼。且道是成褫邪？是不成褫邪？若道成褫，爭奈君向瀟湘我向秦；若道不成褫，爭奈秋水共長天一色。還知落處麼？」卓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兒孫遍地亦徒然。」下座。

沈制臺請上堂。拈香祝聖罷，就座。白椎竟，問荅畢，師云：「假借四大為身，箇中畢竟無我，但能一念解脫，管教法法全彰，萬物皆備，三界獨尊，劍樹刀山化為烏有，幢幡寶蓋起自何來？所以道：『我若上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下火湯，火湯自消滅。』坐斷罪福路頭，自然直下超越。今日蓋謂沈大司馬奏凱之際，忽興同體之悲，差官齎貲入山禮懺設齋，命山僧陞座說無生法，以薦陣亡將士某某等眾。須知法雨一施，直達幽冥；法音一聞，即超極樂。奮剿寇雄心，披忍辱鎧而魔軍頓破；轉封侯妄念，操智慧刀而佛道立成。然雖如是，猶是大司馬下憫群情底意。且上祝皇恩一句又作麼生？八方霑霖無為化，四海謠歌賀太平。」下座。

師過南雄蓮社菴，恒明院主同眾居士請陞座。問答畢，師乃云：「覿體絕思量，玄機獨透；當陽離問答，至理洞明。所以六祖道：『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又道：『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炤，密在汝邊。』諸人若能直下返炤，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不越步而廓周沙界、不動念而遍滿十虛，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所以道：真實說時聲不現。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所以道：正體堂堂沒卻身。恁麼透得，便是超生脫死、見性成佛底時節；縱使未透，亦須絕卻思善思惡底心、塞卻問難問易底口，便恁麼行去，自然一笑知歸。若一涉思惟、一問途路，便無難生難，錯過多矣。譬如度大庾嶺者，要度便行，不可問人南北兩京，誰不驚誇嶮峻？聞之令人卻步。試問諸人：到嶺者還嶮峻也無？山僧更有一偈復為諸人道破：庾嶺聞之南北驚，不思善惡最崢嶸，我來到此忽然笑，海內如何享大名？」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豎拂，云：「還見麼？」進云：「只如雲門道：『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打，云：

「當面底不會，管他雲門作麼？」居士問：「昔日臨濟有三句，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炤用齊行。」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便喝。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但恁麼薦取。」乃云：「打著南邊動北邊，本無二致；東邊日出西邊雨，機發千端。千端處，只一點以為根；無二處，散萬殊而不盡。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若是懸崖撒手底人，到者裏如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相似，無不是當人實受用之地。其或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根本差訛、枝葉謬亂，焉有如是圓成、如是通貫？只須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自然徹底分明、七穿八穴。雖然，若是祖師門下別傳心印一著，須更別參始得。」揮拂子，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體中玄？」師云：「弄假成真。」進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斬釘截鐵。」進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獨據千峰上，全威百艸頭。」進云：「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拂一拂。進云：「如何是大神咒？」師云：「今日上堂。」「如何是大明咒？」師云：「瞞你一點不得。」「如何是無上咒？」師云：「平田淺艸。」「如何是無等等咒？」師云：「落階級了也。」進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意旨如何？」師云：「穿衣喫飯，屙屎撒尿。」問：「三腳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云：「楊岐猶在。」僧擬進語，師云：「若然，則過去久矣。」乃云：「形山纏縛，隱秘法身；慧劍揮開，全機透脫。隱秘者，如猿在檻；透脫者，如病得汗。既得汗已，毛孔無不清涼，血脈無不通貫。如是，則內根外塵、一切四大五蘊、森羅萬象，向為蓋覆之物，今為獨露之場，慶快平生，參學事畢。」顧左右云：「是甚麼？」下座。

住虔州龔公山寶華禪寺語錄

崇禎癸未年，師到虔州，希有林中丞捐俸為地主，請師開堂。三月初四日入寺，至

三門。「明明有箇門，因甚卻道無門為法門？只因恰恰入。」日輪正當午便入(是日雨霽)。

佛殿。拈香云：「能禮與所禮，都來是自己，禮得自己時，覿面難思議。」遂拜。

方丈。云：「八十四人善知識，當年多向者裏出，馬師煆煉沒途程，今日依然赤骨律，五湖四海任奔趨，當頭按定無他術。」卓拄杖，云：「此眾無枝葉，唯有諸真實。」

當日中丞差官設齋請上堂。師於手中接疏云：「發揚古剎家風，言言見諦；決斷現前公案，句句朝宗。事在當機，直須宣白。」維那

宣疏畢，師指法座云：「諸法空為座，何從借得來？只須直踏上，步步是蓮臺。」陞座。拈香祝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源溯曹溪，師師嫡授；燈分南嶽，子子親承。嗅著曾經毛孔豁開，觸之更饒汗流遍地。爇向爐中，供養舊住天童禪寺傳曹溪正脈三十四世密雲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維那白椎竟，師云：「開選佛場，顯第一義，秖貴英俊道流單刀直入，方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其或未然，有疑便請決。」問：「為臣盡忠子盡孝，達本窮末了中道，只此名為真實說，皇恩佛恩一齊報。」師云：「更報親恩。」僧禮拜，師云：「全憑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問：「未住寶華時如何？」師云：「在贛州。」進云：「既住寶華時如何？」師云：「也不離贛州。」進云：「如何是寶華底人？」師便打，乃云：「臣奉於君，至真離向背；子順於母，大道絕中邊。承當則天上人間，擬議則拖泥帶水，現宰官身說法、現比丘身說法，金剛正眼了無儒釋之分，向上宗乘迥絕世間之異。當此祖寥寥落，國事多艱，事同一轍，理切共扶。今日林大檀越以忠孝之心行金湯之事，既捐貲為地主，命說法以開迷，一心輔正，落魔膽於無依；萬里溯源，知嫡孫之有在。所冀國運、法運以俱回，親命、慧命而皆永，豈非過量人發過量智，方能切諳機宜、熟識時務，行此世出世間至奉至順底事？且道奉順一句作麼生？」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佛誕日，上堂。師云：「年年四月八生日，處處叢林將水潑，寶華舉措異諸方，通身不見些兒溼。為甚如此？三十年後免見道：寶華水漉漉地。」下座。

挂鐘板，立兩序，上堂。師云：「馬祖叢林，十方聚會；百丈鐘板，一旦重新。父子既爾同途，古今自然合轍。人天供養，表言外之明宗；左右贊襄，顯當堂之有主。門庭建立，略見一斑；向上提持，更須出脫。」良久，云：「內外安然無一事，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寶劍頻磨，了無朕跡；真金百煉，愈見光輝。若是皮下有血底，向未舉以前一提，提得、果得，淨然無事，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灼然大死底人境界，然後結緊繩頭，向爐錘之下煆盡差別疑情、透過語言岐路，方是當家種艸，始堪荷負吾宗。若只向乾蘿蔔頭上認得箇乾乾淨淨、不假煆煉、無解無結底見解，自謂滿足，只好諸方領拂子去始得。若是寶華門下，未有插足分在。不是門庭多峭峻，獅林那見埜狐蹤？」下座。

臘月朔，上堂。問答畢，師舉：「當山第一代馬祖道一禪師，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云：『為止小兒啼。』僧云：

『啼止時如何？』祖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師云：「者僧善施挨拶，馬祖曲盡機宜，即非心佛已見郎當，不物體道猶虧簡點。若據今日寶華見處，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是其中人，全體即是大道，更體會箇甚麼？雖然，若遇其中人來時，正好劈脊便棒。且道是賞伊？罰伊？具眼者辨取。」下座。

臘八，上堂。師云：「據前後際斷之時節，舉目處十方普淨；達始覺合本之因緣，一念中三世了知。知己、知彼，眾生皆具如來；暴富、欺貧，妄執不能證得。」乃顧視左右，云：「我此現前一眾，各各腳跟下放光動地、頂門上括古該今，無不圓成、無不具足。且道還假明星悟也無？」良久，云：「不向如來行處覓，始知恩大實難酬。」下座。

林中丞請上堂。師云：「堂上萱親生此身，須知頂門本母德尤親。大眾！還見從前底本母麼？若也當陽見得，方知大地含靈咸蒙養育，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永證金剛無量壽，六根晝夜放光明。如是，則不但報一生之母，歷劫盡報；不但報母一人之恩，君父佛祖之恩盡報。奇哉！大哉！林大檀越今日為太夫人壽誕，命山僧說法報恩。」遂插香，云：「既代檀那九如祝，更用山僧一瓣香。」復召大眾，云：「急著眼覷。」下座。

聖節，上堂。師云：「要識本來尊貴處，一回瞻禮一回親，幾多負義忘恩者，咫尺之間反隔津。」召大眾：「普請同到佛殿拈香，用祝聖壽。」

元旦，上堂。召大眾，云：「面門無位真人又添一歲了也，你們今日忙忙彼此拜年，還曾與者漢拜也未？寶華即今為諸人先施榜樣。」起揖，云：「恭喜。」便下座。復有僧問：「正當揖時，無位真人在甚麼處？」師云：「不見道：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師云：「萬法不侶，早已帶水拖泥；吸盡西江，畢竟不沾涓滴。龐居士一向擔板，點肋點胸；馬大師格外施機，全縱全奪。須知直饒吸盡西江亦未堪駐足，豈可守箇萬法不侶坐在百尺竿頭？雖然，只如吸盡西江底人與萬法不侶底人，且道是同？是別？」良久，云：「全身脫盡無依倚，只為分明得反遲。」下座。

光孝寺請陞座。僧問：「水出高源時如何？」師云：「涓涓不斷流。」進云：「恁麼則廉泉去也。」師云：「腳跟下更須截斷始得。」遂舉：「廉泉曇秀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秀云：『掃地澆花。』僧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高枕

枕頭。』僧云：『總不恁麼時如何？』秀云：『鶯啼柳上，花發巖前。』」師云：「來機善赴，廉泉一等垂慈；據令直捉，寶華豈隨時尚？設有問：『如何是轉身處？』但向他道：『亂動作麼？』『如何是親切處？』但向他道：『第一不得道在者裏。』『總不恁麼時如何？』但向他道：『也是自生取捨。』且道：與廉泉還有優劣也無？」揮拂子，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下座。(光孝寺，又名出水寺，又名廉泉寺。)

上堂。僧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千聖不能傳。」進云：「秦地不收漢不管。」師云：「箭鋒相拄。」乃云：「昔日歸宗僧大悟，師姑原是女人做；今日寶華悟卻無，箇箇男兒是丈夫。悟與不悟既如此，何須者也更之乎？便好當陽急著眼，莫教停待自塗糊。」下座。

上堂。僧問：「不求佛法、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者樣死漢有甚麼用處？」進云：「恁麼則佛種從緣起。」師云：「兩重公案。」進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請和尚親切道一句。」師連打，云：「速道，速道。」僧無語，師云：「依舊在洪波。」乃云：「鷓鴣叫，黃鸝鳴，春光昨夜已圓成；梅子黃，李子赤，枝頭露出南離色。送往迎來事若何？[颱-台+弗][颱-台+弗]薰風涼入骨。衲僧家，更奇特，青絹扇子手恒持，箇裏了無寒暑蹟。透得者，聞之毛孔豁開；未透者，請向者裏直下便入。」遂舉：「本山第二代西堂智藏禪師，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卻那？』後僧又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要且只有殺人刀，未有活人劍。寶華今日若有僧作是問，但向他道：『莫謂山僧曾答你好。』」下座。

聚聖謝居士請上堂。師云：「堂堂獨露主人公，越死超生三界中，為薦亡靈陞座舉，不消一點絕牢籠。且道作麼生點？」良久，云：「切忌當面諱卻。」遂舉：「雲巖禪師不安，道吾問云：『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後道林圓悟禪師拈云：『或有問道林：「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只對他道：「何處不逢渠？」』」師云：「不滯一隅，機輪互換，二老貴絕功勛；單提向上，截斷淆訛，道林更為直捷。雖然，宗師家亦無定格，秖貴當機各有出身之路。今日或有問寶華：『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但對他道：『正抓著山僧癢處。』」居士出問：「先兄去世七七已週，未審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作哀勢，云：「蒼天！蒼天！」下座。

上堂。師云：「思惟卜度，生死根株，覿露現成，佛祖祕要，丹砂九轉點鐵成金，眨上眉毛錯過了也。直饒離卻見聞、絕卻現行，不移跬步全身在裏許，猶是醫死馬見解，何況認箇一切平常，喚作家傳宗旨？如今事不獲已，寶華更將醫死馬底法為諸人更開一路，要得自見自肯，須是千方百計將意根下痠痠澀澀底病抖擻得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驀地甦醒回來。囫！依舊依舊。只如果到者裏合作麼生？咄！咄！咄！弄潮須是丈夫兒，不打籬邊死雀子。」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師云：「大冶洪爐，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汝等諸人各各頭頂天、腳踏地，行便行、坐便坐，遇茶喫茶、遇飯喫飯，一一天真、一一明玅，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無門，灼然好箇紅爐寶華。今日不假鉗錘、不施柴炭，已為諸人煆盡聖凡、烹盡佛祖了也，有甚規模在那裏？」乃左右顧視，云：「直須脫體承當去，免見耳為下劣人。」下座。

上堂，師云：「當陽獨露主人公，世界身心徹底通，萬象頭邊渾是我，我無纖影落胸中。橙黃橘綠三冬意，日淡風清二氣功，觸處現成忘計較，毘盧頂上古家風。」下座。

旋元禪人請上堂。舉：「《楞嚴經》道：『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玅明真心中物。』」師云：「你諸人莫見與麼道，便離卻色身，別求玅明真心。須知無為真佛實在我身，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既無內外之跡，亦無迷悟之殊。」乃豎拂子，召大眾，云：「看！看！者便是諸人隨處發現底時節。若也直下歸根得旨，則根根塵塵了無蹤蹟可覓，自然覿體現前。且不離當處一句作麼生道？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下座。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二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三

侍者　行導　編

上堂

檀越五旬兼祈嗣，請上堂。僧問：「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如何是無生話？」師云：「一切平常。」進云：「恁麼則今古一揆也。」師云：「何須重註？」問：「世尊道：『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為甚生下兒子？」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進云：「湛堂道：『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意作麼生？」師云：「萬里無雲萬里天。」進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云：「未是你底境界在。」問：「如何是大丈夫事？」師云：「巍巍堂堂。」進云：「末後如何？」師云：「灑灑落落。」僧擬議，師打，云：「又問甚麼大丈夫末後句？」問：「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今日請師陞座，更要增箇甚麼？」師云：「全憑他力。」進云：「如何是不生生底句？」師豎起拄杖。進云：「如何是生不生底句？」師橫按杖，云：「恁麼會。」進云：「千齡不足喻其永，萬壽安可齊其年？圓滿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不涉春秋。」進云：「一句迥超無量壽，今朝海屋又添籌。」師云：「盡未來際數不盡。」問：「馬祖正令，特地重興。馬祖正令則不問，且道重興一句如何舉揚？」師云：「一朝天子一朝臣」。進云：「一句親拈出，阿誰不沾恩？」師豎拄杖，云：「會麼？」僧無語而退。師云：「大似窮子遇長者。」乃云：「誰論四十九年非，百劫都盧在此時，驀地迴機無量壽，兒孫腳下好傳持。且道傳持箇甚麼？一則懼兮一則喜，綿綿相續起家門。」遂舉：「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徑山杲禪師游方時，以此因緣請益湛堂準禪師，堂曰：『正爬著我癢處，者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山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鏟地不會。』山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佛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師云：「一音演說，隨類現身，若向世尊言下

悟去，不妨哆哆和和，但未免落在建化門頭，脫離情解，直截根源；若向湛堂言下悟去，真箇灑灑落落，但未免坐在潔白地上。須知『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其婦承世尊一言之力，聞之即得分娩，乃是當年實事，因甚湛堂道持此語未到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良久，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下座。

逢源禪人為母八旬，請上堂。師云：「威音那畔者箇賊，八十年來藉渠力，但能奉事不相違，世出世間真報德。壽山高聳不可量，孝道深長胡有極？俗僧母子盡逢源，慶讚如斯千古式。」下座。

尼省宗施帽，請上堂。尼問：「古佛陞座，梵剎重興，某甲為眾結般若緣。」師云：「大眾盡知。」進云：「普門示現時如何？」師打云：「現比丘尼身說法。」進云：「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會麼？」尼無語。師云：「比丘尼定是師姑。」遂舉：「尼無著玅總禪師在徑山入室，山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卻去莊上喫油餈？』進云：『和尚放玅總過，方敢通箇消息。』山云：『我放你過，你試道看。』總云：『玅總亦放和尚過。』山云：『爭奈油餈何？』總一喝而出。」師云：「同生同死、雙放雙收則不無，二老仔細簡點將來，喫油餈話總未在。」乃豎拂子云：「大眾還見油餈麼？」擲下云：「三十年後不得道寶華教壞人家男女。」下座。

上堂。師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且喚甚麼作幻？四大、五蘊，明、暗，色、空，善念、惡念，順境、逆境，以至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凡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自心中所現底影像，無有實體。既無實體，豈可向者裏生心動念、較計籌量，說是、說非，自纏、自縛？所以，識心達本底人盡大地是箇解脫門。」驀豎拂子，云：「既是解脫，因甚喚者箇作拂子？」擲下，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下座。

行自祝髮，請上堂。舉：「徑山國一欽禪師因崔趙公問：『弟子出得家否？』欽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後遵最李附馬問谷隱聰禪師出家事，聰以前語告之，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師云：「徑山一弩直破重圍，駙馬一騰便登千仞，成佛作祖須還他純鋼鑄就底漢始得。寶華今日雖是不敢妄生節目，要且各盡所長，男婚女嫁灼有來繇，削髮披緇更為超脫。在家出家則且置，如何是大丈夫事？直下不教毫髮剩，優缽羅華火裏開。」下座。

上堂。僧凡問，師皆不答。眾問畢，師云：「饒你百千萬億人興百千萬億問，寶華只是一箇不答話，汝等伎倆一時盡情折倒了也。為甚如此？不但世間麤重五欲，只如佛法便是生死大兆。諸人聞恁麼

道，且道合作麼生行履？」良久，云：「劍去久矣，爾乃刻舟。」復云：「諸人不能直下便透，都緣不遇作家打頭，做工夫處先錯了也。寶華偶成一偈，舉似大眾，以作警策。」乃云：「嗟今學道人，道念何淺小？雖然參話頭，不沉便是掉。塵境亂紛紛，胸懷昏擾擾，醉象沒深泥，生死何年了？有志丈夫兒，不須打之遶，提起金剛王，直下便分曉。坐斷千仞巖，翻身百尺秒，度脫盡未來，願力還嫌少。」下座。

惺中禪人五旬母難日請上堂。師云：「百歲光陰半已過，假饒百歲便如何？頂門未具摩醯眼，至竟難逃生死魔。且生死魔作麼生逃？常將知命年，時時自著急，參箇死話頭，歇心如繫縶。歇到歇亦無，連話亦不立，是名離念時，全身俱證入。且道入後又作麼生？」良久，云：「說食從來不飽人，但得本兮莫愁末。」下座。

結冬日，上堂。云：「衲子叢叢來結冬，為圖禪榜挂心空，寶華普賜出身第，免見徒勞別用功。」以拂子左右點，云：「箇箇心安似海，人人機活如龍。」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云：「你道甚麼？」進云：「如何是轉位就功？」師云：「山僧盡情與你說破。」進云：「如何是功位齊彰？」師豎拄杖，云：「會麼？」進云：「如何是功位齊隱？」師橫杖案上，斂手而坐。進云：「功位已蒙師指示，第一義諦意云何？」師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進云：「者莫是自受用處麼？」師云：「錯下註腳。」僧擬議，師便打，乃云：「淨裸裸坐斷千差，赤灑灑全身獨露，上是天、下是地，左是禪堂、右是方丈，前面是佛殿、者裏是法堂，真箇是無所住大解脫底境界。既然如是，為甚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見道：莫動著，動著打折你腰。」下座。

上堂。刷印僧問：「即心即佛則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師云：「非你境界。」進云：「為甚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三重四重去也。」進云：「只如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又作麼生？」師云：「猶是名言。」進云：「畢竟如何？」師云：「裝書去。」進云：「恁麼則表裏混融去也。」師云：「裝完了書與你說。」遂舉：「黃龍慧南禪師，一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師云：「百匝千重。『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師云：「一口吞盡。龍遂令住黃檗。有洞山真淨禪師參香城順和尚，順問：『甚處來？』淨云：『黃龍來。』順云：『黃龍近日有何言句？』淨遂舉前話，師云：『逐塊韓盧。』順不覺云：『勝首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云：「咬人師子。淨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乃頌云：不是床兮不是鐘，當陽獨據展家風，香城老子重揮劍，四海從茲信息通。」下座。
元旦，上堂。師云：「新年頭佛法有，大悲臂上添手；新年頭佛法無，師姑頷下割鬍。寶華別有通霄路，兩行對立嘴盧都。只如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斗柄回春處，風光奪目時。」下座。
上堂。師舉大顛擯首座，云：「扣齒三下，鎔百八於洪爐；擯出首座，拔韓公之見刺。頭尾相稱，殺活齊施，真乃上古風規、今時樞要。大眾！要續慧命於無窮，須具透關眼始得。」乃揮拂云：「且道昔日大顛擯首座，與今日寶華揮拂子，是同是別？八字眉毛眼上橫。」下座。
開爐，結制，上堂。云：「冬天開爐夏結制，自古叢林以為例，寶華不逐古人行，每每結開同一際。然雖如是，法當末劫，時值亂離，依舊三食粥飯，兩度普請，平平穩穩，過了一冬。有箇末後句，待春風解凍時，不妨舉似眾兄弟。」良久，云：「咄！且莫較古論今、思前算後，各歸衣缽下，板響赴齋堂。」下座。
上堂。云：「窮玄體玅，生死根株；說悟論迷，葛藤窠臼。伶俐漢一刀截斷，千眼頓開，含裹十虛，渾融三際，頭頭得活，處處無根，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不為分外。然直饒與麼地，更須尖頭屋下、折腳鐺邊，燒榾柮柴、喫瓔珞粥，大忘人世，寂滅身心，卸卻千匝萬重，伸出三頭六臂，方有語話分。若旋蒸熱賣底淺丈夫，到者裏正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吞不得、跳不得也。即今莫有吞跳得者麼？」良久，云：「仲冬嚴寒，各宜保護。」下座。
冬至日，上堂。僧問：「剎那便到華山時如何？」師云：「腳跟下不曾動一步。」進云：「青天白日。」師云：「瞎。」進云：「潘閬倒騎驢又作麼生？」師云：「切忌回頭顧腦。」進云：「把住時乾坤失色，放行時瓦礫生光。」師云：「從來不做者春夢。」僧一喝，師云：「果然未醒在。」乃云：「冬至一陽生，萬法從茲起，試問起何來？浩瀚無窮底。若一舉便知者，直下穿通；若三搭不回者，徒勞比擬。」喝一喝。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又舉：「高峰道：『設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但向他道：「狗舐熱油鐺。」』」師云：「二大老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雖然有放有收，有殺有活，未免分疆立界，情見未忘。寶華今日設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直向無陰陽地上平實鋪舒，不動纖毫，令他與佛祖為師去也。」乃云：「天外寒風雖凜冽，山中和氣自氤氳。」下座。

中軍行仁王居士請上堂。舉：「雲居佛印元禪師因西塞帥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為澡雪，請說法上藍。印炷香，云：『此香為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眾稱善，韶亦悠然意消。」師云：「殺人不眨眼，報障未消；立地便成佛，罪福如幻。此常情之論也。因甚雲居卻把殺人不眨眼底上將軍便做立地成佛底大居士麼？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下座。

上堂。云：「心外無法，我閒則萬象俱閒；法外無心，我鬧則萬象俱鬧。所以，從上古人於千差萬別之中拽轉繩頭，消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絲毫空缺之地。不見世尊因長者家有產難，卻云：『我從賢聖法來，未嘗殺生。』馬祖因百丈道：『野鴨飛去。』卻扭丈鼻，云：『又道飛過去了也。』玄沙因天龍見虎，卻云：『是汝。』趙州因院主鴉見飛去，卻代云：『為某有殺心在。』此豈不是不為物轉，能轉一切底樣子？若非性地明白、操履精純，焉能如是蓋天蓋地、亙古亙今？然雖如是，也是無事生事。」下座。

元旦，上堂。舉：「高峰示眾：『百年難遇歲朝春』」，師云：「只是現今更無時節，『奼女梳妝越樣新』」，師云：「好酒不須懸望子，『醋酸何必挂葫蘆？惟有東村王大姐』」，師云：「也未有丈夫氣在，依前滿面是埃塵。」師云：「早已效顰了也。高峰老祖揚抑當時，發明向上宗眼，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顰？不合分舊、分新，分好、分醜。不肖忍俊不禁，亦和一偈：即今便是歲朝春，遍界欣欣覺一新，誰識都盧皆舊物？何須特地起情塵？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道，亦未離新舊在。』但向他道：『山僧不離新舊，慣使得新舊。闍黎若不離時，定被新舊使殺也。』」下座。

大悲誕辰，上堂。師云：「菩薩受生為何事？為度眾生出生死，生死結解惟六根，一返六解生死止。不自觀音自返聞，根塵脫落性為尊，圓通證得三真實，拔苦興慈應普門。既然如是，觀音大士降生也。且道即今在甚麼處？」拍香案一下，召大眾云：「還聞麼？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下座。

上堂。僧問：「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即今便有五戒不持底，請師一接。」師云：「我也不愛上天堂。」進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師云：「非汝境界。」進云：「只如五戒堅持、人天路絕又作麼生？」師云：「正好消息。」進云：「婬房酒肆無非清淨道場，此猶是生死岸頭事，作麼生是向上一著？」師云：「切莫亂道。」乃云：「圓凝湛寂處，殺活縱橫；殺活縱橫時，圓凝湛寂。既非二揆，且不一致。拈一句，千句百句光輝；示一機，千機百機歷落。一一全身獨露，明明百匝千重。事事無礙則

且置，獨脫一句作麼生？」良久，云：「饑來喫飯困來眠。」下座。
上堂。僧問：「日中浩浩作得主，夜間夢寐作得主，無夢無想主人公，請師指示。」師云：「待你日中夢中作得主時，即向汝道。」進云：「或有或無，將何把定？」師打云：「主也不識，說甚麼有無？」僧禮拜。師云：「你道適纔者一棒，是打在有處？打在無處？」進云：「不會。」師云：「純覺遺身，斯為第一。」乃云：「透過三空，方獲無生法忍；直施三頓，管教活脫無依。《楞嚴經》道：『此根初解，先得人空』，一拳拳倒黃鶴樓；『空性圓明，成法解脫』，一腳趯翻鸚鵡洲。法解脫已，俱空不生，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三空遣過，三頓顯真。寶華今日將有次第底三空合無次第底三頓，經即是棒，棒即是經，互相涉入，掇在諸人面前，要諸人跳釋迦老子底金剛圈、吞黃檗大師底栗棘蓬。果然吞得跳得，經依舊是經，棒依舊是棒，經還釋迦老子，棒還黃檗大師，於諸人分上總淺交涉。然雖如是，只如興化於大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言下悟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又作麼生？玅觸宣明佛子住，遺身純覺拂蒿枝。」下座。
上堂。師舉諸佛出身處話，云：「東山行水上，雲門坐斷千差；薰風自南來，佛果尋常一味。高峰道：『二老雖具頂門正眼，慤其本源，天地懸隔。』雖然，高峰也是填墨順朱，未解證龜成鱉。須知壁立萬仞處淨裸裸，平田淺艸裏峭危危，十字街頭相逢卻在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便見二老主賓互換、著著出身之機。既然如是，只如永明壽禪師道：『石牛生象子，木女孕嬰兒，諸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意作麼生？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復舉：「僧禮拜天童密雲和尚次，童云：『拜作甚麼？』僧云：『求授記作佛。』童云：『直饒作得，也是分外。』」師云：「先師雖是一期剿絕，未免語上偏枯，令者僧至今坐在萬仞峰頭轉身不得。今日寶華有求授記作佛者，但向他道：『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管教他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下座。
四月八日，檀越供法衣，請上堂。師云：「佛佛授手，咸此法衣。彌勒千丈之軀，披來不短；釋迦丈六之身，搭來不長。今日披在寶華身上，耀古騰今，光明赫奕，正偏咸稱，左右逢源，入淨入穢，現土現身，利物應機，辨魔簡異。臨濟道：『我共你入淨玅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三種國土皆是依變。諸人當知：一切佛法，教則頓漸偏圓、宗則三玄五位，皆是衣，不得在衣上認青、認黃、認赤、認白，須認著衣底人方有入作分。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寶

華今日將佛衣、法衣一時脫卻，應時即事為諸人露箇消息去也。」良久，云：「[颱-台+弗][颱-台+弗]熏風來入奏，赤條條地我為尊。」下座。

慧雲禪人請上堂。師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無明貪愛本無依，廢寢忘食成分外。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智度方便閒家具，泥牛入海杳無蹤。今日慧雲上座請寶華陞座說法以薦考妣，且道所薦底考妣是無明貪愛邪？智度方便邪？」良久，云：「當陽薦取自家底，下載清風付與誰？」下座。

上堂。云：「若論此事，忒煞現成。佛祖未出世以前也恁麼，佛祖既出世以後也恁麼，即今以至盡未來際也恁麼，亙古亙今，騎聲蓋色，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何故噇？本覺始覺，菩提涅槃，棒喝機鋒，三玄五位，盡是佛祖出世後與人應病底藥，非佛法也。須知器界則風動雲起、夜暗晝明，根身則饑食渴飲、閒坐困眠，一一現成，頭頭獨脫，曾無間於已出未出，何待佛祖出世方為佛法？秖因日用不知，向外馳求，不能迴機合本，勞他佛祖出世為汝點破、為汝證明也。昔有學人參一老宿，每入室請益，未及開口，宿便搖手云：『未在，未在，且去。』屢屢如是。一晚，學人於中夜驀然省得，歡喜無量。次早入方丈，宿見便點首云：『是也，是也。』諸人試看：還知未在，只是與他點破；是也，只是與他證明。中夜猛省，只是當人一念迴機便同本得也，幾曾有一法授受來？諸人果要脫死超生，但向未開口前迴機猛省一回，自然慶快無量。古人云：『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正是者箇時節。如何是關？即當人本無生死底是。既是本無生死，用透作麼？若不透，即有也。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本無生死底？」良久，云：「炎炎六月火生冰，夜半日輪當午炤。」下座。

理道人等請上堂。師舉：「師子端禪師有尼僧參，端云：『待來日五更來見。』至侵晨，端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悟。」師云：「端師子非女而現女身，巧為接引；尼僧雖現女身而非女，悟徹根源。所以舍利弗問天女言：『汝何不轉女身？』女言：『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俊哉！此女宛有丈夫之作。既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則求男人相亦了不可得；既男女相了不可得，則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俱了不可得；既陰、入、界、處了不可得，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俱了不可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是撥有歸無，當知本來如是。但看端師子非女而現女身，便見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也。山僧昔年曾頌云：『僧中女子，滿面慚惶；女中丈夫，一笑承當。從今醜態當回護，不必胭脂花粉妝。』大眾！作麼生是難回護底醜態？不見道：非男非女。」下座。

上堂。舉：「法海禪師參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繇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師云：「前念不生，則全體寂滅；後念不滅，則了了常知。成一切相，則法法全該；離一切相，則一法不立。須知全體寂滅時，恰恰了了常知；了了常知時，恰恰全體寂滅。成一切相底，正是一法不立；離一切相底，正是法法全該。即心名慧，便非妄覺之慧；即佛乃定，便非滯寂之定。故為定慧等持。達磨西來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之旨無過此矣。寶華亦有一偈，雖無另出手眼，不妨重為申明。」乃云：「心是本來心，佛乃當下即；一句該古今，雙修離空色。寂寂既非沉，惺惺亦非憶；脫體而現前，身心黑如墨。」下座。

結制，上堂。乃云：「九旬禁足處，掙眉努目，分明枉受劬勞；三請陞堂時，鼓舌搖脣，總是遞相鈍置。寶華今日曲順人情，既陞此座，不避譏嫌，只得將諸佛說不到底法、諸祖提不起底機，向上關、末後句，一時舉向諸人，令教一箇箇不費纖毫，向長連床上伸腳打眠，自繇自在去也。諸人急須著眼。」乃顧視大眾，以手指云：「奇哉！奇哉！一箇箇底鼻孔大頭都向下。」眾擬議，師云：「晴乾須急走，莫待雨淋頭。」便下座。

李門劉氏請上堂。舉：「釋迦佛時，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是，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師云：「還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底意麼？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還知不欲見佛，東西皆佛，乃至十指掌皆佛底意麼？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雖然，只如佛乃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者老婆因甚卻不願見至此？既不願見佛，又偏偏出現，畢竟是箇甚麼意？且現前諸人朝參暮請，萬苦千辛，打七打三，不過求見佛，卻又不得一見，畢竟過在於何？」良久，云：「罔象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下座。

上堂。舉：「雲居舜禪師在洞山會下作化主，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請開疏，若不相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舜曰：『黑漆漆地。』『磨後如何？』舜曰：『炤天炤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舜懨懨而歸，洞山問其故，舜述前語，山曰：『汝問我。』舜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云：「點即不到。舜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云：「到即不點。」乃云：「體中全具，當頭一拶最風流；用上旁通，略露目前成鈍置。須知古人

收中有放、放中有收，可貴可賤、同死同生，決不是定相法門、常流見解。未磨已磨則且置，只如洞山即今在甚麼處？一道清虛亙古今，八角磨盤空裏走。」下座。
靜鑒禪人薦楚林禪德，請上堂。云：「昔不往，今不來，白雲流水空悠哉，觸處明明無間隔，秖要當人正眼開。」乃豎起拂子，云：「者便是楚禪德，諸人還見麼？今既不來，見箇甚麼？還不見麼？昔既不往，又作麼生不見？若道見，正眼未開在；若道不見，正眼未開在。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擲下拂子，云：「大眾！」喝一喝，遂舉：「昔有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者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證。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師云：「灼然無此三物，爭解濟人？苦哉！帝釋被者女鈍置一上。若是山僧，但拈起一株花召聖姊，云：『且道者是甚麼地？』管教聖姊頓脫所見，別立生涯。」下座。
上堂。舉：「丹霞然禪師因過一院，值凝寒，遂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火向。院主偶見，訶責曰：『何得燒佛？』霞以杖撥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更請燒之。』院主自此眉鬚墮落。應菴華禪師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後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卻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高峰玅禪師云：『丹霞燒木佛，為寒所逼，豈有他哉？院主眉鬚墮落，偶爾成文，何足疑矣？若作佛法商量，管取入地獄如箭。』」師云：「應菴轉禍為福，直顯唯心；高峰見怪不怪，秖圖無事。敲枷打鎖，二翁灼有來緜，要契眉鬚墮落底意，直是未在。」乃舉拂云：「者便是院主墮下底眉鬚，諸人還見應、高二祖在拂子頭上主賓互換，各自稱尊，不能相下，獨有丹霞老人旁觀袖手，冷笑不言麼？且道笑箇甚麼？」揮拂云：「一家有事百家忙。」下座。
上堂。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道：『口上著。』既是口上著，因甚卻不傳、不然？秖為分明極。」下座。
元旦，上堂。舉：「香嚴閒禪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洞山文禪師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黑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

風流出當家。』」師云：「香嚴貧中賣富，洞山富裏顯貧，雖然一對無孔鐵鎚，只是不耐寒暑，論富論貧，殊欠大人氣度。寶華則不然。」乃起身抖擻，云：「去年也秖是者箇，不曾見甚麼貧。」又抖擻，云：「今年也秖是者箇，不曾見甚麼富。去歲今年事不差，著衣喫飯是生涯，那來貧富能增減？特地翻成眼裏華。」下座。

密運禪人薦師淨虛，請上堂。云：「此心本淨若虛空，生死難將著此中，達得根身原屬借，方知潰散不成終。常光自古熾然現，法眼從茲應念融，觸處全身無障礙，棒頭喝下顯家風。」驀拈拄杖左右點，云：「淨虛來也，急著眼。」喝一喝，下座。

體倫郭居士薦考妣，請上堂。舉：「百丈懷海禪師一日因一女子哭上法堂，丈云：『作甚麼？』女云：『父母俱喪，請師選日。』丈云：『明日來，一時埋卻。』」師云：「女子全身甲冑 直透重圍，百丈坐籌幃幄決勝千里，要得家邦平帖，須是二老始得。汾陽昭和尚頌云：『百丈山頭坐不遙，女子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當知人人分上有片清涼地，超今越古，蓋色騎聲，但向父母俱喪一時埋卻處透得，自然獨露無私去也。且如何是清涼地？問取齋主孝子郭居士。」下座。

佛誕日，養自郭居士薦親，請上堂。舉：「僧問天童密雲和尚：『大事已明，為甚麼如喪考妣？』童云：『唯我獨尊。』」師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諸人若會得如喪考妣底意，居士為你證明；若會得唯我獨尊底意，世尊為你證明；若一總俱會，天童和尚和你證明；若一總俱不會，山僧為你證明。為甚如此？箇箇頂天立地，人人鼻直眉橫。」下座。

上堂。舉：「第一代寶壽禪師問第二代寶壽云：『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二代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佛果禪師拈云：『築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色應聲，直下無私毫逗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體現。』」師云：「寶壽與麼會，佛果與麼拈，總來祇得一橛在。若要傳持正法眼藏，直須洪爐煆過始得。具眼者試辨看。」下座。

峙東郭居士三旬請上堂。云：「孔子當年壽七旬，卻從三十立其身，而今居士年三十，未審如何達性真？還知立身達性底意麼？」起身以手上下指，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我之上下察也。」下座。

上堂。舉：「道吾禪師一日往檀越家弔慰，漸源侍者拊棺云：『生邪？死邪？』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歸至途中，源攔住云：『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在。』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

道。』源便打。吾歸院云：『汝宜離此，恐知事得知不便。』源乃禮辭，隱於村院。一日，聞誦《觀音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乃大悟。」師云：「道吾垂絲下餌，意在深潭；漸源破浪離鉤，身騰碧漢。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要明恁麼事，須是恁般人。敢問大眾：既是生死不道，因甚又卻現身？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下座。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三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四

侍者　行導　編

小參

住祇陀林，為五峰學和尚起靈，小參。云：「龍換骨，蛇蛻皮，名為外道；此陰滅，彼陰生，見墮嘗情。直饒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也未是衲僧立地處在。所以，五峰和尚末後一著顯露真風，掣風掣顛，惡罵熱喝。西瓜拋出，撩天索價孰能酬？拄杖揮開，遍地吹毛誰敢近？雖然，事不孤起，禍不單行，法兄學老既然不吝慈悲，劣弟忍公難免播揚家醜。今日正當七盡起靈之辰，只得把伊鼻孔扭捏一上。大眾還見麼？」以手舉靈位，云：「不在西兮不在東，只在當人掌握中，舉起大家齊著眼。」遂燒，云：「火光三昧遍虛空。」喝一喝。

小參。云：「若論此事，猶如世間六十花甲子相似，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沒限量、絕行蹤，從今日以溯至過去，不可說不可說無量劫，覓其孰為甲子始，不能得其端倪；從今日以推至盡未來際，不可說不可說無量劫，覓其孰為甲子終，不能得其邊際；正當甲子時，覓其孰為甲、孰為子，不能得其指擬。而于中支干交互、賓主迭陳，井然不亂、渾然無涯，即始即終、即終即始，迥然出於前後兩端、始終對待之法，所以儒書亦不言始終而言終始。故知甲子一週，位位終始、時時終始、刻刻終始、息息終始，非斷非續、非促非延，智不可知、識不可識，以此說法名為不說說，以此聞法名為不聞聞，以此祝壽名為無量壽。今日蓋為江北章道友六旬壽誕渡江而來，設齋供眾，仍乞山僧開示，不覺攪動識海，遂說道理、打葛藤。如此正眼觀之，豈非一場笑具？雖然……」驀拈拄杖，云：「賴有者一著，猶未動著一絲毫在。還委悉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六十甲子數不出，一條活路透青霄，諸人休向棒頭覓。只如不向棒頭覓時如何？」呈拄杖，云：「密移一步看飛龍，原來秖是者箇賊。」卓一下。

小參。云：「天長地久，歲改月遷，人生不久，巨浪一波，幻質難留，空花半瓣。休貪目前快樂，如廁中蟲不知糞臭；莫恃人我貢高，似井底蛙那識天寬？必須實參實悟，身上著衣方免寒；若徒弄舌弄脣，口裏說食終不飽。雖然，忽有箇出來道：『我本不寒，著甚麼衣？我本不饑，說甚麼食？』時，又作麼生？」喝一喝，云：「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糢糊放過關。」

紫迴段居士薦亡室，請對靈小參。云：「在生而生，在死而死，把斷要津；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現成活計。江上芙蓉寂寞，顯發真機；庭前丹桂芬芳，全彰玅體。父母未生時也恁麼，入胎處世時也恁麼，四大分散時也恁麼，本非男女之身，亦非生滅之相，只因一念之迷，妄生情見，妄受女身，夫妻子母恩愛牽纏，橫死夭亡，傷心慘目，此亦約迷之說，據實而論，亦非別法。汝今但乘般若力，截斷愛欲流，徹證金剛正體，那來生死遷移？正當恁麼時，安身立命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云：「頭頭皆極樂，在在是西方。」下座。

住靈祐寺，冬夜小參。僧問：「工夫不得成片，求和尚指示。」師指云：「東邊是廚房，西邊是方丈。」僧擬議，師云：「又要打作兩片那？」進云：「望和尚再通箇消息。」師打云：「恁麼七通八達，又要通箇甚麼？」乃云：「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今日冬至既不是月頭，也無被賣，買甚麼牛？又不是月尾，也無牛賣，買甚麼被？只有一條拄杖子，要賣一賣，買一件物事。諸人若有，一任將來，兩手交易，不用買賣。不見道：雞兒換鹽，兩不見錢。還有麼？」一僧吹滅燭便行，一僧云：「阿誰欠少？」一僧豎起拳，一僧云：「還我拄杖來。」師云：「一總不然，一物不成，兩物現在。」便歸方丈。

小參。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師便打，僧擬議，師云：「你作父母未生前會麼？」僧禮拜，師打，云：「錯過也不知。」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云：『向者裏薦得，堪與人天為師。』佛果道：『天寧則不然，設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云：「向者裏薦得，自救不了。天童老人道：『老僧則不然，設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便棒。』」師云：「向者裏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是靈祐則又不然，設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一串穿卻。』且道與三大老是同？是別？若有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箇消息。」

除夜小參。舉：「北禪賢禪師小參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云：『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禪云：『作甚麼？』那云：『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禪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下，那便拾去，禪跳下禪床，攔胸擒住，叫云：『賊！賊！』那將帽子覆禪頂云：『天寒，且還和尚。』禪呵呵大笑，那便山去。時法昌為侍者，禪顧昌云：『者公案作麼生？』昌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又舉：「雪巖欽

禪師拈云：『活剝耕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牆塹不牢，被箇販私鹽漢子和贓捉敗。雪巖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箇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聲曲，與諸人分歲。忽有箇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皮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師云：「烹露地白牛分歲，將官路當人情，虛妝體面；烹獨角泥牛分歲，貼別人不發積，連你一齊窮。靈祐則不然，也不烹露地白牛，免得天寒地凍，將帽露頂；也不烹獨角泥牛，免得年窮歲盡，動棒勞神。既然如是，且道如何是分歲一句？諸人分上各有一頭水牯牛，須索自宰、自烹、自喫，靈祐並不敢動著一絲毫。只有一事，忽若有人來索納皮角，且作麼生酬他？若也酬得，真箇是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其或未然，有食自噇，有苦自當。靈祐且先自納去也。」拽拄杖歸方丈。

小參。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進云：「將謂和尚忘卻。」師云：「你試道看。」僧一喝，師便打，乃云：「佛法無多子，只要信得及。若也信得，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若也不信，黃金酥酪翻成大地長河。且道有何方便得直下信去？」卓拄杖，云：「一超直入如來地，水土金酥共一真。」下座。

嘉興府西渡菴小參。云：「若論此事，須向乾蘿蔔頭上信得及、把得住，直下豁然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便見眾生諸佛不隔絲毫，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所謂一念迴機便同本得，正好目朝雲漢，任運過時。雖然如是，未可為人；若要為人，須是遇人始得。所以，古人道：『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不惟瞎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傷鋒犯手。』古人謂之自了漢，又謂之自救不了，又謂之救不得底。須遇大手眼宗匠煆過，方能將本得底事打得開、收得攏，著著有出身之路，始得全提。山僧今舉幾箇古人樣子作證，一任諸人簡取。」遂舉：「洛浦元安禪師在臨濟為侍者，濟嘗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諸人還知一隻箭底意麼？便是到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底田地，所以一味迅捷，截斷天下人底舌頭。浦一日辭臨濟，濟云：『甚麼處去？』浦云：『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者箇便去。』浦便喝，濟便打，浦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座，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籧篨裏淹殺？』搖頭擺尾赤梢鱗，豈不灑落透脫？若是今時杜撰長老，便好印證了，傳他拂子，教他學做頌古、學做小參，作出世張本，因甚臨濟道不知向誰家籧篨裏淹殺？浦遊遍諸方，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浦接得便坐，卻再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豈不是

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底？僧回舉似，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諸人試看，洛浦到者田地，夾山尚云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者，豈謂洛浦全無見處？山僧因判大慧聞熏風南來話，忽得前後際斷處，為自救不了。今時杜撰長老謂熏風南來，此則話為天下叢林所共知聞，為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謂山僧判謂在師家用處三句一時說，今就大慧悟處合法斷之，即所謂自救不了語，為穿鑿、為套頭，豈古人荅此話時作意謂我此荅話已具三句，亦令人自救不了？謂如此批判，寧不瞎將來眼，為千百世法門之罪人云云，可謂不智之極。胡不思從上古今批判公案者甚多，乃旁人判之之辭，豈謂荅話時作意云我此荅話已具三句，亦令人自救不了？若如此誣陷山僧，則從上古今批判公案者何不盡用此話闢他？乃山僧批判底便扭捏道荅話時作此意來，雖然便道古人荅話先作此意，亦不妨有據。何故鏨？佛果舉東山水上行話，令大慧參，凡四十二日，凡下四十九語，佛果皆不肯，乃自上堂，特特舉熏風自南來話別之。果見大慧前後際斷，死了不活，豈不似荅話時作意？謂我此荅話已具三句，亦令大慧自救不了者，卻似拏得定底一般，豈似汝杜撰盲瞎，以豎拳為體、一喝為用？轉一箇身謂之脫體無依、謂之向上事，鼻孔大頭垂謂之本分句等，實法繫人，斷佛慧命。須知到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底田地，正要師承，若不遇人，正夾山所謂救不得也。夾山卻令人伺洛浦出菴，便與燒卻。越三日，浦果出菴來，人報曰：『菴中火起。』浦亦不顧，豈不是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底？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豈不是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底？山曰：『住！住！且莫艸艸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浦因茲服膺。諸人試看，洛浦解截斷天下人舌頭，豈不正是坐在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處？所以凡人問著，亦解轉身當陽一喝，饒你千轉萬轉、千喝萬喝，只是者箇意思。今時自號為正傳者不過如此，所以夾山明眼能向咽喉上捏住洛浦。更有天童宏智禪師洞徹今古，為伊頌出云：『搖頭擺尾赤梢鱗，脫體無依解轉身。』此豈不是今時人底見處？截斷舌頭饒有術，拽迴鼻孔妙通神。他又作麼生會？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前兮花卉常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教他更參三生六十劫，亦未夢見在。諸人當知，搖頭擺尾赤梢鱗，脫體無依解轉身，不是無有悟處，只因綱宗未透，所以謂之救不得底，亦謂之自救不了，亦謂之自了漢者，便是一箇樣子。又佛果跋示大慧法語後云：『杲首座昔游叢林，遍見大有道之

士，軒昂騰踏，不可羈縻。宣和中，余被旨領天寧，渠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常。陞座，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即大瞥然。』諸人試看，既大瞥然，豈謂其非灑落透脫、無意路知解也？為甚不印證？付拂子，乃又云：『自爾命於方丈側，寅夕與之煆煉，以白雲老師昔所示有句無句話，渠盡伎倆百種開展悉列下。』諸人試看，大慧參禪二十年，今又悟矣，到者裏豈不會豎拳、會喝、會轉身邪？佛果毫不肯他，畢竟是甚麼意思？又云：『幾乎以為心倖移換，初無實地。』此正山僧舉唱綱宗，今時以山僧為未有的見者一般地步。又云：『因志誠語之，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謗，使更絕意探賾，當不較多。』」師乃長嘆云：「佛果、佛鑑、大慧是何等人品？五祖佛果是何等師承？尚云昔佛鑑與余正興是謗，何況當今之世？山僧舉此末後大事，大似一孤弱之木撐大廈於傾頹之際，焉得不遭其毀闢？又云：『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機籌，知見玄妙，因為渠云：「正好參禪也。」』諸人試看，至此方盡脫去機籌，知見玄妙，則前面悟處豈不是自救不了？又云：『即踴躍向前，從頭一一加針錐，始浩然大徹。余不喜得人，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覷得透底，可以起臨濟正宗。』諸人試看，至此方云覷透正法眼藏，則前面悟處未透可知，豈不是自救不了者？又是一箇樣子。山僧以一十五年苦心，一朝覷透，不敢自秘，誓死弘揚，盡力發揮，公天下於末法之際。今自閩回，將他往覓一茆地，山主徐氏父子乞舉揚大法，山僧因風吹火，不覺舉及此。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南華寺小參。師云：「日輪正當午，虛空絕點埃，若道更無別箇，早添一點了也。所以，認箇明歷歷、露堂堂，猶是鬼窟裏底活計。到者裏，須有箇透脫處，方得光明燦爛、燦爛光明，情與無情一時成佛，真金土塊、煆與未煆向甚麼處分？若也未透，須是全身放下，不教一物存留，自然一踏到底；倘不放下，未免迷頭認影。若已透得，亦不可放過；倘一放過，暫時不在，如同死人，直得如大死卻活一般，無一點氣息、無一毫滲漏，二六時中似水合水、似空合空，方有少許相應分。曹溪今日說平實禪，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菴內不知菴外事，歸家穩坐絕商量。」

陞座，小參。師云：「法是體，佛是用；佛是體，法是用。未悟以前，先法後佛，眾生度盡恒沙佛；既悟以後，先佛後法，諸佛何曾度一人？所以經云：『諸佛無所師，惟師寂滅法。』還知寂滅法麼？便是一切眾生之實體。諸佛既以此為知，豈不是眾生度盡恒沙佛？又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還知無法可說麼？秖為一切眾生本體即佛，非可說亦不用說故。既無法可說，則亦無生可度，豈不是諸佛何曾度一人？到者裏，或佛、或法，或先、或後，盡是

虛名，俱無實義。但透得箇無實義，自然心智路絕，凡聖俱離，喚作無住本，亦喚作金剛智。雖無一切聖凡佛法名字，能與一切聖凡佛法安名立字；雖建立一切聖凡佛法，其實不是凡、不是聖，亦不是佛、不是法。所以云：『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又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如今盡道《金剛經》乃釋迦成佛之後般若會上方說此經，因甚經中卻道佛法盡從此出？既佛法盡從此出，則威音王以後先佛宣揚、後佛相續即得。若威音王以前最初一人成佛時，此經是何人宣演？且將甚麼為此經？若恁麼疑著，只認箇報化佛邊黃卷赤軸、心思言議底為此經，未夢見此經在。不見古人道：『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佛乃覺悟之意，悟既落第二，豈不是未有佛法先有第一底此經？且如何是第一底此經？」良久，云：「待汝諸人悟時與汝說破。」下座。

小參。僧問：「如何是黑月以前事？」師云：「無人識得渠。」進云：「如何是白月沒後事？」師云：「無人接得渠。」進云：「黑白既分，前後際斷，且道者一著落在甚麼處？」師云：「分身兩處看，不動一絲毫。」僧擬進語，師卓拄杖云：「洞山猶在。」問：「和尚說法薦亡僧，未審亡僧還知也未？」師云：「你還見麼？」僧擬議，師打云：「好與一齊燒去。」僧便喝，師云：「賊過後興兵。」問：「觀一塵遍法界之內，觀法界於一塵之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無面目人分上事。」進云：「為甚麼踏在腳下？」師云：「非你境界。」僧禮拜起，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失卻了也。」問：「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金剛圈作麼生跳？栗棘蓬作麼生吞？」師云：「喚甚麼作世諦？」僧擬議，師喝云：「果然吞跳不得。」遂舉：「兜率悅禪師三問云：『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師一喝。「又云：『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師又喝。「又云：『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師又喝。良久，復喝一喝，云：「恁麼當陽直透，名為向上全提，徹見自性，透脫生死，知得去處，以至百千法門、無量玅義，無不在者一毫頭上透頂透底。所謂一句通，千句百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百機一時透，堪與祖佛為師。諸人還委悉麼？若未委悉，不免放開一線，剖露分明。」乃云：「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六根收不得，三句豈能該？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應以比丘身說法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若向者裏透得去，二六時中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處處截斷眾流、時時壁立千仞，堪與人

天為師。諸人還委悉麼？若未委悉，不免更為落草註解去也。今日蓋為大癡、不意二亡僧估唱衣單，設齋供眾，因大癡為眾持缽江右，冒疾身亡，臨命終時覺得生死未穩，托同行者轉乞山僧舉揚般若，以資冥力。山僧今陞曲彔床對眾叨咀，使存亡普利，現前大眾各各腰包頂笠，涉水登山，到曹溪朝參暮叩，無非為圖超脫生死，明心見性。且道性作麼生見？者箇如眼不自見、刀不自割、水不自洗。從來性不見性者，你但直下恁麼了得，名為見性，不待臨命終時眼光落地方脫生死，即今早已眼光落地脫生死了也。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今既透脫，四大分離時自然知得去處。試問諸人：且道還有去處也無？若有去處，未為透脫；若無去處，亦非透脫。山僧適纔道：應以比丘身說法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若向者裏見得，方知古人道：『不變易處去，去亦不變易。』昔日佛果禪師會下有道祖首座，一日為眾入室，座忽問云：『生死到來，如何迴避？』眾無對，座擲下拂子，奄然而逝，眾皆眙愕。佛果聞之至，召云：『祖首座。』座張目視之，果云：『抖擻精神透關去。』請看祖首座於生死門頭恁麼直捷，佛果尚囑他抖擻精神，不過恐其有異緣耳。諸人當知，不必待四大分離時方抖擻精神透關，即今二六時中直須心心不觸物、念念無處所，方有少許相應分。不見古人云：『日夜精勤恐緣差。』故今時諸方說法不是滯在無得失處，便是滯在有得失處。曹溪則不然，有得失、無得失，總無有剩得底法。適來者些說話明破，不堪落艸死語，正所謂自救不了者。然若也直恁透得，說甚第一、第二？佛祖人天早已一時轉向腳跟下踏倒了也。還委悉麼？如未委悉，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復召大眾，云：「久立，珍重。」下座。

寶華寺小參。僧問：「巍巍堂堂，當下不能承當，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只為多了者些閒家具。」進云：「簡點將來也不多。」師打，云：「為甚麼不承當？」僧無語，師乃云：「若論此事，須似雲開日出，方得無分別智現前。從無分別中終日分別，正分別此無分別底，謂之無舌人語；以無分別中能生種種分別，謂之根本智；從無分別智後得有分別，所以有分別智謂之後得。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者裏何處著得思惟分別來？若也透得，豈不是無分別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只者豈不是分別？然正分別此無分別底，所以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纔開口便打出。者裏又何處著得思惟分別來？若也透得，豈不是無分別智？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

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纔開口便打出。只者，豈不是分別者無分別底？所以從上古人亦有領略其旨，未能得到無分別田地，命根不斷，活了不死，不得受用。所以道：『如人斫樹，須根上一刀，則命根方斷。』又有得到無分別境界，一坐坐住，快活自在，更不理會。雖或解截斷天下人舌頭，不解無舌人語，總皆死了不活。所以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者裏截斷天下人舌頭，正是無舌人語；無舌人語，正截斷天下人舌頭。若非死盡偷心，囚地一下透脫淨盡，安得有此真實受用？從上為人方便，已盡情向諸人傾倒了也。只是者一下子，無人替汝著力。珍重！」

小參。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得過。』」師頌云：「中間打處了門頭，古廟還須躲過休，覿面不教蹤蹟現，要玄的旨為君酬。」復舉：「五祖演謁圓炤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此話，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頌云：「他緣須問他家得，圓炤口門何太窄？躲雨生涯放處收，令人千古追完壁。」又舉：「五祖演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頌云：「中書堂裏商量事，十字街頭莫問人，直下便知迴避處，卒風暴雨不沾身。」復云：「諸人還知四面八方來時，興化打中間底意麼？龍袖拂開全體現。還知途遇卒風暴雨，向古廟裏躲得過底意麼？象王行處絕狐蹤。還知圓炤道『臨濟下因緣，須問他家兒孫』底意麼？外甥終是不肖。還知浮山道『三家村裏人，向十字街頭問中書堂裏事』底意麼？從來不許妄通。諸人若會得圓炤底意，便會得浮山底意；會得圓炤、浮山底意，便會得興化底意，各有通天大路，了無毫髮差殊。近時有因圓炤此是濟下因緣之語，一味逐塊，將謂實有箇口耳傳授之法，判為諸家不相沿襲，而亦不相附會。何不思圓炤以雲門兒孫既以濟下因緣為辭，不相沿襲附會，不與他說，則浮山乃臨濟兒孫，因甚以中書堂事為辭，更不與他說？難道也是不相沿襲附會麼？殊不知躲雨消息，父子不傳，圓炤、浮山恁麼地早已漏洩了也，只為五祖力不能勝，所以當面錯過。山僧今日不妨更舉從上數則機緣為證，方知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不見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百丈海，海云：『我到者裏卻不會。』僧

回，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又僧問雪峰：『臨濟四喝，意旨如何？』峰云：『我初發足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師化去，不及見之。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他兒孫問之。』僧以問南院，述雪峰常遣之之意，南院望雪峰再拜云：『和尚真善知識。』諸人還知南院道和尚真善知識底語麼？便是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底一般。試看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馬祖因甚道箇今日勞倦，不與他說？至問西堂、百丈，因甚也不說，一箇道頭痛，一箇道不會？及回舉似馬祖，又不見與他說離四句、絕百非底西來意何如？但就西堂、百丈兩人底話作箇斷辭道：『藏頭白，海頭黑。』又看僧問臨濟四喝，雪峰因甚道大師遷化不及見，不與他說？及問南院，又不見與他說四喝？如何只就雪峰底話作箇讚詞道：『和尚真善知識。』只者些子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得跳得，臨濟三玄三要、曹洞五位君臣、溈仰圓相、法眼六相義、雲門三句一句，不用沿襲附會，自然如水乳合，無不透盡。所謂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也。若以雪峰不說為諸宗不相沿襲附會，南院乃臨濟兒孫，因甚也不與他說？法印不從人處得，白拈手段許誰知？」

小參。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缽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云：『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頭去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師云：「大眾！還知德山低頭歸方丈并巖頭密啟底意麼？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豈不是默時便是說？還知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又云：『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以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并德山云：『你不肯老僧那？』與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底意麼？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豈不是說時便是默？所以雪竇道：『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卻物為上，逐物為下，你默我說，你說我默，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便是者箇意。說是誑，默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所以五祖演道：『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近日博山拈云：『密啟底意作麼道？電舌雷聲宣揚不及。』說箇電舌雷聲，豈不是描也？畫也？既電舌雷聲宣揚不及，豈不是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底？今有人生平只認著箇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底主人公為事，及乎他見博山道電舌雷聲宣揚不及，呵其不審公案語脈，以快速說道理誤賺人，難道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也是快速底道理麼？乃自逞解譏呵

人，且復自頌云：『低頭歸室坐孤幽，巖老要渠作濟舟，密啟意兮將直剖，明朝說法便如流。』據此，則低頭歸室真箇是德山不會，尚不是說法濟舟、巖頭密啟，是有箇要德山說法利人底話密向德山說了，所以明日陞座便會得接人言句，謂之果與尋常不同。他底杜撰如此，焉得不以他人為謬？殊不知德山低頭歸方丈，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雪峰著了暗箭猶不自知，舉向巖頭，巖頭恐他向死水裏坐殺，乃與當陽提起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正古人所謂泛鐵船底意。殺活同時，雙明雙暗，只是孤危峭峻，難以明破摶量，惟有同得同證者點著便知落處。所以天童宏智禪師頌云：『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近日又聞呵責宏智道：『德山父子何曾含糊？是你含糊。』乃陞座，舉此公案從頭著語種種邪解，復有一頌云：『去來托缽自全身，未審如何接得人？隱顯兩番巖老語，明朝再見句分明。』他以句分明三字擬破宏智太含糊。他此一頌并所著語，一味逐塊全是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宏智太含糊，即婆婆和和、有句無句、明暗雙雙底意，所以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洞山云：『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溈山云：『有句無句如滕倚樹。』將知演說諸法實無所說，有所說是野干鳴，無所說是獅子吼。宏智太含糊，豈不是獅子吼？他反欲以句分明底野干鳴破之，多見莫不知量也。正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諸人還知杜撰底病痛處麼？便是不曾透得末後句，所以命根不斷，隨語生解。見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他將謂實有說法接人之句，便著語云：『要驗轉身句。』殊不知只者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便是巖頭底轉身句也，便是巖頭底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句也，便是巖頭底天下人不奈伊何句也。所以道：卻物為上，逐物為下。不見當年兜率悅問張無盡道：『秖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無邪？』張云：『有。』悅大笑。今云：『要驗轉身句。』又云：『明朝再見句分明，好與無盡一坑埋卻。』無盡因兜率一笑，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有頌云：『鼓寂鐘沉托缽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既道語如雷，曾向你說箇甚麼來？豈不是婆婆和和、有句無句而太含糊底？又恐你不會語如雷底意，乃隨語生解，將謂被巖頭一拶，明朝德山實有說法之句，他便捏住咽喉，向命根下一刀，云：『果然秖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他既悟了出語，自有為人底方便、活人底眼目。下箇果然莫是四字，正是挑出你那隨語生解底賢，為你一時刮去了也。如是，則果與尋常不同。莫是真有箇末後句，曾受巖頭密啟來麼？你莫開眼做夢好。山僧己巳冬曾以此頌請益先師，先師云：

『你道他下箇果然莫是四字是甚麼意？』山僧即時便領會得，乃作頌呈云：『托回休去已全彰，活得三年雪上霜，直令後代守株客，踢翻溺器沸如湯。』先師正之，時山僧雖未實證，意解所到，頌亦頗似。既末後句是雪上霜，豈可道德山低頭歸方丈，未是接人麼？既是沸如湯，豈容得你杜撰差排，逐節生解麼？山僧今復別其說，為伊刮目。」乃云：「去來托缽自全身，步步全提善誘人，明日陞堂不同處，舌頭無骨峭嶙峋。」下座。

小參。云：「今日蓋為薦亡說法，與諸人據實商量者件生死大事。還知生死皆汝自身變現而有，非汝四大五蘊而有生死麼？何故噇？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因汝不明本空非有，昧卻本來面目，於自身中忽現四大五蘊之相，凡夫認為實有，二乘破有歸空，盡屬斷常二見，便見生死輪迴。如云無常時，拋卻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此是離卻四大五蘊別有，猶為二乘外道之量。須知既是本空非有，又用離作甚麼？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所以，古人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又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言說心相總從變現而起，諸人但將變現底根一刀截斷，則二六時中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便見本來面目灼然，與法界無有一異之可得，便是超生脫死底時節。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者豈不是忘心同法界底？者豈不是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底？何不恁麼直下搆去，將從前所學明昧兩岐底言句實法一時吐卻去？諸人還知此事不用言句麼？但知作佛，愁甚麼眾生？」下座。

平侯鄧居士請小參。僧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我不曾向你說甚麼。」進云：「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你作麼生會？」進云：「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打云：「一棒打殺。」乃云：「明明向你道尚是不會，何況蓋覆將來？你諸人向甚處摸索？不見臨濟云：『你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山入，未證據者看看。』豈不是明明向道底？石霜在方丈內坐，僧在窗外問云：『咫尺之間為甚不睹師顏？』霜云：『遍界不曾藏。』僧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豈不是明明向道底？黃山谷參晦堂，堂云：『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居士如何會？』谷擬對，堂云：『不是，不是。』谷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云：『聞木稚花香麼？』谷云：『聞。』堂云：『吾無隱乎爾。』谷有省。者豈不是明明向道底？韓文公參大顛，問：『和尚春秋多少？』顛提起數珠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首，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復見顛，理前問，顛亦扣齒三

下。者豈不是明明向道底？所以臨濟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炤無邊說似他。』又不見僧問臨濟：『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床扭住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便歸方丈。者豈不是蓋覆將來底？石霜聞雪峰之語，乃云：『者老漢著甚死急？』峰聞乃云：『老僧罪過。』者豈不是蓋覆將來底？黃山谷後參死心，心問云：『死心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谷無語，心約出云：『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者豈不是蓋覆將來底？韓文公見顛扣齒，乃云：『元來佛法無兩般。』顛云：『是何道理？』公云：『適來首座亦如是。』顛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云：『是。』顛乃打趁出院。者豈不是蓋覆將來底？所以臨濟道：『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從上古人箇箇頭正尾正都透到者裏，若不到者裏，雖或得箇入處，祇是平常性相，謂之明前不明後。試看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睹師顏？』豈不是孔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底意？』石霜道：『遍界不曾藏。』豈不是孔子道『吾無隱乎爾』底意？雪峰道：『甚麼處不是石霜？』豈不是孔子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底意？若只恁麼，何有吾宗？須知古人末後全提，如石霜云：『者老漢著甚死急？』雪峰云『老僧罪過』等，無論諸子百家未聞其說，即一大藏教中亦所罕有。諸老若非有此一著，何以承當從上教外別傳底事？且別傳底意作麼生？」良久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下座。

除夜，小參。僧問：「大解脫底人還隨遷變也無？」師云：「隨。」進云：「既是大解脫底人，為甚麼隨遷變？」師云：「為汝妄想。」進云：「不將爆竹催殘臘，且聽新調律呂家。」師云：「果然妄想。」問：「年窮歲盡則不問，推門落臼事如何？」師云：「東家著焰爐，西家放爆竹。」進云：「爆竹後如何？」師云：「相隨來也。」乃云：「歲盡年窮，諸事已畢，既無官錢私債逼迫亂心，又無歌舞伎樂歡娛縱意，數莖蘿菜、幾盞麤茶與大眾分歲，此我林下人辦住世間事，辦到臘月三十日底受用處。一旦無常，眾緣淨盡，無生死可怖、無涅槃可趨，閻羅王引身自退，天鼓樂無處來迎，自在自繇，全體獨脫，此我林下人辦出世間事，辦到臨命終時底受用處。所以，古人以臨命終時一著喻之臘月三十日。然既作箇譬喻，未免世間受用與出世間受用打作兩橛。且如何是世、出世間受用？」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四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　行導　編

小參

結夏小參。云：「妙高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峰頭諸祖略容話會。妙高頂者，不落言議、不涉思惟，當陽一提，直下便了。所以尋常上堂乃提綱撮要，便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以第一義即玅高頂，故今日小參不用此語。以小參即第二峰頭，於無言處演言、無事處演事，乃落艸之談，故落艸之談正談此玅高頂上之事。何為事？當人各各自己腳跟下有一段赤條條地，不挂寸絲，內不屬見聞覺知、外不屬色香味觸，父母未生時不曾帶一物來、四大分散後亦不帶一物去，都盧只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如今要得明取，但將此身細細體究我今現在血肉之身是有、是無？與我本來面目是一、是二？若道是有，未生已前並不曾將得來，如何說得有？若道是無，如今歷歷現在，如何說得無？若道是一，四大散壞時，豈可本來面目亦隨之斷滅？既不斷滅，如何說得一？若道是二，現今動轉施為、喜笑怒罵一步也少他不得，如何說得二？且既有二相，則四大遷壞、本性不壞，遂成心外之法。畢竟作麼生在生死法中得明無生無死之法去？只恁麼參取，不可離卻世法、別參佛法。要知一切事究竟堅固，行時只參行底、坐時只參坐底、喜時即參喜底、怒時即參怒底、一切時即參一切時底，但將有無一二底路頭翻來覆去、覆去翻來，忽然遇著箇無面目漢向你道：『你作有無一二會那？』自然腳跟下七通八達。」下座。

小參。舉：「本仁禪師上堂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仁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向者裏會得，有箇入處。』」師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鑄印銷印，不隔一瞬。只如者僧問聲不是聲，本仁因甚卻道喚作色得麼？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解夏，密運禪人為薦亡徒重淵舉，請小參。云：「若論此事，須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形神俱化，性相一如。如重淵困龍，一舉而登九霄之上，不惟他人不知其所以然，即龍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到者裏，天堂地獄俱為遊戲之場，佛國魔宮不見毫釐之隔，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者，便是今日為薦重淵舉禪人報緣已盡、撒手自在底意，又是現前大眾九旬禁足安居、今朝解制自恣底意。諸人當

知，果得恁麼說，甚超生脫死、結制解制？幸自無瘡，勿傷之也。若也未得，直須距定腳跟，朝參暮請，不論年月短長，制期解結，坐斷凡聖路頭，遠離心識窠窟，參到瓜熟蒂落，囚地一聲時節，方得去住自繇。若是弄業識團，將古今公案依依稀稀、彷彷彿彿，配合在斷常坑裏，點胸自肯，道他是箇有見地底。殊不知，饒你見解過於佛祖，說得盛水不漏，只是見識，非見地也。說食不能飽人，如何敵得生死？莫道生死，便是一場熱病，手腳忙亂，有辱法門，取笑識者矣。然未至於死，好為人師，猶自遮掩，至眼光落地時，如落湯螃蟹相似，不是怨參禪無用，便是悔自己不曾做得死工夫，以致今日者往往皆然，噬臍何及？寶華恁麼告報諸人，因地若真，自然徹底信得及；若信不及，諸方大有不正因底魔種子。向村市裏、闤闠中開箇飯舖，聚卻五七百箇瞎禪和，付他三五十箇瞎徒弟，滿街滿村盡是拂子，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聚在一處，爭名爭利，甚至爭院子、爭法子，大似糞中蟲，真箇臭不可聞、惡不可見，猶不自知醜，覺得門庭熱鬧，還自誇道行於世，乃禪販之徒。汝不妨趁此東去西去，徑往那裏去。何以故？不見道：『方以類聚。』」下座。

小參。云：「今日蓋為李智茂薦亡父淨超請山僧說法，山僧無法可說，只將淨超立地處為諸人點破而已。」乃豎拂，云：「諸人還見淨超麼？破十方之格，千里即在目前；磨三世之稜，過去即為現在。一處見得，則處處見得；一人見得，則人人見得。既無世界之隔越，那有生死之遷移？不待山僧開口、不待諸人動念，上至十方諸佛、下至六道四生，一一面目圓成、一一根源透露，方知今日一會存亡獲益、僧俗沾恩，功德莫此為大。其或未然，但請諸人各各回光自炤。」良久，云：「頂門具有本來父，一念淨證一切超。」下座。

行秉王氏薦亡，請小參。舉：「西天九祖伏馱密多問八祖佛陀難提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祖荅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師云：「函蓋相應、箭鋒相拄則不無，二祖若是上報重恩、下拔苦趣，更須知有覿面提持、最親最道底在。還有道得諦當者麼？與你一分齋。」下座。

住金陵祇陀林，晚參。舉無著文喜禪師遊五臺機緣，至喫茶次，老人舉起玻璃盞，云：「南方還有者箇麼？」著云：「無。」老人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語。師云：「祇陀當時若是無著，便與倒身三拜，云：『多謝老人，文喜今日實為罕遇。』從來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直把者老人活埋在二鐵圍下，永無出頭分。

敢問大眾：既然如此拜謝、如此讚歎，可謂啐啄同時、主賓道合，因甚卻道把者老人活埋鐵圍無出頭分？還知落處麼？臨機各各全意氣，大丈夫見豈自乖？」

晚參。舉趙州喫茶話畢，乃云：「未到喫茶曾到茶，趙州院主要分拏，不消一盞淡黃水，普潤咽喉不溼牙。大眾！既是普潤咽喉，因甚又不溼牙？」良久，云：「青氈原是吾家物，提起令人翻見疏。」

晚參。居士問：「如何是出生死底路徑？」師云：「看腳下。」士云：「此猶未是出生死底路徑。」師云：「是你錯認作路徑。」士又問：「畢竟如何是出生死底路徑？」師云：「退後三步。」士進前三步，師云：「你既來問我，又不肯依我，如何出得生死？」士便喝，師便打，乃云：「參禪做工夫，未得箇倒斷處，須得箇倒斷處；既得箇倒斷處，須得箇出身處。徒知出身而不得倒斷，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徒知倒斷而不得出身，不入驚人浪，難尋得意魚。其未倒斷也，縱使機鋒迅捷，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爭奈自疑不了，徒為戲論？其未出身也，直饒坐斷十方，開口便棒、入門便喝，爭奈傷鋒犯手，無自繇分？直須一一透過，倒斷處即是出身處，出身處即是倒斷處。若在衲僧門下，猶屬建化門庭，更須拈向一邊，直提向上。且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晚參。云：「見到用不到，只為沒有師承，此人有眼無手；用到見不到，只為工夫不到，此人有手無眼。忽然見到用到時如何？如無手人行拳，如無眼人看戲。雖然，祇陀恁麼道，也是拗曲作直，阿誰無手行甚麼拳？阿誰無眼看甚麼戲？」監院問：「阿誰是甚麼？」師云：「不喚作監院。」院云：「爭奈已喚作監院何？」師打云：「更問甚麼阿誰？」

指薪禪人為先祖週年懺悔，請晚參。薪問：「請和尚與先師祖相見。」師云：「懺悔久矣。」進云：「何不荅話？」師云：「你患啞。」薪禮拜，師云：「不惟患啞，又且患聾。」乃云：「生從何來？露柱笑哈哈；死從何去？生鐵被蟲蛀。會得也，無福不增；若不會，無罪不滅。今因指薪禪人為先祖去世一週，乞山僧說法懺悔超薦，且道意作麼生？莫是生死一如、罪福無間麼？若恁麼，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聱？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祖恩。」

晚參。舉古德喫油餈話，云：「不出方丈門，便得油餈喫，若非莊主來，誰為你證實？」作拈油餈勢，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諸人各自飽欣欣，何必南奔又北奔？」

晚參。舉趙州鬥劣不鬥勝話，云：「文遠勝裏輸，明輸暗勝；趙州輸裏勝，明勝暗輸。纔勝即輸輸即勝，算來果子都無分，而今拈出大家看，動著些兒成話柄。咄！誰話柄？阿誰無分？」

上生寺，晚參。「今夜元宵節，家家盡點燈，曹山油燭少，普請放光明。仔細看來，大似因貧致富，枉尺直尋。何故噇？不見道：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過舒城，聞濤菴，晚參。云：「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為人。德山入門便棒，如天普蓋；臨濟入門便喝，似地普擎，終不落二落三，誤賺人家男女。若是隨機引導，自有三乘十二分教、世尊一大藏無不備攝。德山擔疏鈔出蜀，臨濟熟遊講肆，豈是不識隨機，一味顢頇棒喝？都緣各各證到本分田地，所以發此機要。今人自無實悟，妄立功勳、妄分利鈍，乃云：『久參者施之棒喝，初學者不宜；賢智者施之棒喝，愚不肖者不得。』殊不知本分為人，如天降雨，不以江海之能容而多、不以高陸之不容而少，縱使高陸必溢，亦沾其潤，豈可以高陸之必溢咎天雨之不宜？宗師家眼光爍破四天下，非不知久參上士一點便知，中下之流如聾若啞，乃不分利鈍，開口便棒、入門便喝，雖不能直下領荷，般若種子早已深入骨髓，所謂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前有俗士等屢屢以概施棒喝為口舌，山僧固未嘗概施棒喝、亦未嘗不概施棒喝，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笑一嗔，何處不是棒喝？亦何處謂之棒喝？若以棒喝為棒喝，以動靜語默笑嗔為動靜語默笑嗔者，皆未知棒喝下落。如知棒喝下落，則盡大地人若僧若俗、若男若女，何者不合喫棒？即今晚世俊徐居士為追薦先考，乞山僧晚參開示，速令超脫。山僧別無開示，要得超脫，亦與汝先君一棒。敢問汝：先君去世已有年，且將甚麼來喫棒？」卓拄杖，云：「生也如是，死也如是。」

寶華寺，晚參。舉：「藥山參馬祖，問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藥山言下契悟。」師云：「是與不是且止。」乃豎起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馬祖麼？」眾擬下語，師擲下云：「過去久矣。」便歸方丈。

晚參。師舉：「鼓山珪禪師參佛眼，職堂司。一日，問眼云：『絕對待時如何？』眼云：『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山罔措。眼晚至堂司，山理前話，眼云：『閒言語。』山遂大悟。」師云：「作麼生是佛眼用處？作麼生是鼓山悟處？」令眾下語，不契，師代前語云：「鑄印還銷印，機前正眼明。」代後語云：「從今後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

晚參。眾立久之，師忽云：「正當恁麼時，還有知得落處者麼？」眾下語不契，師云：「內心不取證，外境自安閒。」

大眾晚參畢，師云：「天寒，各請歸堂。」維那拜辭云：「求之不得。」次日又參畢，師又云云。那又拜辭云：「大似隨人轉。」師云：「求之不得。世諦嘗情，大似隨人轉。強作主宰，俱已墮坑落塹了也。作麼生下得一語救取維那？」眾下語不契，師代云：「賣俏作麼？」

晚參。舉：「有一老僧命二徒肩輿而行，中途有人問云：『既是和尚，為甚麼抬和尚？』」僧皆無語，師令眾代語，一僧云：「手下無人身不貴。」一僧云：「因我得抬他。」一僧云：「天共白雲曉。」師皆不諾，乃代云：「不可抬別人去也。」復頌云：「本來同體如天普，莫不尊親故配天，豈可反教抬別去？兩肩四足盡茫然。」

晚參。舉：「玄沙與天龍上山次，見一虎，天龍云：『和尚！虎。』玄沙云：『是汝虎話。』」又舉：「雪竇云：『要與人天為師，面前端的是虎話。』」令眾下語。一僧問：「適如和尚見虎時如何？」師云：「我從來不見者惡物。」僧云：「恁麼則怕他也。」師云：「見尚不見，怕箇甚麼？」乃云：「玄沙見虎，道是汝觸事知歸；雪竇見虎，只是虎頭頭得活。且如寶華見虎底意作麼生？從來不見者惡物，惟許太平人共知。」

晚參。舉：「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像，因問院主云：『此是何功德？』主云：『護國天王。』人云：『秖護此國，遍護餘國。』主云：『在秦為秦，在楚為楚。』人云：『前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也？』主無對。」師代，指天王云：「何得當面諱卻？」

晚參。舉：「有僧持缽到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卻被狗咬？』」令眾下語。一僧云：「太尊貴生。」一僧云：「太襤褸生。」師云：「太尊貴生，廣額屠兒成佛；太襤褸生，二祖大師還債。分疆裂土則不無，二僧要且未解，坐斷天下人舌頭在。若是寶華，但與拈起袈裟角云：『可貴可賤。』」復頌云：「拜相白衣人易見，簪纓落魄許誰知？不須特地誇珍御，狗咬全同敝垢時。」

晚參。舉：「佛果、佛鑑、佛眼一晚侍五祖演於亭上語話，及歸室，燈已滅，演於暗中云：『各各下一轉語。』佛鑑云：『彩鳳舞丹霄。』佛眼云：『鐵蛇橫古路。』佛果云：『看腳下。』演云：『滅吾宗者，克勤耳。(克勤乃佛果諱也。)』」師云：「三人下語，各各俱有出身之路，雖無得失，卻有親疏，所以五祖演獨美佛果。雖然如是，一鏃破三關。諸人但透得佛果底，則鑑、眼二語自明。且

如正當燈滅室暗時，佛果道：『看腳下。』意作麼生？」眾下語不契，師云：「些些纔透露，天地盡光輝。」
晚參。舉：「鼓山珪禪師在佛眼會下作維那，一日侍眼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云：『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眼晚落堂，珪理前話，眼云：『閒言語。』珪遂大悟。」師云：「作麼生是鼓山珪底悟處？」眾下語不契，師云：「白椎依舊是維那。」
晚參。舉：「佛果在五祖演會下作侍者，偶出外，會郎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果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果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果忽有省，遽出，見雞飛鼓翼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師云：「且道提刑秖認得聲，與佛果此豈不是聲？淆訛在甚麼處？」乃云：「千聞不如一見。」復頌云：「雞飛鼓翼鳴，側耳成大錯，覿面證來親，腳跟空索索。」
一晚，大眾參禮畢，立次，師云：「你們八字擺開，立在者裏，卻像我欠你底債相似，不知我沒有甚麼酬還得你們。」久之，眾不去，師云：「你們立在者裏也好，不見道欠債嘗見面？」有僧出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云：「我被你一逼，直要上釣。」又僧問：「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意旨如何？」師云：「胡餅裏討甚麼汁？」眾僧問答久之，多散去，惟二十餘眾耐久不去，師顧云：「你者些人倒是會討債底，我如今也沒奈你何，一齊還了你們去罷。」乃起身抖擻，便歸臥室。
一晚普茶次，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秖是饅頭。』」師云：「雲門慈悲深厚，令人展轉難明，寶華淺露些兒，直與諸人註破。」乃舉起茶鍾，召大眾云：「還見麼？」擲下云：「不是茶鍾便了，說甚麼果楪？」便歸方丈。
晚參。舉：「湛堂一日於妝十王處問大慧云：『此官人姓甚麼？』慧云：『姓梁(梁乃湛堂姓也)。』湛堂以手自摩頭云：『爭奈姓梁底少箇襍頭？』大慧下語不契。」師代，指十王云：「只如此，官人也多了幾根鬚髮。」復頌云：「擒則俱擒，縱則俱縱，互換依然還不共，閃電光中辨得親，如山如嶽無稜縫。」
僧入室，師問：「薰風自南來，不得作平常會；東山水上行，不得作奇特會。離此二途，你試道看。」僧云：「頭頂天，腳踏地。」師打兩棒，云：「一棒打你頭頂天，一棒打你腳踏地。」次日，晚

參次，僧問：「昨日某甲恁麼答，蒙和尚賜棒，不知過在甚麼處？」師云：「你作過會，那入地獄如箭射。」乃舉：「臨濟在黃檗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話。」問大眾云：「如何是蒿枝拂底意？」一僧云：「親切處不向和尚道。」師云：「為甚麼不道？」眾答不契，師代云：「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

黃屋眾居士請開示，陞座。云：「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為先。人天作福乃有漏之因，且置之不論，還知生死海中別無他故？須知當人一念未生以前，各各具有本來面目，與佛祖同體同用，皎皎然如古鏡之光明，無染無汙；昭昭然如止水之澂湛，不動不搖。只因無始以來一念不覺，背此本體，變心為境，境復生心，轉背轉深，以致世世生生輪迴不絕。如今要得出離，但就最初一念不覺處一翻翻轉，猛然覺悟，還我未生之本體，便謂之佛。佛者，覺也。既覺之後，恐舊習難以卒除，仍須念念覺悟，永不迷背，即謂之念佛。所以，念佛為生死海中之第一著也。今日現前諸公當此亂離之際，頓發勝心，特延山僧到此開示說法，須知要求出世之法，先將世間法一一覷破，無一可愛戀者，然後發菩提心，則見聞為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行菩薩道，則行解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則盡此生從初發心直成佛果，方不上負佛祖、下負己靈。所以，古人云：『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累劫受餘殃。』又云：『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真乃藥石之言，切須聽取。」下座。

根澂、容川為薦三白上人請陞座。僧問：「古人聞歌郎云：『紅輪畢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孝子哭云：『哀哀。』便悟去。旦道悟箇甚麼？」師云：「放光動地。」進云：「即今三白上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云：「腳跟下猶欠一棒。」進云：「恁麼則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師云：「說道理則不無，未夢見三白在。」問：「奪境奪人則不問，云何滅卻瞎驢邊？」師便打。進云：「一棒臨頭事若何？」師云：「頂門開正眼。」進云：「還有腳跟下在麼？」師云：「你又亂說那？」乃云：「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謂之三白；身、口、意不淨名為佛，滅度謂之三黑。三黑者，智眼昏迷，雖生猶死；三白者，虛明朗炤，雖死猶生。當知死生非死生，三業之白不白乃為死生。雖然，有黑、有白，有死、有生，猶為對待，未出嘗情。經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以何為三？本來無有色相，以何為白？既非三，又非白，即今薦拔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直透威音空劫外，死生黑白不相干。」下座。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五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六

侍者　行導　編

普說

吳江盛澤鎮僧俗眾等請至法輪菴陞座普說。師云：「達磨西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者些子，別無奇特。後人鼓粥飯氣，謂之末後一句，又謂之最初一句，以至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溈仰圓相、法眼六相義、雲門一鏃破三關，無非盡是註腳。所以，只者些子，無機不被、無法不周，絕覆絕藏、蓋天蓋地，秖因人不自省，便乃隨境漂流，十二時中念念馳求、頭頭羈絆，如燈燄燄、似水涓涓，妄受輪迴、妄沉生死。大眾！如今要得了，決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但向未舉以前直下一刀兩段，截斷生死根株、掀翻心識窠臼，便見全體現成，只現前四大血肉之身，便是清淨法身、便是圓滿報身、便是千百億化身。豈不見經中道：如來藏中覓其生死去來了不可得麼？但能如是徹證，則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外不見有色空明暗，則盡大地都是當人真實之體，猶須親近明眼宗師，千鎚百鍊透過末後一句。雖然，忽有箇道：『既是全體徹證，因甚更要透過末後一句？豈可別有邪？』山僧但向伊道：『善哉，善哉！親言出親口。』」乃復顧眾云：「會麼？如或未會，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久立，珍重。」

上生寺普說。乃豎拂子云：「會麼？諸人向者裏直下池狐疑，便見本來面目，然後一時放下。纔恁麼便不恁麼？便見轉轆轤地，方是本來面目。只者方是，亦無著處，自然得心自在、得法自在，有時在法不在人，有時在人不在法，一一透徹，賓主歷然，弦筈相銜、珠網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眾景而光光無礙，方堪建法幢、立宗旨，接引後昆、續佛慧命。還知麼？若據大法綱宗，饒你千人萬人、神通伎倆、倒用橫拈，總消歸於一法，所謂在法不在人；若論提持綱要，饒他千法萬法、全提半提，總消歸於一人，所謂在人不在法。若能如是透得，在法不在人，便是在人不在法；在人不在法，便是在法不在人。若也未透，未免古今公案隨語生解、杜撰解註，錯下名言，瞎將來眼。在今天下去聖時遙，一知半見不道全無，透脫綱宗實為希有。只如昔日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

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從定而出。宋時有大慧禪師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下方菩薩，為甚出得女子定？』眾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山僧當年在眾中時，亦作把住放行，全在女子之見。因閱至此，方覺知羞，然後細究古人之旨。誰知今時出世者，往往皆作此見，可發一笑。山僧今日為汝諸人發洩一下，也要諸方簡點。諸人但將四箇人底做處合作一句看，一句便是定，定便是瞿曇，瞿曇便是女子，女子便是罔明，罔明便是文殊。然後知瞿曇亦不是佛，女子亦不是眾生，文殊亦不是七佛之師，罔明亦不是下方菩薩。然後知文殊尚出此定不得，更有何人山得此定？罔明便出得此定，更有何人出不得此定？文殊出定不得，是文殊分上事；罔明出得定，是罔明分上事。文殊出不得，便是罔明出得；罔明出得，便是文殊出不得。且喚甚麼作定？又喚那箇作出得？出不得者，不消彈指一下。者四箇漢底伎倆一時敗露了也。所以佛果云：『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佛炤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嘴？』大慧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文殊與罔明，喪卻窮性命。』是知從上古大老無不是一鼻孔出氣，豈可杜撰支離，瞎將來眼？今時有判大慧為旁出，誰知旁出所判為禪病底，乃盡生平伎倆不能出其範圍麼？山僧所以嘗自揣之，今生便做得恁般底旁出，亦不枉出世一番。又憶數年前，舉：『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話，問一同參云：『你作麼生會？』參云：『把柄在趙州手裏。』今日思之，總與女子出定底同一笑具。何故？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還知麼？只是一箇拳頭，因甚前面道『水淺不是泊船處』，後面道『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你若綱宗未透，往往只作趙州有出身處會，有甚麼交涉？又如蓮華峰祥菴主拈拄杖示眾云：『古人到者裏，為甚麼不肯住？』眾無語，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代云：『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還知麼？只是一條拄杖，為甚前面道『為他途路不得力』，後面道『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又如五祖演舉趙州柏樹子話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得。』只是一箇柏樹子，因甚前面道『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後面道『恁麼會方始得』？此在法不在人者，一等是箇時節，因甚有得有不得？又如六祖初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便開悟，作偈云：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後至五祖室中，復徵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乃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此在人不在法者。試問諸人：只是一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因甚前面也從此悟、後面也從此悟？前面悟時便恁麼道、後面悟時又不恁麼道？又如龐公問石頭：『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即開悟。又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言下大徹。也是如此。諸人當知，綱宗一透，所謂一句通，千句百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百機一時透。你若會得趙州道水淺不是泊船處底消息，便會得祥菴主道為他途路不得力底消息，便會得五祖演道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底消息，便會得六祖初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得開悟，及龐公見石頭掩口而悟底消息；若會得趙州道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底消息，便會得祥菴主道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底消息，便會得五祖演道恁麼會方始得底消息，及六祖後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大徹，與龐公後聞一口吸盡西江水而大徹底消息，以至德山低頭歸方丈；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南泉斬貓兒；趙州戴艸鞋而出；及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此皆各各全提、各行一路，而共明此法在法不在人者。所以若會得水淺不是泊船處消息，便會得德山低頭歸方丈，及南泉斬貓、靈雲見桃花悟道底消息；若會得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底消息，便會得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及趙州戴艸鞋而出；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底消息。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還知麼？一言同悟，豈可有淺有深？淺深在人不在法。作家酬唱，豈可有勝有負？勝負在法不在人。還知水淺不是泊船處麼？只者一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後面道：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是水淺不是泊船處註腳；若會得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會得水淺不是泊船處。還知德山低頭歸方丈麼？只者，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炤，也有用。巖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便是低頭歸方丈底註腳；若會得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便會得德山低頭歸方丈處。然雖如是，有淺有深，有勝有負，且作麼生是淺？作麼生是深？作麼生是勝？作麼生是負？但得綱宗一透，無不了然。無奈今時大法久湮，致令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如馬祖在一菴坐禪，南嶽知是法器，往問云：『大德！坐禪圖甚麼？』祖云：『圖作佛。』嶽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祖云：『磨作甚麼？』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祖云：『如何即是？』嶽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

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嶽云：『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於言下大悟。從上尊宿皆截去坐禪、坐佛之語，只頌打車、打牛，以坐禪、坐佛之語只解註得箇打車、打牛也。今時有判者云：『此蕩執破疑之說。須知南嶽徵意重在車不行，還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以開導之，豈可不審其語句之來歷而概作覿面全提邪？若是覿面全提者，必須馬祖問云：「還是打車？還是打牛？」嶽云：「打車即是？打牛即是？」若如此，方可謂之全提語耳。』山僧見之，不覺忍笑不已。必如是問而後全提，吾知其於全提之旨毫未知在。全提且置，然試問之：還是打車？還是打牛之問，因甚便合全提？如何即是之問，因甚便不合全提？此尤可笑，其意亦重在打牛。而含於言表者，又有一種直以打牛為是，此皆世諦凡見及法身理障之未消耳。凡見者，意言車不行必須打牛；理障者，坐在佛眼所云法身二病之第二種病。騎牛覓牛是一種，識得牛了，佛眼又云：『既識得牛，騎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牛。盡大地是箇牛，你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據。雲門到此，猶有透過法身之病，且不必論，他見有牛可打，豈不是管取病不去底？且與南嶽之旨大相睽違。山僧不避口業，亦為汝等說破，一任簡點。南嶽何嘗教你打牛？明明下句道『汝等坐禪，為學坐佛』，坐禪非打車乎？坐佛非打牛乎？又云『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不打車而打牛，非取捨乎？又云『若學坐佛，即是殺佛』，牛可打邪？『若執坐相，非達其理』，車可打邪？須知嶽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者一句全提，如大火聚，即所謂第一機接人者。秖因馬祖凡情聖見猶有未盡，不能直下承當，所以略開一路，又為點破，即所謂第二機接人也。山僧恁麼註解，所謂第三機也。且第二機、第三機非全提之外別有，若別有，又何以為全提？秖因明破全提之旨，所以謂之第二、第三耳。乃如斯錯解，且言大慧普說中判此公案有錯謬縱口之失。大慧或錯矣，聯珠頌古中共有九大老頌，箇箇皆與大慧一鼻孔出氣者，何不想我見若是，則古十大老皆不是矣。乃心麤膽大，亂說亂判，然亦怪他不得。大慧云：『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為人不得。』又書問中有云：『者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電、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嗚呼！當時尚若此，而今復何咎？雖然，山僧不但願做大慧底旁出，今且願做大慧錯謬縱口之失。不見大慧舉至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乃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者一句子

來。你道者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車打牛處來。』山僧今日更為添些錯失，你道打車打牛又從甚麼處來？從喚作一物即不中來。喚作一物即不中，從甚麼處來？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來。還知麼？後來震威一喝，三日耳聾，百丈、黃檗大機大用，臨濟三頓棒，以至三玄三要，又從甚麼處來？從打車打牛處來。所謂一句通，千句百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百機一時透。自是他綱宗不透，以致杜撰如此。然據打牛之見，猶有根本。今時又有等毫無本領底，他道：『須向父母未生前會取。若待囚地一聲，頭頂天，腳踏地，鼻直眼橫，七花八裂，難為收攝了。譬如破缾，豈作缾事？』又道：『當時世尊知有今日，特現箇無慚愧相，纔出胎來，手指天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近日不知，以為極則，豎我幔幢，牢籠一切，爭強爭勝，以為能事。既是極則，黃面老子何須更待六載雪山睹星纔悟？且道他悟箇甚麼？也只悟得到者知慚愧底田地。」舉至此，師乃呵呵大笑云：「你看者般底見解，也道是善知識，便是極不濟底，初學人敢保不作此見？他也不想世尊無量劫來為度生出世，纔下地便手忙腳亂，為一切人一時指出，因甚卻指出箇不極則底來？且後來睹星而悟。又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又何曾離卻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別有箇如來智慧德相來？有迷有悟，敲門瓦子，建化門庭，要表始覺合本之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謂本覺；睹星而悟，所謂始覺。正悟此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者為如來智慧德相，所以道：悟了同未悟。若以唯我獨尊為特現箇無慚愧相，是權設矣。又以睹星為知慚愧，便是到知慚愧處方見得唯我獨尊。既撥去了唯我獨尊，又知箇甚麼慚愧？乃是落空亡下劣底外道，即大慧所謂：『往往邪師輩以無言默然為始覺，以威音王那畔為本覺。』他所以教人將父母未生前看看耳，殊不知父母未生前是指蹤之極則，正要明箇本來面目。本來面目既現，則父母未生前底影子消亡矣。還知父母未生時消息，便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以云：不居空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便是父母未生時消息，所以云：那住今時麼？他恁麼見解，也敢道是曹洞，豈不慚愧殺人？總以去聖時遙，綱宗不明，故有此病。」乃豎拂，云：「大眾還見麼？若道得心自在，已被拂子穿卻鼻孔；若道得法自在，也被拂子穿卻鼻孔；若道在法不在人，也被拂子穿卻鼻孔；若道在人不在法，也被拂子穿卻鼻孔；若道一總恁麼，也被拂子穿卻鼻孔；若道一總不恁麼，也被拂子穿卻鼻孔。畢竟如何？」放下拂子，連喝兩喝，下座。

南華寺普說。僧問：「破塵出經時如何？」師云：「萬里一條鐵。」進云：「恁麼則站殺了也。」師云：「非汝境界。」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更出一頭地始

得。」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打破目前。」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突出腦後。」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向你道甚麼？」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我者裏沒有者樣人。」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後還有事也無？」師打，云：「你試道看。」僧一喝，師云：「賊過後張弓。」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云：「你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僧禮拜，師便打。進云：「被和尚看破。」師云：「何曾羚羊挂角？」乃云：「向上全提，衲僧巴鼻，如羚羊挂角相似，你從何處覓蹤蹟來？直饒向擊石火、閃電光中瞥地去，已是千里萬里，何況打破目前、突出腦後，凝然萬里一條鐵作死馬醫底見解，那堪扶豎宗風？雖然，能有幾人？只得按下雲頭，向無實法中說些實法，泥裏洗土塊去也。」乃舉拂，云：「會麼？者裏會得，一句通，千句萬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萬機一時透，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謂之旋陀羅尼三昧。所以臨濟道：『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你還識依麼？』便是。諸人二六時中不是外依凡聖，便是內依根本。古人見病下藥，向你道：外不依凡聖，亦即山僧所謂他受用三昧，謂之賓中主；內不住根本，亦即山僧所謂自受用三昧，謂之主中主。不見大慧舉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你向者裏何處依凡聖來？又云：『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你向者裏何處依根本來？又見你纔開口便劈脊打出，若向者裏一提提得，說甚麼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便道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亦須斬為三段。何故鄣？道箇無依，早已依了也。若果與麼，正好向無依處建立一切法、掃蕩一切法，玄要主賓、正偏炤用，時時如隱顯於左右相似，我亦無顧采之意，辨魔簡異任我指揮，我卻不受其指揮者。所以臨濟道：『我共你入淨刹國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皆是依變卻是境，須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無依道人乘境出來。境即萬般差別、人即不別，然諸人須知透得一切玄要主賓底境界過，方得無依。若單認箇無依底人，及乎一切玄要賓主又吞吐不下，未曾用玄要主賓之藥、藥盡玄要主賓之病者，縱使一朝頓悟，如雪巖地陷相似，悟得箇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是刹明真性中流出時；如高峰睹讚，悟得箇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炤鏡時；如大慧於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言下，悟得如狗舐熱油鐺時；如山僧當年於自肉食不盡，言下悟得箇腳踏實地，從此不為一切差別所移，自然轉得一切差別歸自己時相似。蓋因工夫逼拶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

忽然觸著，便親見法身無依之體，當時亦自謂透脫之極，只消理會差別公案而已。凡一切公案只是一箇消歸自己，也有消得去底、也有消不去底，殊不知者箇悟處作業法我未忘，人不得差別公案、透不得向上鉗錘者。所以雪巖道：『每舉主人公，便可以打箇[跳-兆+孛]跳，莫教舉著衲僧巴鼻、佛祖爪牙，便無下口處。』高峰到者裏，雪巖便問云：『日中浩浩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巖云：『夜間夢寐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巖云：『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高峰便透不得也。如今既做高峰底兒孫，也須看高峰底步履，不見他上堂法語，前半述自悟門，後半教人依他如此用工，依樣畫貓兒去、畫來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處，筆端下驀然突出箇活貓兒來。囫！元來盡大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者裏說甚龐居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身無地者，豈不是他睹讚而悟時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炤鏡底地步？豈不是今時所謂堂堂獨露本來身，覿面誰論到不到底地步？然何不看高峰道：『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更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卻來喫西峰痛棒。』你道高峰者一道真言畢竟意在何處？豈非源既爾而流亦然，發明雪巖無夢無想主人公底意？今時所謂『堂堂獨露本來身，覿面誰論到不到』者，何曾嗅著汗臭氣在？若道高峰因睹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打破拖死屍底句子，是認識神。只如高峰適來開示人道：『到心識路絕，人法俱忘，忽然突出箇活貓兒來。囫！元來盡大地是箇自己，盡大地是箇選佛場。』豈不是堂堂獨露者？他又只教人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不曾教人參拖死屍句。盡大地是箇自己，盡大地是箇選佛場。如此悟門，又無返覆二字以為認識神之據，難道也還容得你說未悟主人公麼？既不如是，只如又道：『將自己與選佛場鎔作一團，颺在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那邊打一遭，卻來西峰喫痛棒。』畢竟意作麼生？透出毘盧頂[寧*頁]行，卻來化佛舌頭坐。如今妄以高峰前面為認識神，總未諳古人血脈在。不見昔日洞山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山曰：『阿那箇是閻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山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謂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以此觀之，洞山教人分得賓中主，便非驢前馬後底可知；以此觀之，直饒分得賓中主，猶有主中主在可知。還知賓中主麼？即高峰睹讚悟得箇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炤鏡底是。還知主中主麼？即高峰參無夢無想主人公，枕子落地，如在網羅中

跳出底是。今人秖因不識賓中主、主中主底落處，不惟屈辱高峰悟門，抑且屈辱雪巖師承。洞山見僧認識神，立時為他點破。高峰睹讚，於辛酉年春，是秋即詣南明呈見地。如果認識神，雪巖即合為他掃卻，如何卻不掃？至乙丑年，反問他日中浩浩時作得主、夜間夢寐時作得主話，不惟高峰之錯，抑且雪巖之錯矣！己眼不明，誣謗先聖，誠可痛惜。諸人當知，此事須是你二六時中參到絕滲漏處，自然知恩有地，方見古人云主中主蓋有深意。直饒你悟到堂堂獨露本來身，覿面誰論到不到，猶是太平寰寓底癡頑在。所以道：『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寓斬癡頑。』又道：『把定乾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方得名為主中主。又有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者是。身裏出門一步是最難者，何故噩？悟底人所謂如忘忽憶，既憶矣！此後若復終日憶之，卻於無依之地反成依矣！若不憶而忘之，則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矣！憶又不得、忘又不得，此是玄關金鎖之難。五家宗旨之立，皆令人透過此關之訣。若透過此關，無論拈花別傳，方明此事。五家宗旨，事同一家，即千經萬論之中、諸子百家之說，都有者箇消息，但罕遇其人，師承不玅，以致長夜耳。如牛過鐵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亦是此旨。所以應菴謂：『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也。』你若不曾過得，又如玄沙云：『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你道如今四至界分都買了，一箇中心樹子猶屬別人，豈不是箇大病？正要你透脫最後全提，方能入佛入魔，得大自在。所以溯菴演云：『連枝連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豪。』又鼓山珪云：『萬事繇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大師償債。』正此意也。又姜山愛云：『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閑。』為甚麼未閑？蓋為你到箇堂堂獨露底田地，一坐坐住，便向者裏施機發用，不能拋卻悟門，向威音那畔轉箇身來，直建太平之業。大似漢高祖打破彭城，收其貨寶、美人自生滿足，日置酒高會，不意項王自將精兵三萬，大破漢兵，圍漢高三匝，幾致不免。幸會大風從西北起，拔木發屋，揚沙走石，窈冥晝晦，楚兵大亂壞散，漢高祖乃得數十騎遁去。所以姜山又云：『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垓上信旌還。』但願今時有會大風西北起之日，方知山僧真實相為，片片血心。只如佛果錄中示虎丘隆祖法語，今時極為崇重，何不看渠云：『把箇沒滋味鐵餕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卻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煆煉，方禁得拳踢。』諸人試看，桶底子、脫底人，喪卻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豈不是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堂堂獨露本來身者？因甚佛果道始可下手煆煉、方禁得拳踢？又云：『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

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如此看來，則凡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堂堂獨露者，猶有事在，直須卸卻，方得山是山、水是水耳。今時出世者，也有幾箇到此田地底？亦不失為正知見。第以向上眼覷之，此是涅槃堂裏禪，自救即得，未可為人。若是透脫從上大手眼，須知佛果云：『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住處，便契乃祖已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高峰再參，正是為此，末後一句始到牢關，不是教你向癡矚髏上認著全體主人公，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人惑，便為牢關也。切莫謗古人好。有，天姿頗高，只因受著者般毒氣，為作碑記，中有云：『餘子紛紛，一唾不值，非其種艸，徒勞入室，披師子皮，噴野狐沫。』其說是暗譏，直是可作山僧真讚。何故譖？如山僧秖解披師子皮，不解噴野狐沫，則便如古人云：『公之所見，但能入佛，不能入魔矣。』不見古有居士葛剡志，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瞎堂遠禪師求證，遠曰：『居士見處，秖可入佛，未可入魔在。』葛禮拜，遠曰：『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諸人還知金毛窟麼？便是守住箇堂堂獨露主人公是。還知野狐窟麼？便是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五位君臣等是。你若入得野狐窟、噴得野狐沫，方見真師子兒；若入不得、噴不得，則空披師子皮、假師子耳。又云：『遍搜三法，以為成式，魔魅後昆，贓誣先哲。』此語乃指，殊不知三法乃從上古人用處，焉得謂之贓誣？但當辨其三法之邪正，若徒貶三法，豈為公評？又云：『又或於中，妄矜差別，玄要自他，分疆釘橛。韶陽三句，支離配合，世智辨聰，名運冀入。』正抓著山僧癢處，向他道：『玄要自他則不無，分疆釘橛則未在。』山僧道：『一句中具三玄三要，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具足者，向何處分疆釘橛來？』我正破此輩分自為疆、釘自為橛者耳。若道韶陽三句支離配合，山僧既不是他，何不指出臨濟三句是何意？韶陽三句是何意？乃徒作一篇浮詞以欺世盜名麼？又云：『每歎古人門庭建立，鑄印、銷印，毋固、毋必。』山僧道：『毋固、毋必四字且不與他註破，只據他所謂毋固、毋必之意，正未夢見鑄印、銷印在。不見古人云：「鑄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綱宗，不隔一瞬。」但向不隔一瞬處透得鑄印、銷印之旨，方纔死盡偷心，方見古人門庭建立大有老婆心切處。』古又有云：帶礪山河畫土疆，此鑄印也；漢高殿下有張良，此銷印也；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此即他不向鑄印、銷印處透脫綱宗，妄謂毋固、毋必，錯過古人也。山僧不吝老婆心，即漢高鑄印、銷印底事為諸人點破。古來春秋之後，七國紛爭，秦始皇獨力併吞六國，天下一統者，便如高峰睹

讚，劈頭磕著，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證得盡大地是箇自己。及百丈扭鼻，次日捲席，所謂龍袖拂開全體現底意。秦始皇雖吞六國之土地，未盡六國之根株，自後陳涉起難，以復六國為名，天下於是大亂者，便如根本雖明，差別未盡。高峰於雪巖室中累蒙煅煉，明得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及百丈有未盡之疑，方有再參公案底意。漢高祖起沛入關，擬建太平一統之業，奈楚霸王力強，謀撓其權，思立六國之後，鑄印將分六國，有帶礪山河畫土疆之事者，便如雪巖要發末後全提，見高峰力不能勝，乃就窠打劫，問云：『日中浩浩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巖云：『夜間夢寐時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及馬祖要顯末後威光，先引出百丈從前所悟底法執現前，乃目視繩床角拂子，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馬祖云：『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馬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未免依舊守著根本，所以真淨云：『有大威光不能現。』汾陽云：『舉放卻歸本位立也。』漢高祖因張良細述鑄印分疆之利害，漢高祖吐哺怒罵，即刻銷之者，便如馬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及雪巖問高峰云：『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高峰枕子落地，大徹底意。諸人還知漢高祖一鑄一銷是何關節？蓋秦始皇雖吞六國之土地，未絕六國之人心，陳涉、高祖等起兵，亦皆以六國為名者。高祖至此時，天下局面已定其半，六國人心正在或分疆、或一統之間，於是先一鑄印，勾起六國希望之心，直下一銷，永絕望矣。正如悟得根本者，於一切法上差別之心量未盡，明眼宗師與他立出玄要自他之法，勾其差別之心量現前，直下一銷，便偷心死盡。偷心既盡，則種種玄要自他皆我無差別大解脫底境界，何曾分疆釘橛？正如漢高祖一鑄一銷，則凡六國之土地、六國之人士皆絕異心而歸漢矣，至今一統之樂咸賴漢高之功。諸人當知，若不鑄印，何以悉分疆之利害？若不銷印，何以享一統之太平？是漢高銷印即為大用，鑄而後銷即為大機也。今時師承失據，不識鑄印銷印、大機大用之旨，不是死守根本，便是破碎三玄。徒知銷而不知鑄，終為立亡之國；徒知鑄而不知銷，難免疆界之爭。山僧辛未春，於先師自肉食不盡言下打破漆桶，蒙先師印可。癸酉冬，出世金陵。甲戌夏，承先師付拂，便入江北深山住靜。前來因悟處現前，且圖出世，時時操履，自己病痛亦不覺。至山中住靜，未免放開，放下來時，諸病俱發。及再看古人語錄，透不過者極多，計無所出，只得參箇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至丁丑春，於新安石耳山中，一日忽憶夾山別船子時，頻頻回顧，船子乃豎橈云：『將謂別有那？』覆舟而逝，方得平帖。二六時中，自己分上不疑矣，但於從上宗旨，猶有若明

若昧之間。己卯秋，住靈石，因舉不落不昧話，至溈山三撼門扇處，覺得不穩，只得返覆窮究。將及一月，偶見真如哲頌云：『大冶洪爐，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忽然死盡偷心，頓見古人鑄印銷印，不隔一瞬之意，然後再揭古大老語錄，細細訂之，一一七穿八穴。諸人還知山僧自肉食不盡底悟處麼？便如秦始皇併天六國之意，理須頓悟，乘悟併銷者。還知大冶洪爐烹佛烹祖底悟處麼？便如漢高祖鑄印銷印底意，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者。然此事不是定有頓漸如此，須知古人一踏到底者極多。大慧審知其故，舉箇竹篦公案，一時將千差萬別底岐路舉向目前，與你一截截住，正要一透俱透，自是山僧未有人點破，喫盡辛苦，所以痛念法門之弊，提出古人一句中具三玄三要，貴明鑄印銷印不隔一瞬意。居士乃謂：『鑄印銷印，毋固毋必，謾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又云：『臨濟自言三句即一，皆是空名而無有實，六十烏藤如蒿枝拂，匪從檗來，豈大愚力？丈自耳聾，檗自吐舌，肯累馬師以喝為喝。』此一段話不過以各各自證為喝，不作喝用之旨，且無論未達古人之意，即如所謂自耳聾、自吐舌，總出不得山僧所謂自受用三昧，因甚又道玄要自他分疆釘橛？況他下幾箇自，是以見各不交涉，明明分自疆、釘自橛，則此自乃孤獨之自，而非本末貫通之自矣。殆不知玄要自他乃人人分上隨量具足者，還知龐居士問石頭：『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麼？』即臨濟所謂無依道人也。石頭以手掩其口，居士有省，正省得箇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無依道人堂堂獨露。者二六時中惟守住無依境界，所以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殊不知守住無依正是兩箇，吾自偶諧，已見不忘，法執猶存也。及見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祖知他已到者箇田地，與他回轉身來道：『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者便是玄要自他一時俱現，內不住根本、外不住凡聖底意。龐居士言下大悟，作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豈不是玄要自他一時俱現者？何至此方言心空？以前面守住心空正未空耳。還知心空及第時麼？百丈耳聾、黃檗吐舌是，到此方是真正獨脫之地，非觸著從上末後鉗錘者不能到。不見龐居士又作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又豈不是玄要自他一時俱現、獨脫無依？發明馬祖一口吸盡西江水意者。山僧所舉底無不發盡古人秘要，你若便恁麼會了，豈不也是實法？其毒更深，三生六十劫亦取不出在。既取不出，如何得大安樂、大穩當去？」驀豎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一切總不得。速道，

速道。」乃放下，云：「莫是者箇道理麼？有甚麼交涉？畢竟如何？」良久，云：「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下座。寶華寺陞座普說。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斬斷一切。」進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搖扤不動。」進云：「如何是探竿影艸？」師云：「識你來處了也。」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打，云：「只者是。」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且去，別時來。」問：「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和尚今日陞座說箇甚麼？」師云：「正是不說底。」僧禮拜，師云：「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僧拜起，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恁麼則癡鈍了也。」進云：「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轉見不堪。」乃云：「此事周遍十方，不落見聞聲色。古人道：『大家相聚喫莖蘆。若喚作一莖蘆，入地獄如箭射。』須知喚作一莖蘆，早已落聲色也。還知不落見聞聲色麼？」豎起拂子，復擊一下，云：「只者是。所以道：『大家相聚喫莖蘆。』又道：『聞聲見色不思議。』若不知有此事，則當見聞時定是隨聲逐色；及乎說箇不落見聞，定是閉眉合眼、避色逃聲，向鬼窟裏作活計去也。須是居見聞之境而見聞不到、居思議之地而思議不及，方知周遍十方、不落聲色，秖者見色聞聲處便是不見不聞。若道：見之時，吾自有不見者在；聞之時，吾自有不聞者在。則見與不見、聞與不聞已成兩箇，安能覿體承當、絲毫不隔？古人云：『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睹，熀熀於色塵之內而體不可分。』蓋謂至隱至微正在莫見莫顯處，所以儒書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道：『視之而不見，莫見莫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既是體物不遺，豈不是莫見莫顯而周遍十方底意？既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不是至隱至微而不落聲色底意？六祖云：『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若離卻見聞而別求，何異斬頭求活？」乃舉起拂子召大眾云：「者豈不是二千年前世尊拈華底意？所謂覿面提持，一見便了，稍涉思惟，錯過已久。如今有一種認識神底，每每認箇拈起華底，以為本命元辰，以在手執捉為證。又有迴避識神之說，以通身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齊拈起，謂之不落意根，以為全體大用，更是邪解。殊不知古人道『盡大地是箇自己』，因甚剩卻華，只認箇拈底？你莫見山僧恁麼說，便疑道：既是華是自己，則我者箇拈華底向何處著落？須知不是教你認華為自己而剩卻拈底，只要你向未舉以前直下透得，不見有華與自己之間隔，則一華拈起，緇素了然，周遍十方，不落聲色，非心思言議之可到者。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認華認拈，二俱是錯。古人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諸人試看，古人端居丈室，則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時尚

未見面，因甚相逢不見面，卻道已相見了也？及至相見時，古人又道：『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明明兩眼對兩眼，因甚見面不相逢，卻道無閻黎、無老僧？者些子透得，便透得山僧今日普說底意。若據普，則不涉眼、耳、鼻、舌、身、意，作麼生說？若據說，則已落語言文字，作麼生普？須知普而說，則山僧未陞座時，早已塵說、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所謂不說而說，方知世尊拈華不墮悄然之意；說而普，則不落舌根味塵，終日開口不曾說著一字，所謂說而不說，方知迦葉微笑別行一路之意。不說而說、說而不說，是以謂之普說。」復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乾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云：「雲門向未舉以前，驅雷掣電；乾峰向既舉以後，把斷要津。雖然，啐啄同時，拳踢相應，仔細簡點將來，俱已落二了也。諸人若向即今道取一句，管教坐斷二老舌頭；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下座。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六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七

侍者　行導　編

機緣

舉拄杖問一僧：「我喚作拄杖，你喚作甚麼？」僧云：「拄杖。」師云：「落在山僧圈繢裏。」僧又云：「拄杖。」師云：「未有自繇分在。」僧又云：「拄杖。」師云：「僵遭瘟。」又問一僧：「我今不喚作拄杖，你喚作甚麼？」僧云：「請和尚道。」師云：「我已道不喚作拄杖了也。」乃打，云：「留一棒與你道。」僧無語。又問一宜興僧：「喚作拄杖與不喚作拄杖都道過了，你今喚作甚麼？」僧擬議，師擉退，云：「長耳朵。」(乃宜興口號。)

碧雲進，師舉：「僧問：『古驅未挂時如何？』巖頭云：『後園驢喫艸。』佛果云：『庭前柏樹子。』汝作麼生會？」雲便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雲又喝。師云：「料掉沒交涉。」雲又喝，師打，云：「猶作主在。」雲無語。

僧進，展兩手拈香，復展兩手進前，復展兩手作禮，師打三棒趁出。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云：「盡在裏許。」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僧拜云：「謝和尚慈悲。」師打云：「汝要向我頭上行麼？」僧無語，師又打。

問僧：「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僧云：「總不是。」師云：「且立一邊著。」僧搥胸一下便行。師云：「亂統禪和。」

問僧：「回光返照時如何？」僧拂坐具一下，師云：「只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又作麼生？」僧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云：「未在，更道看。」僧又拂坐具，師云：「弄精魂。」

問僧：「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意旨如何？」僧云：「萬里江山一點墨。」師云：「那裏是一點處？」僧云：「和尚莫眼花。」師視僧云：「萬里江山一點墨，適纔是你說底麼？」僧云：「是。」師云：「又道我眼花？」僧無語。師喚一僧名，旁有僧出云：「和尚道甚麼？」師云：「我不曾喚你那。」僧無語，師打云：「承虛接響漢。」

茶頭進，師云：「鍋裏水滾，你還知麼？」頭云：「時時勇猛。」師打出。刷印僧進，師云：「裝底書就是，你還知麼？」僧云：「一味平嘗。」師又打出。又僧進，師云：「適纔勇猛會底也打

出，平嘗會底也打出，你作麼生會？」僧云：「俱。」師云：「笥。」僧無語，師又打出。又一僧進，師云：「適纔勇猛會底也打出，平嘗會底也打出，俱會底也打出，你作麼會？」僧云：「離卻勇猛、平嘗與俱，問將來。」師打云：「三段不同，收歸土科。」乃示以喝云：「一味平嘗真勇猛，時時勇猛也平嘗，俱離兩路難分解，一棒收時棒棒彰。」

水頭進，師問：「匾擔折，水桶脫落時如何？」僧無語，師代云：「恩大難酬。」

師問居士：「向那裏留心？」士云：「沒有甚麼留心。」師云：「難得你到者田地。」士擬進語，師震威一喝，云：「又道沒有留心。」士禮拜。

遠菴吳居士到方丈喫茶次，師問：「順行逆行天莫測，意旨如何？」士云：「要茶喫便喫，要打翻便打翻，也怪我不得。」師云：「許你做箇知解宗徒。」士云：「一些知解也沒有。」師云：「只者豈不是知解？」

集生余中丞園中夜坐次，余敘參博山，於法堂中抬頭睹對聯，至密移一步話有省。師徵詰至二鼓，將就寢，行至窗外，余喚童子取燈，童正熟睡，師以扇敲門三下，童子忽舉頭，師云：「者豈不是密移一步？」趨就寢室。次日，余禮謝，且云：「昨蒙指示。」師云：「如今又不然。」余不顧。數日後，偶敘及，余又致謝，師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余云：「且是者等。」師云：「真藥現前，又不識了也。」

師舉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話。一僧云：「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師云：「你亂統那？」僧云：「和尚只是不肯學人。」師云：「爭怪得山僧？」又一僧云：「好男不喫分家飯。」師云：「你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也是兔子渡河。」

師同一僧侍天童敘話次，僧云：「朝宗我數年不服他底。」遂起身拜云：「據今日卻做得箇弟兄。」師同拜起，把住云：「正當與麼時，那箇是兄？那箇是弟？」僧無語，師掌云：「未好做弟兄在。」僧云：「如何就麤懆起來？」師拓開云：「轉見不堪。」

師舉：「王侍郎見雲棲，乃云：『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棲問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令眾下語，不契。一僧請師代，師云：「護身符子親拈出，天下橫行我獨尊。」僧進云：「忽然一口吞卻又作麼生？」師云：「氣息莫教纔嗅著，抽腸拔肺苦難禁。」進云：「恁麼則你東我西去也。」師云：「當頭一口難迴避，稍涉遲回已喪身。」

又舉貓兒突出話，師代王云：「老老大大向語脈裏轉。」又代棲云：「老僧今日小出大遇。」又代王云：「切莫詐明頭。」

師寓福州南禪院，主出外歸，師問：「今日那裏去來？」主云：「土木匠欠工錢，街上去尋些來。」師云：「你有無價底寶，何不拏出來用？」主云：「用不得。」師云：「為甚麼用不得？」主云：「他信不及。」師云：「卻是你信不及。」
師舉佛果悟繇及百丈扭鼻話，問三印云：「五祖演道：『提刑秖認得聲。既認得聲，為甚又不是？』丈云：『鼻頭今日又不痛了也。』祖云：『子深明昨日事。』你作麼生會？」印云：「蝦跳不出斗。」師云：「秖如五祖道：『秖認得聲。』佛果見雞飛鼓翼而鳴，乃云：『此豈不是聲？』又作麼生？」印云：「孤燈難比太陽輝。」師云：「如何是孤燈？」印擬對，師驀指云：「此豈不是聲？」印作禮。
師問僧：「那裏來？」僧云：「南嶽來。」師云：「來作甚麼？」僧云：「特來親近和尚。」師云：「流俗阿師。」僧便喝，師笑云：「恰值拄杖不在。」待茶次，師云：「幾時離南嶽？」僧云：「九月。」師云：再喝一喝看。僧云：「某且喫茶。」師云：「流俗阿師。」僧無語。
師垂語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那裏是無言底功？」眾下語不契，師代，問訊云：「不勞叮嚀。」
師垂語云：「天氣與麼冷，還有冷過於此者麼？」眾下語不契，師代云：「不被和尚熱瞞。」
僧參次，師云：「是甚麼？」僧云：「不堪舉似和尚。」便出去。師問旁僧云：「你道者僧會了恁麼道？不會恁麼道？」僧云：「特來舉似和尚。」師云：「一得一失。」僧云：「那箇得？那箇失？」師云：「明日來向你道。」僧禮拜云：「即今請道。」師云：「是你失。」僧云：「莫都推在學人身上。」師呵呵大笑。
師閒行次，指三門邊泥問侍者云：「是甚麼？」者云：「泥。」師便打。回，復至泥邊，者云：「平地骨堆，無風起浪。」師云：「那裏是無風起浪？」者云：「轉見不堪。」歸方丈，師復問云：「你適纔道轉見不堪，還是我不堪？還是你不堪？」者禮拜云：「和尚既不承當，某甲合當拜謝。」師別云：「和尚得恁麼廉纖？」
師垂語云：「既是住在曹谿，為甚不識曹谿路？」眾下語不契，自代云：「長年不出戶。」
師一晚喚侍者隨步月，者云：「家常月看作甚麼？」師云：「直須看看家常月，免得他年被眼瞞。」
師問僧：「你今日鼻孔為甚麼無了半邊？」僧下語不契師代云：「和尚得恁麼眼孔窄？」

師垂語云：「文殊七佛之師，總出女子定不得。作麼生是女子底定？」一僧出作女人拜，師驀頭棒云：「文殊來也。」
師入堂抽籤，有僧號不易，師問：「如何是不變易底意？」僧答不契，師代云：「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師問水頭：「古德云：『擔泉帶月歸。』泉在者裏，月在甚麼處？」頭無語。師代云：「多少人向泉裏撈摸去也？」
因瞽者不見，師問：「既是光明炤十方，為甚麼面前不見？」僧無語，師代云：「不癡不聾，做不得大家公。」
浴頭請浴次，師云：「我本無垢，洗箇甚麼？」頭無語，眾皆下語不契，師代云：「便請洗者一垢。」頌云：「纔然拈出已成垢，便請洗時勞碌人，明日浴頭如更請，未來侍者早關門。」
又一日，浴頭請次，師云：「我今日有垢卻不洗。」頭又無語。師垂問云：「既是有垢，為甚卻不洗？」眾下語不契。師代云：「好箇灰頭土面漢。」頌云：「我今有垢卻不洗，好箇灰頭土面人。覿體已無藏覆處，莫於垢洗強疏親。」又代云：「太尊貴生。」頌云：「我今有垢卻不洗，尊貴從來不自欺。聲色堆頭常坐臥，落花流水共誰知？」
師垂問云：「如何是腳踏實地？」有僧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師云：「我則不然。」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平平穩穩，妥妥貼貼。」
師患齒痛，乃垂示云：「山僧妄談般若，招報了也，身上寒威威，齒間痛陣陣，諸人作麼生？」眾下語不契，師代云：「和尚大似同病相憐。」又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復頌云：「同病相憐和者多，躬行未得豈巴歌？橫擔榔栗萬峰去，盡美其如擔版何？」
師偶冒寒臥次，庫頭問：「和尚做底新醬好麼？」師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頭無語而退。侍者請代語，師云：「不消道箇和尚病發也，管教山僧出身白汗，廣展下載清風。」
菜頭問：「和尚教弟子切菜，菜又老，刀又鈍時如何？」師云：「家無滯貨不富。」進云：「恁麼則菜根香也。」師打云：「還我刀來。」
僧問：「如何是孤峰絕頂？」師云：「當頭坐斷。」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腦後難瞞。」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二鐵圍山，某甲打破，便是出頭處也無？」師云：「道一句看。」僧云：「昨日天晴，今日天雨。」師云：「未是出頭處在。」僧便問：「請師道一句。」師以手搔頭云：「髮長雖省帽，風屑癢難熬。」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項下底。」「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寒灰發燄。」「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拍拍是令。」「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金剛寶劍，截鐵如泥。」
僧問：「靈光獨露，不隱不昧，一著工夫怎麼做？」師良久，云：「會麼？」僧云：「是。」師云：「是則我瞞你，不是則你瞞我。」
居士問：「昔翠巖禪師，有僧來參，值巖不在，遂看主事，事云：『要見和尚麼？』僧云：『是。』事指狗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當時拜即是？不拜即是？」師云：「其僧當時作麼生？」士云：「也不見拜，也不見不拜。」師云：「卻是你說得是。」士沉吟良久，便禮拜，師云：「我卻不是狗子。」
僧問：「請和尚示攝心之法。」師云：「靜坐一爐香。」僧禮拜，師云：「好箇話頭，只是不得錯會。」僧乞偈，師書云：「如何攝心法？靜坐一爐香。若能不錯會，片片為敷揚。」
僧問：「正睡著時，此心在內在外？」師打呼一聲，僧無語。師云：「且道在內在外？」僧云：「更乞一轉語。」師云：「一轉已多，何況更乞一轉？」僧乞偈，師書云：「正睡著時，心在何處？打呼一聲，內外何與？一轉兩轉太茫茫，二月梅花如破絮。」
師退祇陀林，集生余中丞留濟生菴暫住。有俗士夜求同榻請益，至四鼓，師睡半憨，士忽問云：「日用事如何？」師云：「我倦，正要睡。」士云：「者是夜間事。日間事如何？」師云：「明日天早與你說。」至天明，士問云：「昨夜許今早為我說，如今請說。」師云：「夜來床薦煖，一覺到天明。」
僧問：「透網金鱗，因甚猶還滯水？」師云：「是他家常茶飯。」僧云：「取飽便是。」師云：「爭奈沒頭浸卻何？」
僧問：「一念不生，萬境俱滅時，如何更進一步？」師劈兩掌，云：「誰恁麼道？」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觸處逢渠。」
僧問：「如何是寂然不動？」師云：「七縱八橫。」進云：「如何是感而遂通？」師云：「推門落臼。」
僧問：「雲門餅、趙州茶，是同？是別？」師云：「塞斷咽喉。」進云：「吞卻時如何？」師云：「教你撒不出。」僧便喝，師云：「且喜撒得出。」僧禮拜，云：「大眾證明。」師云：「撒屎見解。」
僧問：「香煙繚繞，燈燭交加，還是自境界？是他境界？」師云：「出馬一條槍。」僧禮拜，師云：「不知死活漢。」
僧問：「如何是向上玄關？」師云：「頭頂上。」進云：「把住是？放行是？」師云：「把住也不是，放行也不是。」僧遶一匝，

云：「恁麼則縱橫去也。」師云：「且緩緩。」

荅僧十七問

問：「四大本空，五陰非有，擔柴運水是何人？」
荅咄云：「話作兩橛。」
問：「饑來喫飯，倦來打眠，是賓邪？是主邪？」
荅云：「好箇同參。」
問：「本來無形無相，黃花翠竹何處得來？」
荅云：「汝會也。」
問：「日中性熱，月中性寒，是何意旨？」
荅云：「露。」
問：「者箇貪嗔癡，那箇戒定慧，其中意旨如何？」
荅云：「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問：「貓鼠相犯，是何因地？」
荅云：「家家戶戶保安寧。」
問：「月中攀桂，左手邪？右手邪？」
荅云：「不資餘力。」
問：「今日事作麼生？」
荅云：「堂中新到二上座。」
問：「一切人不悟，如何用心得悟去？」
師云：「儘雪填井。」又云：「誰是一切人？」
問：「悟後如何保任？」
荅云：「水合水，空合空。」
問：「法身即不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荅云：「布搭帽。」
問：「此事從何處據款？畢竟從何處結案？」
荅云：「上座者一問，入地獄如箭射。」
問：「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者等有力？」
荅云：「曾自度來。」
問：「疏山塔即不問，將一錢與匠人，將兩錢與匠人，將三錢與匠人，為甚麼不等？」
荅云：「龜毛繩子一串穿。」
問：「如何是神鼎屋？」
荅云：「不許外人窺。」
問：「如何是神鼎屋倒也？」
荅云：「父家且不紹，叔業豈堪承。」
問：「如何是石頭祖師路？」

荅云：「踏著硬糾糾。」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荅云：「者畜生。」
僧問：「如何是按牛頭喫艸？」師叱云：「者畜生！」僧禮拜，師云：「承當任汝承當，只恐錯會不少。」僧轉身且行且語云：「耕田去。」次日，僧又作禮次，師云：「你莫是耕田底麼？」僧云：「是。」師拓開云：「去！去！果然錯會不少。」
僧問：「如何是同生？」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如何是同死？」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進云：「未在，更道。」師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俗士問：「老師大號。」師豎拂子云：「會麼？」士云：「不會。」師搖拂子云：「叫做朝宗。」
居士問：「如何是自度？」師云：「不向人討。」進云：「如何是智？」師云：「腦後看取。」進云：「如何是祖師？」師云：「頭頂天。」進云：「如何是道？」師云：「腳踏地。」
居士問：「弟子生死不明。」師云：「是誰之過？」進云：「請師指示。」師云：「兩重公案。」
居士問：「月缺一條還補得麼？」師云：「補得。」進云：「將甚麼補？」師云：「但將缺底補。」
僧問：「博山和尚教人參話頭，和尚教人做甚麼工夫？」師云：「恰值山僧患病。」僧云：「病中有何工夫？」師云：「我亦不知。」僧云：「還有不知者麼？」師云：「有。」僧云：「如何是不知者？」師云：「通身是病。」
僧問：「狗子佛性，趙州因甚道無？」師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居士閱語錄，至斂手哭云蒼天處，乃笑問云：「他當時為甚麼哭？」師云：「你今為甚麼笑？」士云：「弟子解他者一哭不得。」師云：「你今還解得你者一笑麼？」士云：「我笑他者一哭。」師云：「他正哭你者一笑。」
居士問：「如何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師云：「上大人，丘乙己。」士不覺失笑，師大笑云：「原來是你家嘗茶飯。」士無語。
金正希居士問：「拜佛是求他麼？」師云：「不從他得，何求之有？」士云：「是謝他麼？」師云：「無所與我，何謝之有？」士云：「既非求，又非謝，拜他作甚麼？」師云：「亦非求，亦非謝，常如是拜。」士云：「宗門句句消歸自己，我數年前爛熟底。」師云：「今日又問作甚麼？」士云：「只為者些都不是。」師云：「是不是且止，如何是你自己？」士云：「靈明不昧，能知能行者是。」師云：「果然不是，怪居士不得。」

僧問：「世尊拈花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豎拳。進云：「恁麼則弄巧成拙去也。」師云：「山僧今日失利。」次日，僧禮拜云：「學人會得和尚昨日末後句，特來拜謝。」師云：「要參三十年。」
僧問：「如何是錦上添花？」師打，云：「加你一棒。」僧便喝，師又打，云：「落在甚麼處？」僧接拄杖，師按住，云：「你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掌。進云：「如何是雪裏送炭？」師打，云：「也與你一棒。」進云：「棒頭有眼。」師連打，云：「灼然，灼然。」僧禮拜，師又打，云：「更與你找足。」
僧問：「倩女離魂，阿那箇是真底？」師便打，僧無語，師云：「會麼？」僧擬議，師又打，云：「切忌私奔。」
師同明侍者入堂次，者問：「未出方丈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無。」進云：「為甚卻無？」師云：「若有，為甚侍者來堂中問話？」進云：「某甲不與麼道，何不道合取狗口？」師云：「自首免罪。」
僧問：「如何是銀山鐵壁？」師打云：「你也好一座。」
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過在甚麼處？」師打云：「杜撰禪和。」進云：「和尚也須三十棒。」師又打云：「放過則不可。」
僧問：「如何是不疑之地？」師拋下拄杖，僧禮拜，師取起杖云：「還要我自取。」進云：「太多生！」師打云：「又道不疑之地。」僧無語。
僧問：「破驢脊上足蒼蠅，意旨如何？」師云：「切莫貪嘴。」
僧問：「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如何是密移一步？」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僧拜起，師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者豈不是坐斷十方？」師又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者豈不是密移一步？」
僧問：「臨濟在黃檗處，六十痛棒如蒿枝拂，意旨如何？」師云：「彼丈夫兮我丈夫。」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辜負我也。」進云：「既是彼丈夫兮我丈夫，辜負箇甚麼？」師云：「彼丈夫兮我丈夫，指示箇甚麼？」

荅高峰大師六問

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
荅：「舉杖云：『將謂別有那？』」
問：「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
荅云：「當初秖道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

問：「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
荅云：「恐成染汙。」
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
荅云：「一聲轟霹靂，遍界黑漫漫。」
問：「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荅云：「迷頭作麼？」
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
荅，豎拳，云：「直教大地都燒盡。」

代西禪荅僧十七問

問：「文殊出女子定不得且置，敢問罔明外還有人出得麼？」
荅云：「學者不唧溜漢作麼？」
問：「既是怡山，因甚有難色？」
荅云：「換卻多少人眼睛。」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燈籠與露柱是獨露身，不是獨露身？」
荅云：「蒼天！蒼天！」
問：「長慶七破蒲團，捲簾大悟，且道悟箇甚麼？」
荅云：「難掩者場羞。」
問：「一人孤峰頂上安禪，一人十字街頭打睡，阿那箇堪與佛祖為師？」
荅云：「喚來與山僧洗腳。」
問：「趙州到南方，向火爐邊拾得箇無賓主話，從來無人舉著，未審和尚還舉得麼？」
荅云：「闍黎不得錯舉。」
問：「咫尺之間，因甚不睹師顏？」
荅云：「山僧罪過。」
問：「拄杖子吞卻山河大地，一切有情向甚麼處乞命？」
荅云：「敗將不斬。」
問：「正令全行，佛祖乞命，故開一線。狐兔威獰，畢竟如何施設？」
荅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問：「古人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秖如到後又作麼生？」
荅云：「待汝到，即向汝道。」
問：「古人云：『一句中具三玄。』且道門前火把子具幾玄？」
荅云：「月出三更。」
問：「『一玄中具三要。』只如地上水碉砂，是第幾要？」

荅云：「和泥合水。」
問：「《寶鏡》云：『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爻未動時，向甚麼處回互？」
荅云：「八八六十四。」
問：「狗子無佛性且置，土木瓦石還有佛性也無？若道有，也是趙州兒孫。若道無，也是趙州兒孫。畢竟作麼生即得？」
荅云：「土木瓦石。」
問：「央崛乞食，產婦臨盆。吾佛垂慈，即得分娩。倘不分娩，又作麼生？」
荅云：「流水急如駛，落花空自停。」
問：「今日嗔，明日喜，且道是佛法，是世法？」
荅云：「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問：「西禪寺裏更有一事相借問，得麼？」
荅云：「喪身失命。」
僧問：「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如何是實諸所無？」師云：「所供是實。」進云：「如何是空諸所有？」師云：「所供是實。」進云：「有無俱離，空實俱非，意旨如何？」師云：「所供是實。」僧禮拜，師打云：「添箇註腳。」
僧問：「如何玉殿瓊樓卻被一莖艸蓋？」師云：「瞞我不得。」進云：「如何一莖艸便現瓊樓玉殿？」師云：「瞞你不得。」
慶繩葉廷尉問：「古人道：『發起勇猛，剋日便悟去。』是否？」師云：「此猶是對鈍漢說底話。」士不覺失聲，云：「令人無可推諉。」師云：「居士得恁麼伶俐。」士久之，云：「古人見僧便攔胸把住，意旨如何？」師云：「不見道：令人無可推諉。」士乃服膺。
魚山熊給諫、二瞻趙璽卿敘三玄三要話，趨問：「悟得三玄三要便怎麼樣酇？」師云：「只得箇趙二瞻。」士云：「不悟三玄三要又怎麼樣酇？」師云：「也只得箇趙二瞻。」士云：「恁麼則悟也得？不悟也得？」師云：「切忌兩頭走。」
居士問：「秋月明似鏡即不問，請問和尚蟾光何處現？」師云：「待月落潭空時向汝道。」士禮拜，云：「向道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僧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被生死之所流轉？」師云：「花餅香筋。」進云：「恁麼則盡大地都是佛法也。」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進云：「請和尚開示。」師云：「既盡大地都是佛法，又要開示箇甚麼？」僧罔措。
僧問：「趙州逢人便道喫茶去，未審和尚教人喫箇甚麼？」師云：「不教你喫茶。」僧禮拜，師云：「只如喫茶與不喫茶，是同？是

別？」僧無語。師令眾下語，不契，自代云：「口是兩片皮。」
僧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云：「喚甚麼作身？」僧擬議，師云：「蓋覆了也。」
僧問：「如驢覷井時如何？」師云：「目前略露些些子，遍界從教千百身。」進云：「如井覷驢時如何？」師云：「光境俱忘唯自得，六門何處覓行蹤？」進云：「覷與不覷時如何？」師云：「識得驢便了，管他覷不覷作甚麼？」
僧問：「如何是寶華佛法？」師云：「不是挑磚，便是撒土。」進云：「向上還可商量也無？」師云：「若有，儘汝商量。」
僧問：「香林因問：『如何是衲衣下事？』荅云：『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云：「春來地長艸。」復說偈云：「臘月火燒山，春來地長艸，直下會便會，切莫自起倒。」
僧問：「一切總不得，請師速道。」師連棒打云：「你要全奪，我便全與。」
僧求開示，師展兩手，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莫嫌家裏全無物，須信壺中別有天。」

四著語

大慧問佛炤：「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意旨如何？」著云：「雖著鎖枷同飲醉，出身有路驗當機。」佛炤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意旨如何？」著云：「便把自枷枷獄子，更換行纏出大門。」慧云：「你是第幾箇又作麼生？」著云：「賣俏放憨重下水，不知有己只拖人。」炤云：「今日捉敗者老賊又作麼生？」著云：「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奈我何？」
又大慧問著云：「賊過後張弓。」佛炤荅著云：「倒轉槍頭驀面刺。」慧又問著云：「老老大大，隨人腳跟轉。」炤又荅慧云：「不但騎虎頭，更善收虎尾。」
又大慧問著云：「沒盡家財更索需。」佛炤荅著云：「遭劫多番變作賊。」慧又問著云：「自縛去拏人。」炤又荅著云：「騎賊馬趁賊。」
又大慧問著云：「垂絲定有無佛？」炤荅著云：「離釣解返擲。」慧又問著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炤又荅著云：「果見食牛之氣。」

移改維那四著語(前三移，後一改)

大慧問：「拋磚拋瓦？」佛炤荅：「獅子咬人。」慧又問：「開門捉賊？」炤又荅：「出得門來倒鎖門。」
因倒米房，僧問：「米房既倒，大眾喫箇甚麼？」師與一拳，云：「莫嫌麤糙。」
僧貫初問：「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如何是玄旨？」師高聲喚云：「貫初。」初禮拜，師云：「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初拜起，佇立久之，師云：「你又念靜那？」便歸臥室。
僧問：「狂心頓歇時如何？」師云：「慶快平生。」進云：「歇後如何？」師打云：「未歇在。」進云：「正恁麼時，如何是學人轉身吐氣處？」師擲云：「速退！速退！」
僧問：「如何是不屬生滅底心？」師云：「你喫飯來多少時也？」僧佇思，師云：「但有如何若何，早屬生滅了也。」
僧問：「初祖有折蘆渡江之玅用，和尚作麼生？」師云：「單單只得一條拄杖子。」進云：「除卻拄杖時如何？」師云：「設除卻，置在甚麼處？」進云：「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舉杖云：「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峻卿郭孝廉設齋次，謝居士問：「如何是終身底事？」師云：「只得者箇。」孝廉問云：「如何是者箇？」師云：「動著即錯。」廉云：「如何是動？」師云：「不離靜處。」久之，師問云：「如何是靜？」廉云：「妄念不生。」師云：「我則不然。」廉云：「請和尚道。」師云：「不離動處。」

荅三眼汪居士六問(法名行敕)

問：「認得自己，頭上安頭。不識自己，斬頭覓活。威音王已前一句，畢竟作麼生道？」
荅云：「春日晴，黃鸝鳴。」
問：「迷中有悟，悟復還迷，迷悟兩忘底人，又如何相見？」
荅：「豎拳云：『是迷是悟？』」
問：「三玄三要，賓主功勳，如何得一句道盡？」
荅云：「瞎。」
問：「滴水千山浪，雲乘萬斛舟。還許學人受用也無？」
荅云：「好事不如無。」
問：「趙州問二菴主，有麼？有麼？菴主俱豎拳荅。秖如趙州問和尚，和尚又如何荅？」
荅：「攔胸一拳，云：『若作淺深縱奪會，入地獄如箭射。』」
問：「德山云：『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或有人掀倒禪床，推翻下座，以後德山作麼生為人？」

荅：「但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七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八

侍者　行導　編

請益

僧進方丈，問云：「和尚普說中以百丈扭鼻與高峰睹讚齊舉，不能無疑，請決之。」師云：「疑箇甚麼？」僧云：「百丈因扭鼻得省。馬祖次日陞座，丈出捲卻席，祖便下座。問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麼捲卻席？』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麼處留心？』丈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了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如此機用，恐高峰睹讚底省處未能到此。」師云：「高峰解夏詣南明，雪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峰便喝，巖拈棒，峰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巖曰：『為甚打不得？』峰拂袖便出。你道與百丈捲席優劣何如？又翌日，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峰曰：『狗舐熱油鐺。』巖曰：『那裏學者虛頭來？』峰曰：『正要和尚疑著。』巖休去。你道與百丈捲席、馬祖下座優劣何如？」僧云：「若然，則馬祖震威一喝，百丈便大悟。雪巖問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便無言可對，越五載至枕子墮地方徹，豈無優劣？」師云：「你道馬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雪巖問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高峰無言可對，還有優劣否？」僧云：「若然，則高峰枕子墮地方徹，豈是虛話？」師云：「不然。百丈天資敏利，到此便得徹頭；高峰天資遲鈍，到此雖已破家蕩產，但力不能勝，直待枕子墮地方徹，正徹此無言可對處。第未悟則坐在無言，卻被無言轉了也，一悟便轉得此無言矣。遲悟、速悟，天資優劣非關悟門，所以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如高峰從前用工處，較百丈原更是喫苦；大悟之後，說法機用較百丈亦更覺簡窮。悟徹是同，作用不同者，天資耳。然天資亦無一定，只如馬祖震威一喝時，倘百丈未即悟，後來偶有所觸而悟，你又如何？倘雪巖問高峰睡中主時，高峰言下便悟。你又如何？豈可以此定其優劣麼？」僧乃禮謝。師云：「如今我又不恁麼說了。馬祖震威一喝，百丈決定大悟；雪巖無夢無想一問，高峰決定再參。何故墮？據百丈鼻頭今日又不痛了也一語，百丈大有生機，已知悟門不可守，所以馬祖有深明昨日事之印。再參時，豎拂、拄拂已有卷舒操縱於其間，從前乖執處輕，馬祖鉗鎚又辣，焉得不徹？據高峰悟處，雖實抱守太堅，機用亦死。雪巖室中煆煉，何常不施向上鉗錘？奈高峰依舊只恁麼會去了，沒奈他何，所以就其親到處與他印住。乃問

曰：『日中浩浩時作得主麼？』峰曰：『作得主。』巖曰：『夜間夢寐時作得主麼？』峰曰：『作得主。』此風穴所謂『去即印住』，若不印住，豈可令他走作？雪巖又就其乖執處，用箇白拈手段與他印破，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此風穴所謂『住即印破』，若不印破，豈可令他執守？高峰從前執守太重，焉得不用再參？此百丈高峰無同異中底同異處。」僧云：「高峰睹讚悟處，既悟主人公，因甚問著無夢無想之主，便不知下落？」師云：「秖因悟得主人公，所以問著無夢無想之主，便成隔礙。無夢無想主人公，不涉迷悟底，然日中浩浩作得主，夜間夢寐作得主，非有實悟門、實操履者不能到，只是功勳未盡，落在觀炤般若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乃實相法門，觀炤履踐是甚麼閒家具？被雪巖一問，便失其所守，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正是放身命處。直須透過此關，卻來今世門頭隨處作主，方與此事有相應分。今人但知有悟底事，不知有不悟底事，妄以堂堂獨露來頌無夢無想主人公，豈不是今世門頭底事？直饒道處處黑暗，早已露蹤蹟矣，何況堂堂獨露來？都來總是閒知解，那得清風下載時？」僧云：「古人有大手眼、正知見及見地不脫之說，請示其詳。」師云：「此實難辨，無怪今人吞吐不下。若得大手眼者，須將從上有規矩底禪步步歷過，然後向大爐韛中鎔盡圭角，灼見千聖不傳之秘，為人之際不守途轍，應變無方，卻能轉向千聖羅籠不住處指示人，不瞎人眼。若秖具正知見者，其從前所參所證底圭角猶在，為人之際，便有箇落地處指示人，因未入大爐韛中烹煉過，則總是者箇正知見，便各有所重，互相矛盾，到此種數極多。即如今有會得平常心是道者，一味守著華嚴境界，無轉變相，惟恐墮坑落塹，更不移動一步，如生盲人靠著拄杖相似，喫飯便說喫飯，喫茶便說喫茶，問銅鍋便荅銅鍋，問花柳便荅花柳，問大事未明便荅大事未明，問大事已明便荅大事已明，凡偈頌法語，處處都用者箇無轉變相底見解，自謂確有根本。若據山僧看來，正是貼肉汗衫，直須脫卻。又如僧繇畫底龍，猶欠點眼，若一點眼，則破壁飛騰而去，若不點，依舊只是壁間物。當時黃龍南會下有箇東林總，亦是如此。他還不肯晦堂、真淨同門諸老，道：『秖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他見晦堂、真淨，臨機勘辨，如珠走盤，不留剩跡，不傳把者箇無轉變相底平常心指示人也。將謂別人還未悟，獨有他到此地步，乃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所以點胸點肋如此，大都不能提脫此一步，到大用現前之地，總不能無病，所以雲門說有透過法身之病。透過法身豈不是正知見？見地、正知見總皆法身，坐在法身邊便謂見地不脫，透過法身便謂正知見。正知見即見地，透過法身也是法身，坐在法身邊也是法身，但人有脫與不脫之異，法身何

異？」僧云：「若然，則百丈再參時，已透法身，具正知見，未得大手眼，所以震威一喝，有大機大用之說麼？」師云：「然。」僧曰：「高峰問睡中主時，坐在法身邊，見地不脫，後來墮枕而悟，但有如在網羅中跳出之說，還未具大機用麼？」師云：「是何言與？高峰被雪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正好透過法身而力不勝，直待網羅跳出，則大用現前，不止出得見地不脫之病，亦出透過法身之病，豈比今時單得涅槃堂裏禪底，反令正知見為瞎人眼目之具？當年有箇恕中禪師跋高峰上雪巖書中，亦似以為未發機用，曰：『雪巖因事到杭，令人往天目招高峰相見。高峰不出，雪巖遂有擔板漢之語。設使高峰聞命，翻然出山相見，必有三日耳聾之禍。』此恕中之意，豈不以高峰為未得大機大用？殊不知雪巖師承高玅，從初一見，方問訊便打出，後問拖死屍句，聲未絕又打出等，及此無夢無想一問，皆向上鉗錘，高峰承受已多，枕子落地，執處一消一透，俱透恕中三日耳聾之說。但就其透睡中主處，據款結案，為虛空安柄，非是實法，即末後擔板漢之語。雪巖用處到底純一，真乃從上師承。且大機大用，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百丈挂拂舊處，豈不是百丈底耕牛饑食？高峰日中夢寐作主，豈不是高峰底耕牛饑食？學人執處既同，馬祖一喝、雪巖一問，驅之奪之，師家用處又同，豈可分其優劣？」僧云：「若據高峰未悟，雪巖便施向上鉗錘，則向上鉗錘亦不待透過法身底人方用麼？」師云：「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透與不透乃學人分上事，師家豈有定法？你將謂馬祖震威一喝方是大機大用麼？殊不知拈餬餅是甚麼？豈不是大機大用？扭百丈鼻豈不是大機大用？次日陞座下座，豈不是大機大用？目視繩床角拂子，豈不是大機大用？問百丈云：『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豈不是大機大用？」僧云：「既都是大機大用，和尚尋常有言：『大慧薰風，百丈扭鼻，自救不了。』又作麼生？」師云：「癡人前不得說夢。我明明道在師家用處二句一時說，今就學人悟處合法斷之，即所謂自救不了。你恁麼猶學今時杜撰在。」乃舉杖趁出。

僧請益古塔主空劫自己、今時自己及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之說。師云：「古公說法滲漏實多，如總頌三玄、別列三玄，原是未曾清楚，即何等公案是體中玄？何等公案是句中玄？何等公案是玄中玄？徒然分得粉碎而未能收攝，豈臨濟一句具該之意？此其大段錯矣。然但就其所謂空劫自己、今時自己、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者，原無不合臨濟之意。臨濟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為師。』豈非玄中玄乎？『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豈非句中玄乎？『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豈非體中玄乎？臨濟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賴裏頭人。』豈非今時自己乎？『三要印開朱

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豈非空劫自己乎？臨濟既可以分第一、第二、第三，何古塔主便不可分玄中、句中、體中、空劫、今時乎？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夫玄中玄既佛祖心法之所自出，豈非祖佛為師之空劫自己乎？』汾陽云：『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玄。』唐明云：『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此二頌豈非體中玄乎？汾陽云：『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荅，隨器量方圓。』唐明云：『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此二頌豈非句中玄乎？汾陽云：『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闍氏問豐干。』唐明云：『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此二頌豈非玄中玄乎？古公亦有見於此，方立如上名目。第臨濟之意，別列之中，即有總攝，總攝之內，三法了然。惜乎古公徒知別列，不知總攝，致令覺範前以逐塊稱為明眼，後成儱侗毀為謗法。今人徒知覺範前逐古公之謬，不知後毀古公之亦謬也。不見臨濟立第三句之後，乃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手。』汾陽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覺範因見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便只作箇儱侗塗毒鼓會了便休，不知得意忘言道易親，於難分之中，已密點三法於其間矣。僧問臨濟：『如何是西來意？』濟云：『若有意，自救不了。』汾陽今云得意，豈非自救不了之體中玄乎？鏡清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臨濟云：『玅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汾陽今云得意忘言，豈非人天為師之句中玄乎？臨濟云：『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又云：『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汾陽今云得意忘言道易親，豈非佛祖為師之玄中玄乎？得意忘言道易親，三玄一句全該，如何分得？即此三玄之旨，於自利便為三要印，於利人便為三玄門，所以謂三玄三要事難分也。即以自利處利人，三玄即是三要，所以古人只舉三玄者多耳。須知臨濟立言之意，以眾生根性不等，則悟有淺深；師家用處隨機，則法有權實。若非第一第二第三之分，何以收盡學人之差別？若非一句全具，何以直明向上之宗猷？自己原無兩種，利機玅在善分，功動未盡，便落今時，及盡今時，便為空劫。所以鼓山珪云：『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臨濟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又汾陽舉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試看說箇闍黎，又說箇老僧，且道是甚麼意？又云：『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要

知老僧與闍黎麼？』拍其膝曰：『者裏是闍黎，者裏是老僧。』試看既拊其膝曰者裏，且作麼生辨得闍黎老僧？山僧索性註破。明得今時自己謂之闍黎，也出不得者裏。明得空劫自己謂之老僧，也出不得者裏。但向者裏辨得闍黎老僧清楚，方知一句具三玄，果從上的的相承之旨。汾陽又云：『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尋事畢。』到者裏試問，還是分開好？儱侗好？待汝打破漆桶來與汝道。」僧禮謝。

師又云：「該備淺深，似有階級。一句收攝，稜縫俱消。空劫今時，乃應病與藥耳。若道實有此事，正好取捨未忘。在古人云：『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厭。』學者不達此，賤今時而貴空劫，執藥成病矣。但透得一句具三玄，自然藥病俱忘。所謂真師子兒，吼哮一聲，壁立千仞去也。」

師又云：「山僧未歷講筵，即教典亦欠涉歷。一日，因見臨濟分立三句之後，總收云『大凡舉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云云』，頓透空劫、今時不離當念便明。天台智者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處，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謂之旋陀羅尼三昧。後來立空、假、中三觀，該攝一切法，併《華嚴》立四法界，該攝一切法之旨，到者裏說不得那箇是宗、那箇是教。信乎三玄三要之不可不明也。三玄三要正是旋陀羅尼三昧，若透得一句全具，則舉第一句時便是第二句、第三句，舉第二句時便是第三句、第一句，舉第三句時便是第一句、第二句，既不礙其總收，又不壞其別列。自此山僧說法，凡總收處自然有別列面目，凡別列處自然有總收面目，如珠走盤。山僧到者裏，自己也尋箇頭腦不見，他人又如何尋得山僧底頭腦著？自非同得同證者，難以言喻。所以判大慧薰風南來話云：『在師家用處，三句一時說。』今就大慧悟處合法斷之，即所謂自救不了者，正所謂善說法要，了無剩義。杜撰者見之，卻來支離強諍。天台三觀，言空者，無假、無中、無不空；言假者，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空、無假、無不中是也。華嚴四法界者，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你看他立到理事無礙，已為現量極則，因甚又立箇事事無礙法界？亦即旋陀羅尼三昧也。事事無礙者，一事遍入一切事，一切事遍攝一切事。你若透得，便知理法界即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已完具而無少無剩矣；事法界即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已完具而無少無剩矣；理事無礙法界即理法界，事法界已完具而無少無剩矣。或因時利機，隨拈一界，諸界皆具；諸界雖具，仍秖一界。大似環之無端，又似紫羅帳裏撒真珠，向何處著眼？今

人只為宗旨不明，教理亦何曾嗅著？不知在那箇座主奴口角邊拾得幾句死語，便道他曾聽教來，將謂教理不過如是，動輒便道：『此是座主家說道理為事。我者箇放行把住，全在手裏底見識，是出道理格外之關捩眼目。』也不知面皮厚多少。」

僧問：「古塔主分析三玄，洪覺範斥之，和尚今復用古公之說，而亦斥其非。覺範斥古公之非，和尚亦斥之，而復斥覺範之非。學人不能無疑，請明示之。」師云：「三玄者，即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也。其說起於臨濟，臨濟如杜撰，當時諸方即共非之矣。一言出口，無敢或疵者，不過以其冥合佛祖心印也。果合佛祖心印，則臨濟以前未有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之說，臨濟立之為無過；則古公以前未有體中、句中、玄中之說，而古公立之豈遂為過邪？但當問其說果合心印否耳，此山僧所以用古公分析之名目也。蓋此名目非古公獨創，風穴、首山、神鼎等荅語，汾陽、慈明、唐明等頌，實有此意，山僧用其名目，使從上心印稍露規繩，以救今時亂統之弊。今人秖因不諳三句之旨，交無體中、句中、玄中等名，但見臨濟道：『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囫圇吞，囫圇吐，奈何不下，只得亂統耳。此山僧因時救病之苦心也。至古公實為道眼不明，如判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云：『山河大地。』謂之合頭語，直明體中玄。似則也似，恁麼死煞，則不明一句三句之旨矣。豈可山河大地句中便無句中玄、玄中玄邪？殊不知善赴來機，原無輕觸，所以山僧道：『在師家用處，三句一時說。』今就學人悟處合法斷之，即所謂自救不了者，直似八面鋒鋩，無人下手處，杜撰長老擬來批駁，自投羅網，喪身失命而不自知耳。此古公之舉體中玄而不明體中玄者一也。又判廬陵米價、鎮州蘿蔔、雲門餬餅、洞山麻三斤等為句中玄，謂之透脫，謂之不荅話。似則也似，豈可恁麼荅便無體中玄、玄中玄邪？恁麼謂之不荅話，豈可山河大地句中便有荅話分邪？此古公舉句中玄而不明句中玄者二也。又判世尊良久、馬祖無心情、智藏頭痛、百丈到者裏卻不會及臨濟三頓棒等為玄中玄。且道世尊良久、百丈不會、智藏頭痛、馬祖無心情、臨濟三頓棒與青原、廬陵米價、雲門餬餅、趙州山河大地等有何差別？殊不知只者亦具句中玄、體中玄者，何得分疆立界如此？此其舉玄中玄而不明玄中玄者三也。舉一即三，言三即一，互為主伴，行布圓融，豈可偏枯，自成窒礙？若山僧昨日所云百丈扭鼻只得體中玄，鼻頭今日不痛亦只句中玄者，就學人分證時斷其悟處，非謂馬祖扭百丈鼻便只得一玄也。此處不可不知，不知則與古公何異？古公又判雲門會下諸老，只悟得言教，未悟道見性，舉巴陵三轉語為證。昔日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

月。』『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碗裏盛雪。』雲門見云：『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此雲門、巴陵師資之事也。古公道：『雲門言此事若在言句上，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以為巴陵未悟之證？若據雲門，既云此事不在言句上，又自云秖舉三轉語足報恩，則雲門自相違矣。雲門如不自違，足見巴陵轉語足報恩者，正與雲門不在言句之旨相合。古公與雲門相去甚遠，無師資之誼，乃承虛接響遙嗣之，正服膺之極。及乎雲門親印之語亦不從，親印之人亦毀斥，即不服雲門矣，又遙嗣之，何哉？殊不知雲門以此三轉語足報恩者，蓋以其深得一句具三句之旨也。巴陵三轉語，轉轉皆具古公所謂玄中玄、句中玄、體中玄者，古公不識宗旨，辨驗巴陵言句不出耳。道本無言，因言顯道，驗人端的，正在下口處。所以南嶽聞馬祖『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語，乃深肯；米胡聞仰山『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語，亦深肯之。祥菴主，雲門兒孫猶在之拜；五祖演，滅吾宗者克勤之稱；佛果，東山法道未寂寥之讚，皆一意也。古公無師杜撰，謗法謗人，山僧所以斥其非也。覺範始則一味遵古公體中、句中、玄中之語，處處破得七零八碎，全無收拾，已不堪矣。及晚年來，因僧問兩堂首座同喝語時，忽向主伴重重無著意處得箇休歇，乃云：『頓見三玄三要之旨。』遂頌云：『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據此頌，不無有箇了手處，然乃盡毀體中、句中、玄中之說，大似一人患疾者，初服庸醫藥久而不愈，一日因服明醫藥乃愈之，其人遂驅逐庸醫，盡將庸醫藥料俱付灰燼滅。大可笑，疾之不愈，庸醫之過，非藥料之過也。驅庸醫足矣，焚藥料胡為？將謂明醫所用有別藥邪？不知總是庸醫藥料，但用之不善而疾不愈耳。先以自不具眼誤信庸醫，一愚也；後以惡醫而焚藥料，二愚也。覺範具有之，山僧亦斥之者，蓋以今之杜撰長老惟學覺範焚藥料手段而疾不愈故也，亦山僧救世之苦心也。」

僧請益「見過於師」之說，師云：「此語出自百丈。示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夫超師之見者，蓋因百丈秖舉揚他被馬祖一喝，證得耳聾，要諸人都到他底田地。不意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乃曰：『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不惟已透百丈悟門，兼識馬祖機用，大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者，所以讚為見過於師。若云黃檗吐舌不在百丈耳聾處，百

丈耳聾不在馬祖喝處，始可謂見過於師。此不過各各獨脫之見。所以學語之流便道：丈自耳聾，檗自吐舌。正所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後代兒孫只成得箇相似學解而已。憶得己巳冬，山僧因先師屢問薰風南來話，一日有箇會處呈偈云：『翰林學士渾身溼，兵部尚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先師正之，翌日向山僧道：『我今日也有一頌在此。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寒毛纔卓豎，脫體露堂堂。』山僧閱久之，向先師道：『似欠蘊藉。』先師不荅，後亦不見刻出。今有效顰者曰：『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毛孔呈呈露，全身脫體彰。』正是印版上打來，模子中脫出，自後只恁麼傳將去，且無望其見過於師，求箇見與師齊者亦不可得矣。」僧云：「然則大機之用畢竟如何？」師呵呵大笑云：「我也與你印版模子去。」

僧問：「和尚以三要為自受用三昧，以三玄為他受用三昧，每單舉三玄，則二種三昧如何下落？」師云：「三玄之中即有二種三昧：體中玄者，他受用三昧；玄中玄者，自受用三昧。總之，外不住凡聖，則二六時中遇境逢緣，轉歸自己，謂之兒孫得力。莫對曾參問曾哲，從來孝子諱爺名。內不住根本，則二六時中潛行密用，若愚若魯，謂之室內不知。惟得此二種三昧，無論臨濟、曹洞，一一用在轉處，所謂『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也。單舉三玄者，不論為人不為人也。以三玄為他受用，以三要為自受用者，蓋指為人之時也。論為人，則三玄總為他受用矣。黃檗於臨濟[祝/土]地三下之後，有『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之點；汾陽問捲席話後，有『師意如何』之問；臨濟命洛浦問德山話，云『待伊打汝，接住送一送，看他作麼生』等，皆所以探其自受用處也。臨濟又[祝/土]三下，噓一噓，黃檗有『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之印；首山荅箇『象王行處絕狐蹤』，汾陽始到放身命處；德山便歸方丈，臨濟有『我從來疑著者漢』之點。到者裏，不但山僧註解不出，只恐德山、臨濟、黃檗、首山、汾陽諸老猶當更參在。夜深，煩汝久立。珍重！」

僧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昔日和尚以大慧悟處斷為自救不了，以師家用處斷為三句一時說，今此刻中復只就此語斷為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前後大相矛盾。學人不能無疑，請決之。」師云：「如摩尼珠映於五色，摩尼珠不可謂之五色，所以道三玄收不得；五色全體是摩尼，隨一色而即具全珠，所以道三句一時說；見一色之珠光，未見珠光之全映，所以道自救不了。汝道矛盾邪？非矛盾邪？」僧乃杜口。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八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九

侍者　行導　編

法語

示暘谷禪人

斷生死底利刃、開祖關底鑰匙，直下全體全用、徹始徹終，以至接物利生、神通游戲，無不繇當人一箇緊切而已。所以道：「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暘谷上人志慕斯道，屢求指示箇緊切話頭，余云：「緊切處便是話頭。」上人似未領解，復求法語，余不得已，只得落二落三，重重註解，向虛空裏釘橛去也。須知緊切話頭便是當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更無別法；若離自己面目別有緊切處，即為邪法矣。如今秖為靈根未熟，擔荷不下，但向二六時中緊切處更加緊切，日久月深，自然推門落臼，方知未求指示已前兩手分付了也。雖然，直饒到者田地更有事在，須買艸鞋行腳，遍歷諸方，忽遇大手眼宗匠為汝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纔為了手。至囑。

示子介項居士

見一切法，不見自己，便是生死；惟見自己，不見一切法，便是涅槃。生死涅槃，一齊坐斷，則頭頭法法，初不隱藏，轉步移身，古今不昧，便是世出世間大丈夫漢也。何如？

示泐菴陳居士(諱登明)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未舉此話時，不用存一毫佛法見；正舉此話時，不用存一毫湊泊心；舉此話畢，不用落一毫註腳。直下光前絕後，只將此話舉來舉去、疑來疑去，心識盡、計較忘，驀然打失。囧！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正好喫山僧三十棒在。何以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從上來一言一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無你近傍處。雖然，若作擊石火、閃電光會，則業識茫茫，千里萬里。須是腳踏實地，目視雲霄，獅子咬人，不隨藥忌，則腳跟下事用之則為爪牙，劍刃上事體之即為本分，然後將本分爪牙一齊傾在大洋海底，方知嫌佛不作，嫌法不求，非大我慢，乃理合如然。

示無際禪人

根身器界之畔岸，謂之際。根不住根，身不住身，器不住器，界不住界，烏有畔岸之可得哉？如是則覿體全真，圓融無際，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走盤珠，不撥自轉，豈非打開寶藏，運出家珍邪？咄！是甚麼乾屎橛？

示恒潔禪人

若論此事，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嫌佛不作、嫌法不求，方有少分氣息。你纔擬心，錯過了也，何況思惟卜度、分別解註、大小偏圓、三玄五位、機境炤用、權實理事、入海算沙所能幾及哉？與麼參學，所謂怖頭狂走。除非夙有靈骨，退步知非，歇卻馳求心，打翻玄玅窟，於千聖挨箚不入處別通一路，方好靈祐門下來喫棒。不然，非吾種艸。敢問：既得別通一路，更要喫棒作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示潛子龔居士

究竟箇事，須將從前所知所見底、所學所會底，盡情做箇檀波羅蜜，便覺胸次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十二時中不與一物作對，方少有趨向分。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驀然向言下絕卻心性光影，全身擔荷於毫芒未動之先，豈復羅籠可住、呼喚可回者邪？

示而嘉李居士

古云：作善則善現，作惡則惡現，真心則隱沒。居士云：二六時中，舉心動念，不敢妄為，此亦人天福報，然總不出善惡兩途，隱沒真心多矣。須知自心不屬善，不屬惡，不屬名言，無可指擬，但向未舉心動念時，猛下一刀，截斷善惡兩途，跳出無明窠窟，便是見性成佛底時節。

示亙慧禪人

五宗門庭更無別事，只是發明當人本地風光耳。苟發明矣，不待融會，一一自知下落處，也不是一箇儱侗和同底道理便當得者。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焉用一切法？五宗門庭差別，

正除人差別心者，如差別心量未盡，豈可便云焉用？正好於差別中參到無差別底田地，便是本地風光現前底時節。

示忘證丁居士

若欲超生脫死，須向無生死地上著力，得箇證悟始得。既悟矣，則生死之心既破，無生死之地亦空。能證之人既泯，所證之理亦忘。則在生而生，在死而死，總是自家屋裏事。茲因忘證道人乞法語，故書此以示。且如何是忘證底事？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示玅高居士(即葉廷尉，諱紹順)

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悟與不悟，了無差別。未得入處時，一箇箇頂天立地；既得入處時，一人人鼻直眉橫。所以悟時，正悟此不待悟底，而無悟跡之可尋。香嚴云：「一擊忘所知。」仰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天皇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正全提無剩之旨。玅高居士既有入處，悟跡難除，二六時中要求箇不間斷，未免反成間斷。須知間斷與不間斷，皆力量未充，自生障礙。如今要得透頂透底，但撒開兩手，放教活卓卓地，不使有不間斷之相現前，自然不見有間斷之相，便是臨別囑付。

示無上禪人

當陽一著，萬法具該，本始齊彰，古今不昧。類之世間，世間無能類者；類之出世間，出世間亦無能類者。所以為無上最尊之道，人人本有，箇箇不無。諸佛出世，出為此耳；祖師西來，來為此耳。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覿面提持，當頭點破，秖貴撒開兩手，不著纖毫，領箇現成受用，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奈何眾生夙習深重，背覺合塵，明明祖父田園，棄長他家荒艸，不能脫體擔當，偏要東兜西搭。先聖垂慈，不得已拈箇塞斷咽喉底鐵餕餡，令學者咬嚼，咬來咬去，嚼來嚼去，忽向咬嚼不及處，卸卻從前業識，透過從上關捩，此亦直指中之方便，方便中之直指也。無上禪人來參山僧，每每向上直接，禪人不能領荷，乃復乞開示參箇話頭，山僧隨順顛倒，舉箇竹篦子話，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甚麼？汝但向者裏直下截斷去，直下休歇去，直下死盡偷心去，直下壁立千仞去，直下口挂東壁去，直下轉身吐氣去，直下透脫無依去，直下向威音王那邊更那邊撥開向上一竅去，直下向順逆場中

驗得無絲毫滲漏去，直饒與麼去，猶未是汝住腳處在。欲知無上最尊道，椰栗橫擔入亂峰。咄！

示龍珠寺純一禪人

本地風光至純至一，歷劫迷背以至今日，若不立志加工、忘食廢寢、暮叩朝參，則無始塵根夾雜濃厚，欲求其不為妄想積習之所奪也難矣。如今須立純一之志，所謂久久不退是也；加純一之工，所謂不起第二念是也；還須參箇純一話頭，所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是也。喚與不喚皆是夾雜路頭，直下坐斷不起第二念，以至久久不退，則目前靜悄悄地、胸次空豁豁地，於事無心、於心無事，要覓箇純一亦不可得，何況不純一之夾雜者哉？果能信得及、參得透，親到與麼地，速速來見寶華，當為點破。不然，枯木巖前錯路多，關係非小。至囑！至囑！

示陽和鍾居士

生死，人人共有；超生脫死，亦人人共有。秖因不悟，所以流浪；秖因不迷，所以超脫。其實超脫底人，即是流浪底人，迷悟互相反覆，而當人曾未移易一絲毫也。今居士病體沉重，怖畏生死，來乞做工夫徹頭處。若據貧道，別無工夫可做，只是信得者怖畏生死底心，便是當人本體，便是本命元辰，不屬父母所生身合而有，不屬父母所生身散而無，湛寂虛凝，迥然獨露，一切善惡境像妄現，切莫隨之，自然不怖不畏，而去住自在矣。第一須知信得自己過，便是徹頭處。若捨此而別生異念，別求工夫，便為善惡所牽引也。至囑！至囑！

示純我鄧居士

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肇公云：「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孟氏云：「萬物皆備於我矣。」我者何？即當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也。《楞嚴經》中謂之妙明真心，所以云：「汝身汝心，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如是，則即今四大之身、五蘊之心，併虛空、大地，如鏡中之像，雖現而非實。像非實，函現像之鏡實；物非實，而現物之心實。所以《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世人不知妙明真心本來無物，現而非有，乃認物為己，將幻心、幻身認為我體，以致輪迴。如認鏡中之像為鏡，安得不為之迷？故佛祖聖賢憫而出世，遂與直下喚

醒、直下指破者，此也。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真箇是純我法門。居士果欲超脫生死、凌跨賢聖，請向者裏直下自透。

示環水劉居士

此事如杲日麗天，無絲毫遮障，一念未舉以前，早已遍炤無餘也。纔擬參禪，大似片雲生於太虛，況更求法語向山僧筆端下討落處，豈非遍空盡界皆黑雲所覆邪？直須一陣狂風吹向不知何處去了，欲覓覓不來、欲起起不得，全體顯露，把住要津，自然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豈不為大丈夫事哉？

示智傳道人

參禪學道，只要明得己躬下事。既不明，不得不疑。千疑萬疑，只此一疑。十二時中，應酬世事，誦經禮佛，總不相礙。即不應酬，不禮誦，亦不礙。隨人自便，不必於此生疑也。秖要話頭疑情，無有間斷。若話頭上疑情一破，則應酬世事，誦經禮佛，無不是現前三昧矣。一念未生前，如何是你自己參。

頌古

洞山悟道機緣。

無情說法本無言，眼處聞之便了然。驀地眼光還謝處，我渠回互始通玄。

百丈再參。

收來放去鐵團圞，宗旨分明為爾傳，末後一椎俱喪盡，頂門依舊黑漫漫。

德山托缽。

托回休去已全彰，活得三年雪上霜，直令後代守株客，踢翻尿器沸如湯。

紫湖捉賊。

多年做盡賊生涯，今日須尋箇當家。誰料賊兒不善賊，空教老賊自投衙。

石鞏捉空。

不知巴鼻，徒自撮空。直得虛空叫屈，方知轉入此中。咦，誰人解向聲前薦，倒張石鞏一張弓。

青州布衫。

青州布衫重七斤，提出當陽不用稱。擬向定盤星上看，眼裏無筋一世貧。

玄沙三種病人。

患盲患啞患聾，箇箇灑灑落落。若道接物利生，大似無繩自縛。

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

三十夜裏，月亮堂堂。我去看稻，賊來偷秧。跳板頭上翻身，夾頭毛一把揪來，端端是箇和尚。

端獅子女妝示尼，尼有省。

僧中女子，滿面慚惶。女中丈夫，一笑承當。從今醜態難回護，不必胭脂花粉妝。

法眼指簾。

一得復一失，九九八十一，明眼衲僧家，當機須委悉。不委悉，扁擔折兮兩頭脫；若委悉，指上波濤千古潑。咄！

南院啐啄同時話。

啐啄同時失，句下分疏墮明白。者僧妄自強惺惺，不知身入蒼龍窟。令行者徹骨徹髓，旁敲者如楔出楔。當時燈影裏行，今日青天白日。咄！汝會也，早埋沒，更參三生六十劫。

百丈野狐。

不落反成落，不昧卻不落。落昧一時休，轉轉俱不錯。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塘口濱裏沈秀才，頭上頂箇木棺材。手裏捻片車扉版，眼白洋洋叫死來。

物不遷。

憶昔西施窈窕容，至今千載不相逢。誰人識得西施面，話到西施意便濃。

天龍一指。

忽然奮起丈夫志，一指頭禪破祖關。近取諸身用不盡，何須東海與南山。

乾矢橛。

當陽一著蓋天地，覿面提來付與君，不用尋渠舌頭路，得欣欣處且欣欣。

高峰睡中主(二首)。

雖然只是舊時人，睹讚收回反隔津，今日幸還無隔底，塵塵剎剎盡家珍。

月落霜天夜正寒，錦鱗透網潑天瀾。枕頭落地何曾悟，返覺從前被悟瞞。

香嚴獨腳。

以一重兮破一重，平田淺艸易相通，忽然突出千峰頂，土曠人稀絕所逢。惟有玄沙知此意，患盲患啞又兼聾。

臨濟蒿枝拂。

不避喪身云為法，烏藤痛處癢難禁，當堂拈出揚家醜，秖要諸人善保任。

芭蕉拄杖子(二首)。

以人治人，少減多增。劈頭撞著，活計現成。

與即與你有，奪即奪你無。銅頭鐵額漢，豈肯受塗糊。唵悉唎悉唎蘇嚧蘇嚧。

趙州密密意。

猶有你有，大家出手。得人一豬，還人一狗。不是頂門正眼開，爭免隨他言路走。

大隨覆龜。

皮裏骨，骨裏皮，當機拶著莫遲遲，艸鞋覆卻成何用？大海難教宿死屍。

泗州大聖，揚州出現。

無剎不現身，揚州何以報？君子雖愛財，取之卻有道。毘盧自古現毫端，豈是空言無實造？

佛果禪師悟道因緣。

豈是提刑秖認聲，勤翁觸著快非輕，圓通眼耳離依遍，始信雞鳴覿面呈。

百丈禪師鋤地聞鼓聲因緣(二首)。

鼓聲聞得笑而歸，一飽從來忘百饑。盡道者僧三寸密，誰知事的理尤微。

不是肚饑聞鼓響，那得呵呵舉钁歸？百丈老人爬著癢，有情難訴笑微微。

寶峰惟炤禪師，二朝士門：「古人臨終去住自在，何道致之？」峰云：「老僧將來自縊死去。」臨終，眾僧求峰遺訓，峰作惡語數句而終。

奪食驅耕從古有，臨行尤羨寶峰叟，一吼今人希冀消，菩薩心兮夜又口。

香爐頌。

有耳不聞，有足不行。光明奪目，氣概騰雲。穿人鼻孔，燎人面門。驀然拈出一些子，冷灰爆處便翻身。

偶閱魯論夫子之文章一節，因頌之。

默默可聞言不得，聖容一見已全陳。及乎說處終無說，大抵還他未聽人。

雜偈

荅東郊畢銀臺(臘八日見訪贈偈，附來偈，諱懋康)

寒宵天欲雪，四望凍雲同。黍谷陽和轉，梅花已暗通。(其一)忽忽歲云暮，鐘聲隔院聞。因思向上事，脫屣欲從君。(其二)
奇哉此何日，今古道皆同。當午明星現，銀臺光已通。向上並無事，頭頭絕見聞。那來心外法，拈出盡從君。

示語可禪人歸蜀(二首)

禪和大事未曾徹，奔南走北幾時休。不如今日回西蜀，故人故里莫他求。
頭頭法法用全該，殺活臨機絕所陪，肯將實法相傳授，辜負當年臭落腮。

示聽教者

自家兩眼明如日，鑿壁偷光紙上詢。驀地返觀何太近，大千經卷一微塵。

示智定行者

出家志願要爭先，莫待明年與後年。曠劫塵根一刀斷，一毛一髮利人天。

示寅初劉居士(諱旦)

寅初來問做工夫，只者工夫會也無？若更遲疑遍參去，諸方禪道滿山湖。

示善超禪人

三賢十聖未明宗，直指緜來那涉功？囚地一聲善超入，時清何處不從容？

法朗禪人乞攝心偈

萬法朗然，何思何慮？擬欲攝心，無本可據。我今為汝書此言，只此便是攝心處。

示心恒王居士(二首)

昔年曾罵君三日，今日重逢劈脊椎。佛法那來恁麼糙，從茲切莫更相隨。
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赤心片片為君剖。縱使傾湫倒嶽來，也知蝦跳不出斗。咦！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示傅居士參竹篦子

觸背俱非，分明直指。間不容髮，擬思即死。轉身吐氣更郎當，佛法何曾是如此？畢竟如何，問取傅居士。

示養吾章居士(二首)

參禪切莫住途程，二六時中驀直行，一日腳跟親點地，原來步步契無生。
觸背俱非直舉揚，拈來毫不費商量，機前有路如山嶽，突出千峰孰敢當？

示小心吳居士號(法名行弘，大心季弟，大心名行毅)

兄毅弟弘，兄大弟小。賓主歷然，無餘無少。灼然平等法門，莫逐世間順倒。

山居(三首)

一把鋤頭一把鐮，山中活計弗須添。豈言報荅深恩處，定在人間椎拂拈。
諸衲休將澹泊嫌，山中柴米有鋤鐮。最堪遍地蕨根老，水碓舂來好換鹽。
夜來一覺到天光，爬起身來日已橫。薄薄兩餐瓔珞粥，閉門正好上眠床。

登新安黃山文殊院

文殊座踞玉屏峰，俯視諸山天際窮。長嘯一聲遐邇震，那知身只在山中。

黃山煉丹臺觀鋪海

白浪堆中零碎洲，半疑海島半山丘。一回佇望雲端下，笑殺當年藥汞流。

示亦幻關主

掉臂過關去，全身把要關。如何是關？鼻直眉彎。只如恁麼道，是過關？是把關？簡點得清楚，非干石耳山。

傅蔭乞偈，自化月米

溥蔭化米供溥蔭，一身一口自相稱。特來要我做檀那，四句伽陀無少剩。

天台通玄寺化納國稅

寺田難免朝廷課，僧役多應檀越當。莫得又教收割後，出山持疏化齋糧。

示憨憨陳居士

東拋西擲，誰為指南。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饑餐渴飲，終日憨憨。等閒撥著無多子，前三三與後三三。

示咄咄王居士

咄咄，古今天地是何物？雙眼圓明爍太虛，一切聖賢如電拂。咄咄，一大藏教註不及，釋迦彌勒是他奴，觸不得兮背不得。咄咄，截斷上流莫輕忽，直須參透咄咄禪，不枉號之曰咄咄。

示貿布者

見聞覺知，只可一度。覿面全提，當陽無路。咄！三斤麻，一疋布。

示貞甫姜居士

相逢鐵面痛加錐，余亦勿慳兩道眉。一點遲疑千萬里，君當自薦更憑誰。

示仲曜別居士

本無一著，原無別調，杲日當空，處處晃曜。拶著當頭便一錐，只為與通向上竅，若箇獅兒肯後隨，倒翻筋斗風前掉。

示山中門頭

兩扇柴扉竟日關，白雲深處鎖連環。版聲三下通消息，賓主門開見笑顏。

示吳居士四書頌(二首)

卷未手執，一部已旋。字未目睹，萬言已詮。參乎一唯，有甚相傳。堪笑曾公蛇畫足，錯教後代口流涎。
自反而縮，君子慎獨。兩端竭處，是何面目。仰鑽　萬好參求，勿用揠苗仁在熟。充實光輝化入神，天地　兮萬物育。

師示一僧參話頭，有僧朗白曾參天童者聞之，謂師云：「天童乃棒喝門庭，何得教人參話頭？」師大笑，白茫然。師乃贈以偈云。

參禪為生死，非是要奇特。君乃大丈夫，勿須學軌則。果然到家人，千聖渾莫測。有時截上流，銀山與鐵壁。有時放一線，舌尖血滴滴。轉變在臨機，豈云有格式。執見未消融，腳跟浮逼逼。將謂門庭是棒喝，只恐驢年猶未徹。我爾同門箇弟兄，不辭截舌向君說。

示公路黃孝廉

參禪只要解心絕，解心絕時生死徹。聖凡夢醒悉蠲除，獨步大方無軌轍。

示大心吳居士

參禪參透本來人，莫向身中認識神。一念不生三際斷，一毛端現法王身。

偶詠(三首)

不慕王侯不學仙，一瓢一衲度餘年。世間多少茫茫者，道我曾參佛祖禪。
全機獨露誰能領？一著相應唯自知。坐斷碧峰千萬疊，從教白醭嘴邊泥。
禪機獅踞地，文勢鶴盤空。愧我兩無涉，橫身俯仰中。

題錫山鄒孝廉離煙集(二首，有引，諱兌金)

子介鄒居士自兩天目來，道經新安，邂逅相遇，即欲邀余同遊黃海，余不能從。居士乃出《離煙集》，索偈為引，屢辭不得，勉說偈云(黃海即黃山也)。
踏盡中峰上玅峰，斷崖有路足難通，莫言三祖多奇特，歸語知音黃海東。
不從天目看將來，那得奇巒別眼開。果到軒轅親歷他，數千年事不須猜。

因僧問話劈面掌之偶成四偈

劈面一掌提正令，按劍當軒誰敢近？獨許諸根穎脫人，豁開頂眼無餘分。
劈面一掌提正令，缽盂不用重安柄，巍巍坐斷主人翁，生佛古今齊聽命。
劈面一掌令全提，兩腳雙雙入汙泥。假饒更有通天路，丹鳳何堪誇錦雞。
劈面一掌令全提，白浪滔天佛祖迷，撩起便行猶鈍置，阿誰能布斷崖梯？

示于蕃張居士

能見能聞，認賊為子；不見不聞，全身墮死。只如戒脊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意作麼生？咄！吾無隱乎爾。

示三玄禪人

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徹底掀翻，已成逗漏。那堪數量號三玄，大似惡言當面咒，七百餘年傳至今，等閒拈出誰能搆？除是吾家出格兒，人天祖佛無窠臼，吾今書此意無他，名實稱時須自透。

示諾諾導侍者賣瓢杖

今年貧勝去年貧，瓢杖如何不去身。但得無錢能買者，不消分付屬他人。

琉球國蔡堅大夫參索布袋南泉趙州像，師手指上下，大夫不領，書偈二首以示。

布袋南泉與趙州，指天指地為君酬，分明三祖一時現，何用茫茫更別求？
覿體示君君不燭，猶覓丹青描數軸。縱然描得十分成，錯過自家真面目。

為琉球中山王(二首，蔡大夫請)

人王尊與法王尊，在在何曾昧己真。昔日趙州年老邁，盡將家計一時陳。
從來箇事無差別，貴賤咸須據本因。珍重琉球賢國主，莫忘自利利諸人。

為琉球金武王子

生在王家，天然尊貴。玉葉金枝，文經武緯。巍巍堂堂，了無忌諱。面目本如，請勿自昧。

示琉球蔡大夫，法名行圓(號即中)

圓覺自性，空假即中。如珠在盤，八面玲瓏。千差萬別，一脈靈通。勿從他覓，盡在爾躬。

示琉球毛大夫，法名行覺(號本得)

自覺覺他，別無奇特。一念回光，便同本得。公其覺之，直下勿惑。本自不迷，得亦無得。

示琉球阮大夫，法名行香(號普薰)

盡大地人，同一鼻根，行香一片，法界普薰。誰言證得圓通門，直下毫無氣息存。

遊石竺山，主僧求開示，師便打。復求偈，師示云。

問道須知學道因，棒頭點處絕疏親，頂門一日如開眼，大地繇來沒兩人。

示甫宇洪居士

獨立無依法界身，東西南北自來賓，無端瞥起成雙橛，辜負毘耶多口人。

示爾奮黃居士

一段天真透頂門，絕凡絕聖獨為尊。塵塵剎剎皆宣演，觸目須知道已存。

示中立禪人

即心即佛雪上霜，非佛非心負檀德。分付春風仔細吹，柳絲蕩漾如機織。

眾禪者以人人有座空王殿偈呈次韻

人人有座空王殿，四面無門我獨居。出入不教蹤蹟現，那知潘閬倒騎驢。

師赴曹溪請，松陵安期周居士贈偈，次韻和之(諱永年，附來偈)。

曹溪一滴是禪源，祖位千年只獨尊，南嶽青原分派去，信衣磨衲至今存。錫飛庚嶺孤雲聳，颿挂彭湖快馬奔，未識百川歸海意，西江口水待誰吞？

壇經已絕獲麟編，誰續春秋作大全。親到一番今日事，五家宗派未分前。

印老風旛事最先，莊渠碎缽亦吳賢。人看師作頭陀樣，尚早南能剃髮年(時師年三十八)。

漫道曹溪便是源，朝宗乃見地為尊，大千本自毫端出，萬派今歸一滴存。法席喜逢龍象集，鈍機驚見電雷奔，千年祖室惟重整，一任狐涎吐又吞。

此道何須圯上編，諸方自背有偏全。山僧惟據本來令，盧祖陳孫孰後前。

袈裟一展立基先，誰不於今仰昔賢？須信儼然猶一會，不消更問是何年。

偶閱張子韶頌無隱話云：「日月光明滿六虛，奈緣蒙瞽以為無，試教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曾隱爾乎？」乃置卷云：「若恁麼，則縱然會得無隱，依舊日月是日月、看者是看者，法喻不齊，打作兩橛，未許聞晦堂木樨香在。」乃正之云：「一段光明滿六虛，奈緣自蔽以為無，請君直下雙眸豁，可是吾曾隱爾乎？」復述兩偈。

無隱渾如帝網珠，光光相攝炤無殊。吾行與子是丘也，子行與丘是子歟。

人人覿體現前事，爾亦何能隱爾乎？不見當年黃魯直，木樨香處便相符。

示實功鄭居士(曾割肝救母)

割肝救母未稱孝，忤逆聞雷方報恩。世出世間奇特事，當陽一句獨為尊。

示葆光居士

本來無處所，擬住即成塵。直下玄關透，頭頭露本真。

示一生禪人

不著纖毫，了無破綻。直下承當，一生事辦。

示太虛禪人

箇事絕倫擬，廓然等太虛。全身離觸背，日用自如如。

示梵愚禪人

唐之智，梵之愚，那箇男兒不丈夫？憶昔罔明曾出定，至今天下亂塗糊。

示蘇門黃孝廉選佛號(諱繼登，法名悟第)

選官登第出身處，選佛緜來悟亦然。觸背兩關親透得，人間天上獨為先。

復秋濤陳宗伯韻(諱子壯，師至五羊，寓訶林禪堂)

暫到訶林椽下居，隨宜說法盡成虛，當陽一著憑誰舉？為報檀那我自如。

示秀寰章居士

如入寶山空手回，家家門前火把子。直下不教毫髮存，當陽獨露西來旨。

一僧屢求法語，師書云。

沒有甚麼法與你，教我如何寫得來？無奈常常來逼勒，便將此意為君開。

改眾禪侶踏碓偈示漁甫劉居士

碓嘴花開不待春，一回踏處一回新，曾聞米熟篩猶欠，幾箇掀翻窠臼人。

示完一上人

完得一，萬事畢，上下四維無等匹。三乘五性箇中藏，盡是虛名惟此實。畢竟如何？臘月初九日。

示愚生禪人

生死場中站立腳，是聖是凡俱不著。一任橫揮與豎揮，莫教蛙步曾移卻。

示雲石禪人

頂門有眼炤天地，腳下無塵絕古今，一念未生前薦得，佛魔何處更追尋？

示惺聞耆舊

一聲觸著便惺惺，箇裏誰知有渭涇？聞寂聲消開隻眼，卻於聞處現儀刑。

別俛無耆舊

世間事事有大體，幾見如公得善裁。孤掌難鳴年杖國，三千里外負吾來。

退曹溪卻百房留

未解脊梁剛過鐵，那堪筋骨軟如泥。從來去住如弦直，魔力雖強徒自迷。

示信我王居士病中懺悔

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心原無心，業從何起？業既無起，病從何來？如斯會得，懺法已窮。通身慶快，只你本容。

有居士參拜次，師合掌偶相，又士問了此老僧云：「昨拜和尚兩手相，又是何意？」此云：「乃觀門也。」立成禪人

云：「乃無心耳，說甚麼觀門？」成舉似，師乃示二偈。

了此老僧稱作觀，立成禪侶號無心。而今十指重又起，獨破兩重荊棘林。
須信無心真觀門，何緣彼此苦爭論。試看兩手交又處，開闔何曾有半痕。

示憨拙禪人歸韶陽

為僧心了總輸僧，今古高流履若冰，珍重此行須猛覺，莫教失念負南能。

玉石塔(二首，塔中供丙堂智藏禪師真身)

浮圖曾費崑岡石，輝映雙江豈等閒。八百年來無一縫，層層露出白頭顏。
層層迴迴白團團，藏祖全身徹骨寒。坐斷十方無取捨，誰分玉石強名安。

白蓮池

香山垢眼見瓊英，社結東林萬億程。惟有寶華無染汙，瑤池捧出月三更。

讚

世尊出山相(小心居士請)

不起於座，現諸威儀，降尊就卑，奔奔馳馳。咦！莫道眾生曾度得，算來空累腳跟皮。

初祖達磨

聞昔九年坐，今朝胡亦然。只因無起相，千古錯流傳。

達磨折蘆渡江

覿面不識，何須面壁？梁庭少室，不住兩頭；萬浪千波，那堪中立？他年隻履西歸，獨有江上一枝十分春色。何故瞥？原是震旦國裏物。

布袋和尚(已下七讚，琉球國蔡大夫請)

杖頭挂木屐，艸鞋平地立。袋口撮不開，遇物便求乞。滿臉笑相迎，行藏無定蹟。知你是凡是聖？是魔是佛？十字街頭(等箇)人，自己不知先著賊。

南泉祖師斬貓像(二首)

正令全提，殺活在手，一刀兩斷，阿誰知有。人人都道，未舉以前，斬卻以後，不知當面成過咎。太平時節莫顢頇，一一面南看北斗。

威儀不缺，戒律不持。手執利刃，身搭伽黎。是麤是細，有眼皆知。聞說剛刀，不斬無罪。何須賣弄，死貓頭兒。

趙州祖師

危坐竟日，禪道不談。將謂出人頭地，誰知老邁不堪。若不是手裏有些把柄，如何掩得者滿面羞慚。借問庭前柏樹子，何似前三與後三。

臨濟祖師(適有訪不晤)

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自遭三頓毒，到處害叢林。黃河水自源頭濁，惹得後代兒孫如獅子遊行，直入狐狼野干之窟，不動聲色而已。大驚小怪，藏窴無門。咦！夫是之謂道出常情。

天童老和尚

桐棺山頂曾開眼，太白峰前瞎了休，最有一般奇特處，從來棒棒打人頭。

又(以默禪人請)

七十七年住世，二十六載開堂，到底只是一棒，惟教直下承當。道德高追往古，兒孫多遍諸方，是處被人圖畫，通身好醜難藏。不肖 今為題讚，從來證父攘羊。

自讚，諾諾導侍者請

者漢出頭太早，惹得許多煩惱。慣要呵罵諸方，慣要東尋西討。問禪禪既不知，問道又無可道。更要未舉以前，一味胡揮亂造。恁般性急為人，如何活得到老。

又(琉球國蔡大夫請歸國供養)

行棒不動手，說法不開口。謾云臨濟孫，豈落瞿曇後。未移蛙步入閩山，不起於座藏北斗。問渠端的是何人，報道琉球國裏有。

又(旋聞禪人請)

吾不自毀，豈可自讚？無讚無毀，是名真讚。

佛事

祇陀林挂鐘版。「緇流號令，人天眼目，歷歷分明，騎聲蓋色。所以道：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舉起版云：「喚作色得麼？」擊版一下，復擊鐘云：「喚作聲得麼？既然聲色非聲色，懸起堂中作軌則，十二時中信奉行，觸不得兮背不得。」遂挂。

福唐彌陀寺諷華嚴經挂鐘版。「圓頓教，舍那身，眼聞耳見太分明，一十六函齊演出。敲鐘無響版無聲，既無聲，演出底事作麼生？高高懸起無藏覆，覿面提來用得親。」

上六祖真身供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即今葉已落也，根已歸也，來已來也，直須覿面證明，豈敢囊藏被蓋？」遂獻供云：「是名精進，是名真法，供養祖師。」

掃憨山大師塔(齒髮塔也，身在五乳。時有僧假稱老宿付法，又有僧假師號先至)

「才波闊大，願力弘深。闡教義而誨人不倦，濬曹源而拌命擔承。果得海內緇流說禪浩浩，更見濟宗一派遍地紛紛。雖然，有正有邪，有真有偽，畢竟邪不勝正，偽不掩真。今朝孫復於祖，所謂有志竟成。吾宗久塞，師願乃興。全身雖去，齒髮猶存。一炷心香茶一盞，願與大師生生世世不惜身命，共振祖庭。」

上天童老和尚恩供

拈香，云：「若道受者老和尚恩，於不肖亦不增；若道受者老和尚屈，於不肖亦不減。既不成恩，又不成屈，且道設齋圖箇甚麼？玄要為羹賓主飯，山田家圃堪充辦，今朝忌日滿盤陳，一點孝心無破綻。」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九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十

侍者　行導　編

書問

與公路黃孝廉(諱一鐸)

有身則苦生。生老病死，乃人人所同有者，人命無常，促於呼吸，百年亦易竟也。況剎那剎那，念念生滅，無刻不處生死中，而不自猛省，蓋為無明所覆，世緣所羈耳。故雖有夙根，欲不從緣而頓自回光者鮮矣。佛云：「病乃眾生之良藥。」貧道半生多為病苦，屢自發心，正合此意。然病苦尚有重輕，輕則可以強自主宰，重雖至於昏昧不覺，而識神猶有所棲。惟當死生之際，非病苦之可比，已得徹悟者不必論，否則心識已昏、四大將散，憑何保得不入驢胎馬腹乎？古人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斯言亦懇切矣。貧道每見居士慧門有餘，悟門未啟，秖可以之經世，未可以之出世，更兼知解太過，難以實參。不意前日因賜顧冒寒，疾苦似甚，便覺從前未做得實工夫，因之痛念生死。善哉！此居士之幸也。貴恙目下聞已就愈，但既深嘗病味一番，則知四大非可常恃之物，正當趁此時務使根源脫落，不枉出世一遭，亦不必別求禪道，但就目下熟嘗之味細細咀嚼。此病即四大邪？四大尚空，病從何寄？此病非四大邪？熱時四大熱，涼時四大涼，離此即四大、非四大之外，畢竟病源在何處？須將從前知見罄囊棄去，枯澹窮參，一朝踏著本地風光，則身病心病俱銷，生死涅槃如夢矣。第一不得將經教道理註釋湊合如一，湊合則依前心識中舊生涯耳，如何敵得生死良藥苦口？惟居士善嘗之。

通法嗣上天童密雲悟老和尚(有回書付拂一柄)

去秋入留都，住祇陀林，仲冬結制開法，已於人天眾前拈一炷香，少伸供養矣。然未敢即通法嗣者，一以初住事繁，二以古人有領眾數載法道大行而後通者，思效顰故也。春仲，值集生余居士回京，一見便有曹溪之約，初未敢許，蓋以和尚年尊、嶺南地遠，某既未通法嗣，恐後為承虛接響者所倣效耳。後居士邀入濟生菴暫住，適江北有一山可居，遂棄祇陀，將盤桓數日入山，而居士堅留堅訂，只得從實供上，惟和尚慈悲，願賜詳覽。某二十二歲出家，冬十一月參師於金粟，師問：「那裏人？」云：「常州人。」師云：「是

我鄉里，也曾帶得鄉里物事來麼？」時不能荅，亦若隱隱有會，只是微笑，師亦笑而已。次日，入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師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某云：「莫便是麼？」師拈棒連打云：「未是在。」某禮拜而出，胸中迷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鬨堂大笑，毫無慚色，師亦笑云：「你卻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某茫然。參有月餘，已離金粟，在龍尾山度歲，忽有會處，述偈云：「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雙拳握著非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兩遍乾坤。」兼寫書一封，寄入金粟中。有大慧參禪二十年，聰明見解，機鋒轉語，步步向前，只是不知退步，失卻當前，所以一聞熏風南來話，便爾自肯等語。師見之，曾於室中對眾稱賞。次日自入金粟，師亦面以法器期許，奈偶爾夙根發露，電影一過，久之便信不及，兼往道場山參湛然和尚聽經，又為道理所牽。值期場五日而散，復回金粟，朝夕咨決，仍無義路可通，知非捨卻，抵死力參。經兩月餘，一晚普茶次，出拜將問，師便打，某便喝，師又打，某又喝，師又擬打，某忽有得，拂袖出堂。自此目前露裸裸地，純清絕點，晝無所思、夜無所夢者四十餘日，自謂得大自在，開大口，說大話，更不參請，唯終日竭力作務。一日忽患熱病，至第三日，從前光景都打失了，痛苦不堪，目前昏暗，心識紛飛，杳無著落，遂默默禱告觀世音菩薩，願求加被，此回倘得再生，一定參到四稜蹋地處，並不敢造次也。十日後方得稍愈，慚愧之極，不敢告人，養病半年，猶未全妥。忽漢首座弟子自姑蘇北禪持座語錄來金粟，某閱之甚喜，其徒且云：「我師太學問廣大，五家宗旨都通，且肯開示話頭做工夫，不似老和尚一棒。」某且信且疑，遂往參叩。值座晚參，垂示云：「盡大地都盧是箇火坑，汝等諸人作麼生轉身吐氣？」某出眾云：「某不知身心世界為何物？」座云：「者是落空亡外道，燒殺了也，須要轉身一句。」某云：「用轉作麼？」拂袖而去。座大怒，呵為惡少，連日詬罵不已。某思本為五家宗旨而來，不曾參問得，不可便恁麼去，只得小心哀告，權且容身，然後得以時常探問。座見請問之誠，遂將五家門庭廣為鋪設，且囑云：「你但隨了我，不參也少不得會，不要學者老和尚一橛頭禪麤惡淺小。」某且笑且應，情知者話羅籠我，但想古人為法忘軀，他若五家宗旨果然不謬，理當承嗣。於是往來金粟玄墓者三年，不啻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也。中間參請甚多，不能盡述。一日，漢首座往安隱結夏，某隨入期，座問熏風南來話，以所得告之，座不許，且曰：「此隨波逐浪句也，要得句中

意旨始得。」一晚，蒙錐箚半晌，某云：「拈起無根樹，擊開渠面門。」座頷之。自此朝夕不離者三月，將渠所撰《宗旨》十得七八，而迴觀自己分中依然不穩，遂思棄之。將參博山，而座堅留難脫，遂終日遊戲撒潑，亂規矩、攪叢林。座知此意，方得任某離去。往博山，至常山，而博山已下留都。即回浙，入留都濟生菴參請者半月，日夕隨侍，毫無所得。兼此老下刃不緊、發藥不中，某病思無所歸，復還金粟。奈漢公中毒已深，總以和尚禪為大謬者，雖在金粟而心嘗藐視也。然胸中疑礙未除，無可與語，只得依舊常常入室，屢蒙煆煉，難以卒除。一日，師問熏風南來話，下語不契，遂入堂，立打七限，發猛力參。至第三日，忽得入處，遂入方丈，下語云：「通身慶快，徹骨清涼。」師微點首。某云：「漢首座當時誤我，他以雲門一句中具三句宗旨為急，我故不得痛快耳。」師云：「也不要管他是不是，只是自己無疑便了。」某呈偈云：「翰林學士渾身溼，兵部尚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師政之。一日，入方丈論得意忘言話，師問：「如何是得意忘言？」某云：「秖許佳人獨自知。」師云：「如何是自知處？」某云：「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師呵云：「古人當機貴有出身處，你者等見解負墮也不知。」某聞之，又如脫去一層相似，於臘八日乞師改名通忍。一日，師上堂，某出問云：「離卻向上機，請師直指休歇處。」師便打，某云：「此猶是向上機，如何是休歇處？」師又擬打，某便禮拜，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如何是應知底事？」某便喝，師云：「未知在。」某拂坐具一下便行。雖然如是，又被者箇見處一礙礙住，每舉至古人節角淆訛處，不是強生穿鑿，定是儱侗推開，依舊透不得。因師有住山之訓，離金粟，過塘棲，被卓肖生居士留住受供。九月，寓大善寺禪堂樓上，每夜常點火達旦，至中夜無可奈何時，微微放聲而哭。蓋以舉起淆訛處，便有漢首座所示之知見在，總參不得，又信不過，遂爾痛恨之極。值和尚自閩回，退金粟，寓姑蘇北禪，遂棄塘棲往侍焉。辛未春，隨赴明州育王請，育王寺碑有刻大千禪師三問，某逐一下語呈師，師云：「後兩荅語我也不管，只是第一問你猶未達其旨。其第一問云：『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某被一拶，通身汗下，鍼著痛處，坐臥不安。經兩日，偶從外進寮，推入寮門，驀然除去礙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且舉前問下語云：「惟人自肯乃方親。」師云：「與麼下語亦未在。」某笑云：「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復呈偈云：「虎不食其子，憐兒莫過此，驀地自點頭，偷心當下死。堪憐七載枉馳求，食人涕唾當宗旨。」又云：「不將一法與諸人，正是婆心海樣深，曾憶香嚴擊竹後，焚香遙禮謝師恩。」師

閱竟，指偈云：「人深恩，恐不是同韻。」某云：「和尚莫被者幾箇字換卻眼睛。」師乃微笑，某禮拜而出。三日後，聞師自荅云：「自肉食不盡。」方猛省得下語，亦未之旨。自此腳踏實地，遇緣即宗，不為古今差別所移，自然轉得一切差別歸自己矣。翌日，師上堂，某出問云：「直下知歸即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師擬拈棒，某指云：「者老漢使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師說法竟，索師錄前語，師停筆視某云：「你適纔道我被你釣上，不知你見我上堂便來呈伎倆，卻是你被我釣上。」某云：「賊過後張弓。」師笑而錄之。嗣後以天童殿事奔走東甌、新安者兩年，雖亦略為舉揚，終以殿事夾雜，非某素志。去歲孟夏回天童，已持東甌、新安二錄呈削政，復接謦欬三日，雖無所加，而更覺游刃有餘地。以故去冬結制語錄，未蒙見削而即刻者，蓋自知道路各別、養家一般也。今遣某禪人等持香信、齋資、祇陀語錄并此法嗣書馳上，納一場敗缺如此。

與吹萬禪師

法門寥落，已為聲色貨利之徒銷鑠盡矣。前日一望道容，知非流俗可比，更兼氣寓如王，定是法門柱石，惜乎未曾喫得天童門下三頓棒耳。美玉不經良匠琢，不佞安得不痛心哉？今日逕回蜀中，是自棄也。望兄誓弘祖道，克紹宗風，藏經之事，付之執事人，帶侍者一二，直造天童。纔跨門時，劈頭一棒，直得血流滿地，方知不敢相欺，然後去住自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法門幸甚。

復用晦路居士(諱遵明，送點心并茶至，書中有點佛心、泉生心等語)

雲門餅、趙州茶，一任居士冒名學語，貧道沒甚閒家具酬價得。至云：垂機接引，勿慳棒喝。貧道直是從無此事。何也？生佛有無齊坐斷，端然點出本來心。

復慕菴方司李

黃山諸峰，殆非人間世也。以殊勝地闡最上乘，則佛法以名山而興，名山以佛法而重，誠亦千古盛事。第普門師叢林雖成，禮法未備，不但無抱道衲子，且罕有志學人。縱居士願力弘深，貧道實難駐足。今以不畏上人之道念，暫憩別峰菴，特此通覆，惟居士裁之。

又
趙悅道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以此觀之，公堂前亦有佛法。馮濟川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以此觀之，公堂後亦有佛法。既公堂前後皆佛法，何必深山窮谷始好參禪，無事閒居方堪學道？居士蒞任福州，正其時也。山僧書此作賀，非將佛法做人情，要使人情皆佛法耳。公堂前底還之趙公，公堂後底還之馮老，只如正坐公堂時，廓如明鏡當堂炤，不動形聲應萬緣者，是甚麼人行履處？忽然覷透，不但世法、佛法一念圓明，而趙老、馮公亦一時收下。何也？彼既丈夫君亦爾，豈肯讓伊以獨賢？

復憨憨陳居士（諱倩）

學道本為斷疑，非為起疑也。來論苦海迷津，堪憐去路，回頭轉眼，當在今時，及塵根未斷，情識尚攖等語，種種疑情，已如自推一座須彌山在面前，障卻去路矣，豈又有不能頓起疑情之云哉？古人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能如是，則所謂一疑破千疑，萬疑一時破也，夫復何云？

復大心吳居士

學道人馳求不息，未可與言道也；一朝忽爾頓息，亦未可便以為道也。枯木巖前錯路多，此之謂也。適見再述舉綱因緣，謂從前馳求奇特之心，與現在要參要悟之心，忽爾頓息者，正謂居士助喜。若果恁麼，始好參禪也。若馳求不息，縱參而悟，亦狂解耳。古人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倘非絕後再甦，直饒偷心死盡，到佛心、菩薩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底地位？猶坐在蹬蹬碣碣之鄉，全是法身理障，正所謂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御你拄杖子。」不妨時時無間，念念不忘，向馳求頓息處息之又息，以至死盡偷心，自然覷透古人方便處也。所以從今後，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曾經大海休誇水，除了須彌不是山，其斯之謂歟？若陪客事忙，不暇爭多少語，似是而非，且請收著。

代老和尚復余居士

接來諭，猛有省發，如出湯鑊，迄今清涼者，貧道則不然，出湯鑊而清涼，以居士有別法故也。若果清涼，則不作湯鑊見矣。所以古德問僧：「恁麼熱，向甚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迴避。」德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眾苦不能到。」夫眾苦不能到，豈非清涼乎？鑊湯爐炭裏迴避，豈非鑊湯裏清涼乎？如是，則何有世緣未了，宿業沉深者哉？既云迄今清涼，又云世緣未了宿業沉深者，尤別法也，總未得清涼故耳。果欲得之，但向湯鑊中猛省一回，則不著問人而自知矣。

與[車*度]轢嚴居士(法名大參)

臨濟道出常情，非井蛙醯雞所能窺測。前歲偶閱天童錄，見居士洪發二偈并天童復偈，而居士未有進言，心亦疑著，所以前次舟中屢為居士點之而未解也。及閱所惠[車*度]轢鑽七刻中有傳聞之訛一辯，更覺忍笑不已。藥汞銀禪、龍頭蛇尾，皆從前得處鹵莽，而師家印處顢頇耳。所以再見時，生擒活捉，徹底掀翻，大有所期，乃望崖而退，仍似洪發公案，不嫌自己麻繩短，只怨他家井底深，不知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卻多少？貧道當年亦深患此病者，曾為浪子偏憐客，故不忍不明為指破也。何如？

復爾升羅居士(諱逢日)

來諭：因閱臨濟三頓棒話，會得全體大用原來具足，因有頌云：「黃檗慣施三頓打，多少人從棒下看？臨濟小兒知在我，大愚脅下便麤拳」者，大似只認一己為我，而我與棒依然兩箇，何以為全體大用邪？若據全體大用，則棒也我、喝也我、麻三斤也我、柏樹子也我，一機一境、一事一物、世出世間無非全體大用，不必消天地萬物歸於我，亦不必即天地萬物以為我，又不待合天地萬物然後為全體之我，而一事一物無非天地萬物全備之我也。所以教中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即祖師家亦云：「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豈非會萬物以成己者？以聖人無己，靡所不己哉？然此猶極則之理，說食不能飽人。須知祖師門下一機一境、一棒一喝，直下斷人命根，一聞便悟，已涉程途，佇思停機，喪身失命。古人喻如擊石火、閃電光，又喻如金剛王寶劍者，總非心思言議之可及故耳。但請塞卻意根、絕卻言路，全身俯仰於天地間，自然築著磕著也。雖然，只如臨濟道：「石火莫及，電光罔通。」且道臨濟即今在甚麼處？咄！

復伯貞潘居士(諱亮乾)

來問：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前人已言病處，而醫病之方終未示人。前四句是對境工夫，至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四句箇中光景是何面目者，非也。此八句偈，病則總病，藥則總藥，而醫病之方是何面目，盡在其中，了無剩義。豈不見大慧頌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恁麼看，不必問是病非病，是藥非藥，及醫病之方是何面目等，稍著一毫意解於其間，則覿體相違了也。一朝打破漆桶，踏著秤鎚硬如鐵。

復朋玉林居士

來教謂但肯省力，絕無費力，全身放下，不擾塵勞者，只者便是方便法也。若捨此更需方便，則省力放下等又是何等法？然方便法不可久戀，畜久亦成禪病，須捨方便而獨脫，所謂渡河雖用筏，到岸不須舟也。棒喝不棒喝，參話不參話，及無事流俗等見，不辨而自明矣。且道如何是獨脫底人？參！

復朱居士(諱蓋)

達磨面壁九年，正全提此事以待知音者耳。來書已悟、未悟之問，皆贅語也，且置。貧道至莆日，上堂云：「法身塞太虛，則色身塞太虛。」語此，惟許情忘見謝者共相證據，便知一人塞太虛、人人塞太虛，各不相礙、各不相混。而來書云：登堂豎拂之人果是色身乎？法身乎？若是法身，則無相、無貌、無聲音，應不會登堂豎拂，且嘵嘵說玄諦者。試問居士：離色身外，以何為法身乎？離法身外，以何為色身乎？古云：「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塞太虛，則色身塞太虛。方知無相、無貌、無聲音，不會登堂豎拂說玄諦者，即此登堂豎拂之人也。但居士作登堂豎拂會，所以錯過法身耳。又云：若是色身，則太虛何不塞滿？尚留許多地為眾人聽法之所者。試問居士：甚麼處不塞滿？甚麼處是閒地？請指出看。若指不出，莫道色身不塞太虛好；若指得出，正貧道所謂質礙難融之見也。離卻指出、指不出，別有生機一路，方於曹山門下有喫棒分。咄！

復心空曾居士(諱紹煙)

來教說道理頗相似，但途路之樂耳。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古人入門便棒，入門便喝，如疾燄過風，奔流度刃，豈容心思言議作箇平嘗心道之見而已哉？須是猛著精彩，向者一毫頭上挨透通天大路，方知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咄！正好三十拄杖。然雖如是，也是無風起浪，且置。

復如緯張居士

來教所談乃學人之通病，居士既知之，當直向自己腳跟下研窮，不移蛙步而登絕頂也。貧道更有箇方便，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荅云：庭前柏樹子。若也透得如來禪，祖師禪一狀領過。參。

復淨珞陳居士

來諭：打破生死關頭，薦取現前消息。又云：惟於世緣未了中刻刻猛省者。早已打作兩橛，便是生死關頭也。若據現前消息，不外世緣；若也薦得，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語言動靜、折旋俯仰、迎賓待客，無不是大解脫、大安樂之地，何嘗有絲毫間隔者哉？秖緣不薦，錯認世緣，以致未了耳。其實世緣本無差別，而未了則為世緣，薦取則為現前消息也。如薦取現前消息，豈復有世緣未了者邪？到者裏，須是懸崖撒手一回，生死關頭真破，方不墮此。

復無諍彭光祿

接來翰讀之，不覺快然，信知般若靈驗，三日不見而已霄壤也。第歸宗敲鼎一則話，當更別參。彼聞我不聞，彼不聞我聞，此從上佛祖向上關捩子，為人解粘去縛，覿面提持，當陽披露者，但併作一句參，即所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也。直下便透，一切風聲、雨聲、鳥聲、樹聲，盡是觀音入理之門。

與芝岳何相國(諱如寵)

若論此事，不從人得，不在遇人不遇人。但明得不從人得之正眼，則遇亦得，不遇亦得。不然，古人云：「汝眼本正，因師故邪。」遇之不得其人，正為學道之大障。貧道忍曾受此害，所謂病多諳藥性者。故不惜身命，誓挽時風，凡有遇著，竭力匡救。自非沒量大人，一撥便轉，每認醍醐為毒藥，遇而不遇者多矣。擇法眼正，反己功深，舍大護法，其誰與歸？前承光顧，山壁增輝，飽領緒餘，

生平希遘。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不假一法，脫體承當。依然只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耳。別後十餘日矣，不知何以教貧道耳。

與玅高居士

松陵、韶陽，三千里外絕淆訛也。居士果時時覿面否邪？若有纖障未盡，不可輕易放過，須是田地潔淨，日用穩密，方於生死岸頭得力。古人差別言句，乃治人心差別之病，但自盡差別心，自然一切透脫，不可著意穿鑿，釀成實法，為病更深，又所囑也。曹溪山水果見全美，既為發心初地，當圖究竟中興。親來之約，幸謝世緣，不憚跋涉可耳。

復穎生李孝廉(諱當泰)

龐公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破相了空，實諸所無之見也。往往學道人不遇明眼，多墮於此。來教既已知為宿障，貧道亦復何云？然更須脫體承當，方得聖凡情盡。但願空諸所有，則不墮凡；慎勿實諸所無，則不墮聖。果向者裏透脫，則親見龐公於千百載之上，亦何懸隔貧道於千百里之間哉？承又云：不吝一偈。即草復偈云：「空諸有與實諸無，兩處忘情一念孤。選佛場中親及第，男婚女嫁有工夫。」

與集生余中丞(諱大成)

仲夏臨別，艸艸持論洞山五位，未曾大暢，殊為快然。蓋近代以來，因覺範恃才，率意改洞山兼中至為偏中至，與曹山所論臣位題面相似，易於曉了，多便從之。而不究洞山所立兼中至，與曹山臣位各有旨趣兩刃交鋒，色界形像等語為證，不可擅改。曹山所論，從本體上說起，君位臣位，臣向君，君視臣，一順排下。洞山從作用為人上說起，正中偏，偏中正，因不敢觸犯本體，乃無中唱出以回互之，即所謂兼中至也。所回互者，即兼中到也。正中偏，偏中正，便是兩刃交鋒，如鳥兩翼互展，方得全身並舉。所以曹洞機緣，純是正中說偏、偏中說正，而兼到之全身，不犯正中來、兼中至。不似曹山君臣分開說，乃是正中偏、偏中正底總註。正中來者，蓋言正中偏、偏中正，俱從正位中來也。兼中至者，蓋言正中偏、偏中正，不容單用，須兼而至也。大慧云：「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為人邊事。」即貧道所謂一句中之他受

用三昧也，臨濟之一句中具三玄門也。兼中到者，即貧道一句中之自受用三昧也，臨濟之一玄中具三要也。正偏有無，名為兩刃，如依覺範，偏中至則一刃矣，說甚交鋒邪？有無單用，不能回互，即落有無，不名兩刃交鋒。正中偏、偏中正，有無交互，即不落有無矣。一句中具三玄三要，一位纔彰五位分，何其不謀而合若此哉？寫至此，忽覺忍笑不已。宗門中事，不容擬議，立出言句，已為知解，況言句下又添註腳，豈非知解中更知解乎？然古人之不涉言句者，亦以其了了，不必更言句也。今時杜撰者，不惟不到不容擬議之地，即古人言句，明明向道，茫然未知，巨復與之諄諄註解，猶未了了，面專借不容擬議、不涉言句之說以自便，更覺可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亦不得已而然邪？惟居士高明，且親受博山五位之印者，貧道擔水河頭賣，諒亦博居士一笑也。

與雲升沈司馬(諱猶龍)

世、出世間唯此一事，儒教、佛教原無二心，秖貴直下自信，則日用頭頭成現、本來處處無乖，不離宰官身而現佛身、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豈但佛祖之道不礙做官？乃惟知佛祖之道方好做官也。古不云乎？吾學佛然後知儒，然知與不知猶屬對待語。儒、佛之道，知者不增、不知亦不減。惟其知者不增，所以聖人有所不知；惟其不知亦不減，所以愚、不肖 可以與知；惟其愚、不肖 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知，乃見此道之不屬知、不屬不知也。既不屬知，何處有佛祖？既不屬不知，何處有眾生？佛與眾生皆是強名，廓然平等、充塞兩間，滿眼、滿耳，彼我無間，十二時中覓箇出世處不可得，何況世間乎？夏初領教，尚有世間法之疑，曾日月幾何？而廣益堂中再聆高論，大非前比矣！但要真箇世、出世間打成一片，只須撒手親證一回，方得喜、笑、怒、罵無不是神通玅用也。既承外護、復領布金，方外之交片言相報，以大護法天資高敏，固不讓裴公之獨賢，第山野僧道德輕微，實自比運師之有愧耳！

又

承論佛法磕著撞著無處非是，只輸未曾得手不為家珍者，足見深信此道，方於日用中自驗，覺有未得手之病而云然也。若據佛法磕著撞著無處非是，則無有得手、未得手之分岐，縱饒有箇得手，便有非是處矣，況云未得手邪？既無處非是，則無處非家珍，秖緣要箇得手，故為未得手所礙。如今但將得手、未得手之疑直下坐斷，正好於日用應酬中脫然擔荷，方知真箇磕著撞著無處非是。不但今日無處非是，從曠大劫來原無處非是，自不猛省，反生非是之見，故謂之迷。非是之見一除，即謂之悟，悟只悟其迷，迷只迷其悟，而

當人腳跟下一段蓋天蓋地無處非是之佛法，未常一毫增損於其間也。此正從上諸佛諸祖之所護念處，貧道受盡辛苦，磨盡差別，臨末梢頭到自證自肯處，依舊亦只如是，故不惜拖泥帶水，直剖以似。古人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而居士又何待哉？

復王中丞

承諭諸有道入山惟恐不深，大護法欲深反淺者，愚謂深者不必深，淺者原非淺。何也？見道則忘山，不亦見道則忘朝市乎？昔者孫比部因楊岐禪師過訪，值視斷次，部云：「某為王事所牽，何繇免離？」岐指云：「委悉得麼？」部云：「望師點破。」岐云：「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部云：「未審如何？」岐示以偈云：「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部於言下悟入。據比部初意，謂王事所牽，何繇免離，豈非即大護法所謂俗冗糾纏，欲深反淺之意？而楊岐即視斷之事以指示之，比部得悟，則大護法又何必於淺外求深，俗冗外求佛法哉？撫民剿猺，一一據款結案，無非為人重指處矣。重指者何？民合撫而撫之，所謂應以菩薩身說法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也；猺合剿而剿之，所謂應以羅剎身說法者，即現羅剎身而為說法也。日用應酬，各赴其感，堂堂萬民之上，巍巍四省之中，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就宰官之位，明宰官之身，此即楊岐所以指比部者。方外之交，古今同道，無不徹底相為，但肯如是承當，又何遜於比部哉？

與報恩玉林和尚

不肖生不逢時，遭法門變局，已不利于俗眼矣。生平德薄，習氣偏多，又不足以浩歸天下衲子，自揣無補法門，而當此祖道凋零、魔風熾盛之日，非得一間出名宿，何以迴狂瀾于既倒？所以日夜焦思，引領而望者，此也。壬午冬初，忽見佳刻諸種，合掌欣嘆，喜而不寐，蓋以當世有人，祖道不復終晦矣。是冬即有普說、請益二錄，正以千里同風，不謀而合，令魔輩知而魄喪耳。滿擬三週掃塔，定面談，途路難行，今已遣僧代祭矣。當茲亂世，晤會難期，略述數行，少伸同志。又以《傳燈錄》自元至今未續，近來凡遇士大夫，無不諄諄道及，今復筆告當道諸公，乞題一疏，則諸方語錄自易集矣。此乃法門大故，幸不吝筆舌，共為鼓舞，或有為法而興起者，未可知也。臨楮不盡欲言，伏惟慈諒不一。

復希有林中丞

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承諭塵坌中翻筋斗，便是現宰官身說法處，第自信即為現身，不信即為塵累耳。一時未得超然無礙者，以向來自信處尚疏也。至云合下承當，何處可著知解？及輪刀上陣，亦得見之，正乃知行合一。果能如是，更何悟與未悟之足云？又諭但恐未悟謂悟，以自信轉入無明障者，此便不肯自信而過慮矣。自信即謂之悟，即破無明障之利刃；若未悟謂悟，則自欺非自信矣。雖信有遙信、證信之分，然證信必繇遙信，但請直下信去，久久自然證悟耳。

復沈司馬

軍旅中有佛法，不可更說佛法也；軍旅便是佛法，不可更說有佛法也。橫按莫邪，掃除孛彗，靜以應動，動而能靜者，自然直破巢穴，坐致太平矣。莫邪者，當人之智慧力用也；孛彗者，根塵中之影響也；巢穴者，起心動念之根株也；太平者，本來之現成活計也；靜以應動者，二六時中直據本分以作用也；動而能靜者，千應萬變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雖然，依舊只是軍旅中佛法。若夫軍旅便是佛法，貧道不敢攙行奪市，待護法掃蕩猺氛時面領教也。

復晉卿劉殿元(諱同卉)

宗門向上事，自古名公巨卿多透脫者，雖其天性之高明，亦以師承之玅密也。選官頂甲居士，已奪高標；選佛狀元，畢竟難辭鈍榜。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但得時時留念，自然一舉全收。謹復。

寄諾諾導侍者

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此雖法爾如然，亦在當人密用。自古師勝資強、流長源遠者，莫不飽參厚養、果熟香飄，豈旋蒸熱賣、薄識淺解所可幾及？汝素負古，當知眾中操履師友之益倍多，若不割盡速成自便之習，何以為英措而異常流哉？

又

去冬十二月離曹溪，今正月二十即到贛州也。林公一見如故，捐俸買得龔公山寶華寺，已入院矣。曾有數字入閩招汝，恐汝未肯埋頭

閩地。今因遣石鑑祭奠先師之便，附此再招山中，甚為得所。宜作速來，毋濡滯也。

復沈司馬

南華俗僧夾雜，行道難以純一。六祖慈恩，有促行之兆；護法鼎力，有過獎之推。今住寶華，甚為得地，遠來近悅，頗勝南華。機緣大似非偶，且希老事事調停，山中件件妥當，破椽敝壁之下，惟日與諸衲舉揚此事，即所以報二護法矣。華翰忽至，泉石增光，厚施下頒，佛僧共益。承諭南華退不肖 事，深見力為祖庭，純惟謝謝不一。

復林中丞

嚴壑深居，人間事絕不聞矣。衲子頗集，檀信亦增，行道之緣，似為得地。誨人不倦，素所自盟。第出世十年，未獲一嗣。抑根器之未熟邪？抑選擇之過刻邪？貧道亦不能自解也。初一至初八，說三壇戒，兼受請上堂。拙語謹附承施，即於佛誕日清晨設齋也。此復。

又

時當減劫，非屬一人之業，惟達業性空者，素位而行。所謂了即業障本來空也。來論戎事倥傯，寢食俱廢，百病叢集，此憂國憂民者之所必致。第欲脫然無累，先須了達根源。根源既達，福業兩空，息息圓明，無能侵擾。然後以無欣厭心，維持世運，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是為直下明心之證耳。不然，縱使功高伊呂，績配皋夔，正是水月搖光，空花亂目，於世出世事，難免微風匝匝之波。但請豁開慧眼，脫體擔當，自然十二時中，自繇自在去也。承問以何業臨難等事，不揣鄙騃，少伸管見如此。

復二濂曾諫給(諱應遴)

接來翰云：習氣深重，此盡人通有之病也，而士大夫尤深。憶二十年前，先師囑貧道云：「修行之道無他，變化氣質而已矣。」真可謂對症之藥，頂門之鍼，至今佩服，欲寡未能。居士天性敏捷，見道如反掌耳。第習氣乃多生帶來，必假漸除方盡。今但兼究兼除，自然瓜熟蒂落，一朝定慧圓明，不特為法門一時之標榜，且為吾道百世之典型，豈不誠大丈夫事哉！

又

此事本來現成，無人不得，然說箇得字，早已頭上安頭，秖貴揩磨夙習，習盡本自露矣。所以溈山云：「學道人但約莫眾苦盡，即是佛心。將知從上古人不於本得之外別有一法與人也。」左右天資絕世，俊采過人，不患領略之難通，惟患下手之不力。貧道私以為慮，今承來論，毅然以不敢歇手自任，夫復何云？但用工須索日有見效。何為見效？不過夙習淡、道念濃耳。果得與麼，自然欲歇而不可得。竹篦子話時時頓在面前，但與此話相違處即自覺察，便是用工，又不必於此話外另覓一法以當工夫也。至囑！至囑！

復季公蕭居士(諱士珂)

別後聞居士世念日疏，時以《起信》、《楞嚴》為信根之助，此最善矣。第超脫生死，須是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方得受用，惟參話頭為第一方便。來諭謂茫無著力之處者，正不參話頭之過也。雖然，此猶拗直作曲之說，若據本提持，則不如是。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覿面為君親剖露，何須著力強安排？

復古月普菴主

衲僧家住山住靜，為辦己躬，世緣盛衰，禪徒多寡，皆餘事耳。玅嚴雖半村半郭之地，既有蕭氏喬梓之賢，諒不以世故相責。在汝分上，正好借此一茅地，休歇身心，徹頭徹尾，參到大透脫、大安樂之地，方知山僧一向諄諄提策者，實無欺也。古人拈提大綱，汝非不知其概，第命根未斷，俱成法障，不能脫體現前，每為順逆境緣所奪。若不將前來理事兩岐底病痛一時坐斷，向千聖提掇不到處，撥轉乾坤，斬新日月，何有吾宗從上事哉？

甲申春與諾諾導侍者

四方擾擾，賴佛祖之靈，山中猶獲晏然。本合親到天童掃塔，途路難行，故遣介石普演代之耳。《傳燈錄》自元至今未續，非奉　旨無能編集。汝當為法門計，進京與諸護法共相維持。但得題請後，則諸方自各集而獻也。成與不成，雖有大數，然望汝竟成之，是所願也。至囑至囑。

復定方龍居士

來教心切渴慕，莫緣從入，如窮子失父，茕茕無依，併冀慈悲開迷。雲指歇處者，不知秖此窮子失父，茕茕無依，乃真歇處，乃真入處，不必別求開指而渴慕也。古人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豈非茕茕無依？正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曾無間於未明已明，而惟此一事實乎？一念迴機，便同本得，人人無得處，原來一無所依。因不迴機自信，反慕禪道佛法已為依憑，故愈求愈遠耳。如今二六時中，但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上，直下如斬釘截鐵，來無所粘，去無蹤蹟，唯自己一片靈明，自緣自在，不必問其歇與不歇，入與不入，自然瓜熟蒂落，噴地一發去也。但得此心嘗不昧，從教滄海變桑田。居士其力行之。

復大也史監軍(諱嘉俊)

來翰云：每至參不透處，幾以為大道玄遠，不可企及者。貧道謂：即此參不透處，便是當人實地處。但一迴機，當下即是，尚嗤太近，而何玄遠不及之足畏哉？此所謂道不遠人也。若捨此參不透處，而別求企及，則希冀之心不息，所謂人之為道而遠人矣。且問：如何是參不透處？試道看。又論：幸即自知振拔，而以汾陽三十年方纔成就之說為服膺。此長痼之藥，而非對症之藥；汾陽之說，為自恃天真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作頂門鍼也。若居士果知振拔，但當念古人云：「我立地待你搆去。」又云：「眨上眉毛，錯過了也。」又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早已三十棒了也。」恁麼見得，豈不以人治人？直下現成，方知從前見解，正是捨近圖遠；從前參求，正是怖頭狂走。果能與麼地，正好來高峰喫棒。未審居士耳否？(時師避兵永新高峰。)

復三眼汪居士

接來翰并諸問，深見慕道之切。但辦肯心，必有瓜熟蒂落之日，切勿貪一知半見，為今時杜撰邪禪所誤，是所囑也。餘不多及。
朝宗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行狀

師諱通忍，號朝宗，毘陵陳氏子。生於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正月二十二日，時二十二歲。乙丑秋，投本郡靖江縣長生菴，受業於獨知禪師。芟染纔一月，往參金粟密雲和尚，力究七載。辛未春，侍密雲赴阿育王請，於「自肉食不盡」語下，發明己事。後於船子豎橈

云：「將謂別有那？」方得平帖。又見真如哲大冶紅爐頌，徹法源底，透得從上臨濟綱宗。凡九坐道場，誓不肯輕授一人。年四十有五，臘二十三，出世一十六載。語錄若干卷梓行。大清戊子十月八日，師示寂慶雲山，建塔於虔州龔公山西堂，藏師昭穴。辛卯春，諾公持狀乞。銘曰：

六龍之郡，　篤生斯人。　醴泉無脈，　芝艸無根。
三登九上，　不厭其勤。　千門一踏，　絕悟證痕。
發揮玄要，　魔外飛魂。　料簡今古，　佛祖稱臣。
不立一法，　孝友克敦。　不通一線，　慈仁孰親。
踏殺小馬，　選佛場新。　扶起老藏，　玉石塔鄰。
誰家標格，　白拈絕倫。　倏焉示寂，　二曜停輪。
鏤透須彌，　曷供師身。　蘸乾香海，　曷寫師真。
紀無為績，　翠竹筠筠。　詠無言銘，　幽鳥呻呻。

松陵弟子行承葉紹顒和南謹撰

松陵迂公寤莊重編定
錢塘仁長戴居士校閱
同邑同人陳居士對錄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